

奈兒更進一步經驗啟蒙瓊林；奈兒公主的源起。

「從前有個小公主名叫奈兒，她被關在大海中央的小島上，一座又高又暗的城堡裡——」
「為什麼？」

「他們惡毒的後母把奈兒和哈維鎖進黑堡裡。」

「他們的爸爸為什麼不把他們從黑堡放出來？」

「他們的父親一直保護他們不受後母壞心眼的折磨，可是他出海後，再也沒回來。」

「他為什麼再也不回來？」

「他們的父親是個漁夫。他每天駕船出海。大海遼闊而且危險，充滿怪獸、風暴，還有其他險阻。沒人知道他遭遇了什麼命運。可能他明知危險還出海很愚蠢，但奈兒知道不必費心去煩惱她沒辦法改變的事情。」

「她為什麼有個壞心後母？」

「奈兒的母親去世了。有天晚上怪獸從海而來，進了他們的小木屋想要奪走還是嬰兒的奈兒和哈維，她奮戰怪獸，殺死了牠，但自己也受到重傷，第二天就死了，兩個收養的孩子還在她的懷抱裡。」

「怪獸為什麼從海來？」

「奈兒的爸爸和媽媽多年來很想要孩子，可惜卻沒受神的眷顧。直到一天，一隻人魚被爸爸的漁網網中，人魚說如果他讓她走，她會實現他一個願望，因此他許願希望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

「第二天，他出海捕魚，人魚帶著一個提籃接近他。如他所願，籃子中有兩個小嬰孩，裹在金布裡。人魚要他和他的太太注意別讓嬰兒夜裡啼哭。」

「他們為什麼在金布裡？」

「他們其實是遭遇海難的王子和公主。船沈了，但放著兩個嬰兒的籃子像木塞般在海上載沈載浮，最後人魚過來發現他們。他們照顧這兩個嬰兒，直到為他們找到好父母。」

「他把嬰兒帶回小木屋，獻給他太太，她欣喜若狂。他們快樂地過了一段日子，每當其中一個嬰兒哭了，父母中之一就會起來安慰。但是有個晚上，爸爸沒回家，因為風雨將他的小紅漁船推到外海。一個嬰兒開始哭，媽媽起身哄。但另一個也開始啼哭，她分身乏術，不久怪獸就來了。」

「第二天漁夫回到家，發現太太死在怪獸的屍體邊，兩個嬰兒毫髮無傷。他傷心欲絕，從此擔負起扶養大兩個小孩的艱鉅責任。」

「有一天，一個陌生人來到門前，她說她被境外之域殘酷的國王和王后所放逐，她願意做工換取一個睡覺的地方。起初她睡在地上，整天為漁夫打掃做飯，但隨著奈兒和哈維漸漸長大，她開始叫他們做越來越多的雜事，父親失蹤後，他們更從天剛亮做苦工一直到深夜，他們的繼母卻一根手指都不動。」

「漁夫和他的小孩為什麼不住在城堡裡，免得被怪獸攻擊？」

「城堡在山頂上，是黑暗的禁區。漁夫的父親告訴過他，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妖精蓋的，據說妖精還住在裡邊。而且他也沒十二把鑰匙。」

「壞心後母有那十二把鑰匙？」

「當漁夫還在的時候，她把鑰匙埋在一個秘密的地方，他一去不返後，她叫奈兒和哈維把鑰匙挖出來，還有不少黃金和珠寶，這是她從境內外之域帶來的。她自己佩戴上金銀珠寶，然後打開黑堡的鐵門，把奈兒和哈維騙進去。他們一進去，她碰一聲在他們身後狠狠關上大門，鎖上十二道鎖。『太陽下山後，妖精會把你們當點心！』她咯咯笑。」

「什麼是妖精？」

「住在山洞裡嚇人的怪獸，晚上才出來。」

奈兒哭起來。她用力關上書，跑到床上，一懷抱起所有的填塞動物，開始咬著她的毯子，啜泣了一陣子，想著有關妖精的事。

書發出翻飛的聲音。奈兒從眼角看到它打開，她小心理過去，深怕碰到妖精的圖片。她發現是兩張圖，其中一幅裡奈兒公主和懷中四個娃娃坐在草地上。對頁是奈兒被四個人物圍繞：一隻大恐龍，一隻兔子，一隻鴨子，還有一個一身紫衣紫頭髮的女人。

書說，「要不要聽奈兒公主意料之外在黑堡中交了幾個朋友的故事？還有他們如何殺了所有的妖精，把黑堡變成一個平安生活的地方？」

「要！」奈兒說，滑溜過地板在書的上方打住。



方法官訪問天朝；在古典氣氛中品茶；與X博士「不期」而遇。

西方人無法發音X博士的名字，方法官可沒這苦惱；除非混雜紐約／廣東的口音被視為語言障礙。不過在他和親信下屬的討論裡，他已經習慣稱他X博士。

他一直沒有理由需要講出那個名字，直到最近。方法官是租界的地方長官，隸屬「中國海岸共和國」。而X博士幾乎從來沒離開隸屬另一區的老上海界線；說得再準確一點，他堅守在一個範圍雖小卻錯綜複雜的次區，這區的蔓鬚似乎分叉深入古城每條街每棟建築。地圖上，這區看起來像千年盆景的樹根系統；邊界一定有幾百公里長，雖然它被約束在平方幾公里的範圍裡。這個區域不是「海岸共和國」的一部份；它自視為「中央之國」，帝制中國的活遺跡，世界上望塵莫及最古老而偉大的國家。

蔓鬚伸得比那遠得多；方法官心知肚明。很多租界屁股上帶著方法官累累杖痕跑來跑去的幫派份子，都和大陸有關係，溯源都可追到X博士。多說無益，如果不是X博士，也會是別人。X博士異常聰明地利用豁免原則，或者庇護權，這些在現代用法上意思就是海岸共和的官員例如方法官，不可以逕行進入天朝逮捕像X博士般的人物。因此，如果他們還勉強去追一個罪犯更上層的關係，往往就畫個箭頭指著頁上的一個字，形狀是一個框框正中直切一線，也就是「中央之國」的「中」字，對方法官而言，這個字已純粹意味著麻煩。

在「令人尊敬又莫測的上校之家」和其他方法官愛去的地方，這幾星期來，X博士的名字比以前更頻繁提及。X博士曾試著賄賂方法官體系裡每一個人，除了法官本人。當然，行賄的人和X博士的

關係極其薄淡，而且做法如此微妙，那些被接觸的人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直到幾天甚至數星期後，他們忽然從床上坐起驚叫，「他想賄賂我！我得去告訴方法官！」

方法官與博士鬥智，要不是因為豁免權，這還可能會造就數十年一見愉快又刺激的一對，相較於平日那些雞鳴狗盜狐臭蠻夷之屬，博士是終於現身的好對手，方法官樂於換換口味。事實上X博士的詭計全屬抽象利益。即使如此還是蠻有意思。多少天來，在包女士喋喋不休熟悉的那一套空中眼，電腦探索式搶劫偵測，還有標記飛體時，方法官發現他的注意力神遊出境進入古城，進入X博士的商行。

據說博士早晨常常到一家老茶樓喝茶，因此，就在這樣的早晨，方法官也恰巧來到彼處。茶樓建於數世紀之前，在一個池塘中央。方法官和他的助手，包女士及張警官過橋而來時，火紅色的魚群聚在卡其色的水面之下，像潛伏的煤般藹藹發光。

中國人相信惡魔走直線，因此橋曲曲折折起碼九次才到池中心。也就是說，橋過濾掉惡魔，茶樓就免於魔障，不過如果茶樓招待X博士一樣的客人，驅邪的功能似乎很有限。但是對生長在城市馬路又長又直、城裡人說話又直又衝的方法官，應該被提醒從某些人的觀點，其中包括X博士，所有直的涵意都暗示著邪門；較自然而人性的道路是不斷彎曲，你永遠看不全下個轉角，同時全盤計畫只有在長時間的冥思後才豁然開朗。

茶樓本身是未上漆的原木築成，已隨歲月褪成好看的灰色調。看起來危危顫顫，不過顯然不是。樓高而窄，上下兩層，屋頂上飛簷傲然升起。人從低窄的門進入，是由長期營養不良的人為長期營養不良的人所建造。內部佈置有湖上鄉下小木屋的氣氛。方法官曾經穿便服來過，今天他在深灰細條紋

西服外罩了件袍子——頗低調的織錦，和一般人們在中國穿的比起來像參加葬禮。他還戴了一頂黑帽上面繡了一隻麒麟，多半人可能會和彩虹與精靈混為一談，但這裡以它的原意解釋：古代才思敏銳的象徵。相信X博士一看就懂。

茶樓的服務人員，在他轉過渡橋上的無數曲折，有足夠的時間發現他的來臨。一個經理模樣的，還有幾個女跑堂在門前一字排開，當他走近時，對他深深鞠躬。

法官是吃玉米片、漢堡、塞滿豆子和肉的大號墨西哥飯包長大的。身高只比兩公尺少一點。他的鬍子異常濃密，而且已經留了多年，他的頭髮落下來剛掃過他肩胛骨的上方。這些要素，加上帽子和袍子，結合國家加諸他的權力，讓他清楚明白他很引人注意。他儘量不要太自滿，因為違反儒家精神。不過儒家又非常講究階級觀念，在上位的人應該有與地位相配的威嚴。法官必要的時候，隨時可擺出那個姿態。他現在就利用這儀態讓自己被安排到一樓最好的角落桌位，從小小舊窗看出去是隔壁的明式花園。他還在海岸共合，二十一世紀中期。但他也可置身昔日的「中央之國」，實際來說，他是的確是。

張警官和包女士與長官分開，上了窄而危的樓梯要求一張二樓的桌子，免得打擾法官，同時，迫使此刻正在二樓的X博士，不得不知道他們也在茶樓。每日早晨這一時間，博士都和他那一掛令人尊敬的伙伴在這裡喝茶聊天。

半小時後，X博士下樓，他還是驚喜發現這位有點名氣，廣受尊敬的方法官孤單一人坐著眺望池塘，池水中的魚群閃爍出柔和的光。當他走到桌前致意，法官請他坐下，經過幾分鐘敏感交換這是否是不可赦地打擾到地方長官的私人時光，X博士最後，感謝地、勉強地、敬慎地坐了下來。

兩人之間有長段對話，有關能和對方一起是誰比較榮幸。接著鉅細靡遺討論茶樓老闆送上來的各種茶的相關優點，茶葉該在四月初或四月底摘，泡茶的水溫該像可悲的鬼佬做法兇猛沸騰，或是限制在攝氏八十度。

X博士終於找到機會讚揚法官的帽子，尤其是刺繡部份。這意指他已注意到麒麟，了解它傳達的信息，也就是法官已識破他所有行賄的行為。

之後不久，包女士下樓，很遺憾地告訴法官他急需前往租界一個犯罪現場。為解除法官必須突然結束對話的窘境，一會後X博士的手下也來到博士身邊，對他耳語一番。博士道歉表示必須離開，然後兩個人又開始一段溫和的爭執，看是誰的失禮較不可原諒，還有兩人之間誰該先行過橋。最後是法官先走，因為他的職責被認為比較緊急，如此，法官和X博士之間第一次的會面結束了。法官頗高興；一切進行如擬。

海克華斯有位不速之客——張督察員。

赫爾太太得把麵粉從圍裙抖掉再去應門。海克華斯在書房工作，以為不過是送貨的，直到她在他門前出現，輕哼一聲，手上的淺盤正中央放著單張名片：張巡官。他的組織以中國傳統由大到小的次序排列，中國海岸共和上海新舟山租界區地方首長辦公室。

「他有什麼事？」

「還您帽子。」

「請他進來，」海克華斯說，很意外。

赫爾太太特別拖拖拉拉做去。海克華斯瞄了一眼鏡子，看到自己手伸向頸子，檢查領帶結。他的作品菸外套鬆了，他將它裹緊，重繫腰帶，然後走到客廳。

赫爾太太請張巡官進入客廳。他是個理平頭粗壯難看的傢伙。海克華斯的大禮帽很不起眼地在他緊抓手中的大塑膠袋裡，狀況看起來很糟。「張巡官，」赫爾太太報名，張巡官朝海克華斯一鞠躬，笑得有點無來由。海克華斯回禮：「張巡官。」

「我不會打擾太久，我保證。」張巡官以清晰但不是很修飾的英語說出。「在某件調查裡——細節這裡不重要——我們從嫌犯處得到這個。上面標示出是你的財產。壞得不能再戴——還是請接受它。」

「做得很好，巡官，」海克華斯說，接過袋子，提起來對著光。「想不到還會再看到它，哪怕是這麼糟的狀況。」

「嗯，那些男孩不懂得尊敬一頂好帽子，可惜。」張巡官說。

海克華斯停頓下來，不知該如何接話。張就杵在那，他在海克華斯的客廳好像比海克華斯還輕鬆。一開始的客套還簡單，但現在東／西方的文化簾幕像生鏽的切肉刀落下。

這算是官方程序的一部份嗎？還是在要小費？或者張先生只是好心而已？

心中有疑惑，乾脆儘快結束張巡官的造訪。「嗯，」海克華斯說，「我不知道也不在乎你們為什麼逮捕他，不過我很讚佩你們已經採取的行動。」

張巡官不解暗示，不知是該告退的時候了。反而，他現在有些困惑，在這之前一切原本很單純。

「我不得不感到好奇，」張巡官說，「你從何得來有任何人被捕的想法？」

海克華斯感覺一矛穿心。

「你是位警察巡官，手中顯然拿著證物袋，」他說，「這含意很清楚。」

張巡官看了看袋子，費力地一頭霧水。「證據？這只是購物袋——保護你的帽子免得淋到雨。而且我不是以公家身份來拜訪的。」

又一矛鏢來，以正確的角度跟隨第一道飛矛。

「不過，」張巡官繼續，「或許我該修正我來訪的性質，如果發生了什麼我不知道的犯罪行為。」

第三矛；現在海克華斯狂跳的心，被方便定在張巡官精心策畫的血腥座標上的原點，赤裸裸接受徹底審訊。張巡官的英文越來越好，海克華斯開始覺得他是那種上海人，一輩子多半時間住在溫哥華，紐約，或是倫敦。

「我原以為這頂紳士帽不過是放錯地方或可能被風吹去。現在你說有壞人牽涉進來！」張巡官一臉看起來彷彿今天之前從來都沒想過租界竟然會有壞人。然後隨著張巡官演出不太微妙地延續進下一道陷阱，他驚異的表情被不可思議所超越。

「這並不重要，」海克華斯說，察覺他和他的家人彷彿被綁在鐵軌上，他想促使張毫不留情的思緒列車出軌。張不理他，好像腦子的活動讓他興奮異常，完全不能被分心。

「海克華斯先生，你讓我想到一件事。我在努力解決一個很困難的案子——幾天前的搶劫事件。受害者是身份不明的亞特蘭堤斯紳士。」

「你們不是有標記蟪晶做這類事嗎？」

「噢，」張巡官說，聲音中帶著失望，「標記蟪晶很不可靠，犯罪者做了些預防，所以蟪晶沒附上他們。當然有幾個附上受害者，但在我們追查出他之前，他到了新亞特蘭堤斯飛地，你們超凡的免疫系統毀掉了那些蟪晶。所以他的身份至今仍是謎。」張手伸進胸前內袋，拿出一張折起來的紙。「海克華斯先生，請告訴我是否認得短片中任何一個人？」

「我其實很忙——」海克華斯說，但張在他面前展開一張紙，用上海話說了句指令。一開始頁面佈滿靜止的中國字，然後中間一個大視窗打開，開始放起一段影片。

目睹自己被搶是海克華斯所見過最驚人的事。他完全停不下來。影片變成慢動作，然後書出現了。淚水湧上海克華斯的眼睛，他努力忍住不眨眼，免得落下來。不過也沒什麼用，因為張巡官站得離他那麼近，絕對什麼都看得一清二楚。

張搖著頭覺得不可思議。「原來是你，海克華斯先生。我沒聯想到。這麼多好東西，被打得那麼慘。你是嚴重犯罪事件的受害者！」

海克華斯說不出話，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很驚訝的是，」張繼續，「這麼嚴重的案子你居然沒向地方官報案！我們影片反覆看了好一陣，不知道為什麼受害人——一個有地位的紳士——沒出面協助我們辦案。浪費了那麼多力氣，」張一付煩惱的樣子。然後他又高興起來。「不過我想過去都讓它過去，我們不追究了。我們在別的案子抓到一兩個幫派份子，現在我可以加上你的搶案一塊起訴他們。當然，我們會需要你的證詞。」

「當然。」

「被搶走的東西？」

「你都看到了。」

「是的，一個有各種東西的錶鍊，一支鋼筆，還有——」

「就這些。」

張彷彿有點困惑，但他更像十分滿意，被新的寬宏精神所充滿。「那本書根本不值一提？」

「不是很值得。」

「它看起來像某類古董。很貴重吧？不是？」

「假的。那類東西在我們之間很流行。用不著破產就可以造出看起來很氣派的圖書館。」

「啊，這說得通。」張先生說，越來越滿意。如果海克華斯提供他任何更多有關書可讓他安心的說法，他一定會在沙發上蜷起身子睡著了。「不過，我還是在我正式報告裡提到這本書，這報告會給新亞特蘭堤斯政府分享，因為這個案子的受害人屬於那個國族。」

「別，」海克華斯說，終於第一次轉過來正視張的眼睛。「別提到書。」

「啊，我想不出你說這話的動機，」張說，「不過我在這種事上有很少的迴旋空間。我們被長官看得很緊。」

「或許你就跟你的長官解釋一下我的心情。」

張巡官聽到這個建議，一副驚訝揣測的表情。「海克華斯先生，你是很聰明的人——這點我從你擔負重任的地位已經知道了——但我很不好意思得告訴你，你極好的迂迴計畫不太會成功。我的長官是個嚴酷的工頭，對人情沒半點尊重。說明白點——我這可是告訴你一個秘密——他不是全然沒有民

族污點。」

「噢，」海克華斯說，「因此如果我聽懂你的意思——」

「哦，不是，海克華斯先生，是如果我聽懂你的。」

「——喚起同情不能成功，那麼我們必須用另個策略打動他，或許與這民族的盲點有關。」

「那可是我沒想到的作法。」

「或許你該想想，或做點研究，關於可能需要哪種層級和形式的刺激物，」海克華斯說，忽然朝出口走去。張巡官跟著他。

海克華斯推開他的前門，讓張從架上拿回帽子和傘。「然後就通知我，儘你所能直截了當把需要的說清楚。晚安，張巡官。」

騎著腳踏車朝新亞特蘭堤斯大門回租界去，張對今晚調查的成功無比歡躍。他和方法官當然都沒意思要跟這個海克華斯要紅包；但海克華斯願意付錢證明那本書果真包含了竊來的智慧財產。

但他接著按捺住自己的情緒，想起陽膚被任命為士師時，曾子說的話：「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並不是說張巡官體察實情的本領今晚通過了什麼考驗；而是要讓新亞特蘭堤斯人相信中國警察腐敗，實在太容易了。

夢蘭達對一個匿名客戶產生興趣。

夢蘭達目光掃過月尾的收支單，發現她最高收入來源不再是「絲路」或者「馴悍記」，而是講述奈兒公主的童話書。在某方面這很讓人意外，因為兒童類通常錢很少，不過從另一方面想也不意外，因為她在那個互動情境上花了難以置信的時間。

一開始時量很少：幾分鐘長的故事，裡邊有個黑暗城堡，壞心後母，一扇有十二道鎖的大門。本來很容易就忘了這事，要不是因為兩點：它比一般兒童類錢多，因為他們特別在找評價高的女演員，還有這故事比當今兒童文學的標準要來得深沈怪異。這時代再也沒那麼多人對格林兄弟的情境感興趣了。

她收了些血汗通幣後忘了這事。但是第二天，相同的合約號碼又出現在她聲光流晶上。她接受工作，發覺自己又在唸一樣的故事，不過長了點而且更複雜，而且不斷往回走，集中在故事幾個焦點上，然後從那些點又擴大發展成完整的故事。

由於互動情境串起來的方式，她沒法得到另一端對手的直接回應。她假定她是個小女孩。但她聽不到女孩聲音。夢蘭達看到的是螢幕上她要唸的字，然後她唸出來。但她感覺得出探索、聚焦的過程是由那個女孩主導。在她做家教的日子，她見過這種過程。她知道在連線另一端是一個小女孩不知足地不停問著為什麼。因此她在每一句的啟始，在聲音裡多加了點湧出的熱心，好似她很高興問題被提出來。

每一段結束後，跟平常一樣螢幕上告訴她賺了多少，合約號碼等等。在她簽出之前，她選了上面

注明「如想繼續這合約關係請勾選這裡」的小框。

他們叫它關係框，只有連續感很重要的高級互動情境才有這選項。顯示程序的效果如此之好，任何互動演員，男的女的，低音或高音，對終端用戶聽起來都一樣。但有分辨力的顧客，會感覺出互動演員的變化，因為每個人風格上微妙的不同；他們一旦和一個演員建立起關係，會願意保持下去。夢蘭達一選了那個框再簽出後，任何更多的奈兒公主的工作一出現時，她立刻就知道。

一個星期中，她在教這個女孩識字。她們先學一會兒字母，然後漫遊進更多奈兒公主的故事，在中間停下來很快演練一段基本算術的應用題，再回到故事中，然後被連串無盡的「為什麼這樣？」和「為什麼那樣？」打斷，轉入支線發展。夢蘭達以前她自己小時候還有做家教時，在幼童互動情境上花了很多時間；而這個的高級感是很顯而易見的，像用塑膠餐具吃了二十年再舉起一支古董銀叉子，或天天穿牛仔褲然後一天慢慢滑入訂做的晚禮服。

夢蘭達難得和某些有「價值感」的東西接觸時，聯想便進入她的腦海，如果她不有意識地叫停，她的思緒會追溯到人生初始那幾年發生的所有事——朋馳車帶她上私立學校，爬上桃花心木的巨大餐桌，輕敲水晶吊燈發出如仙子的鈴鐺聲，她木鑲板的房間，四根柱子的床，還有鵝絨絲被。母親至今沒有說清原因，為什麼把她們遠遠帶離那一切，帶入可稱為貧窮的日子。夢蘭達只記得當她跟爸爸還很親密的時候，母親在一旁似乎以不必要的警戒心注視他們。

進入關係一兩個月後，一天夢蘭達結束一長節奈兒公主，累得東倒西歪簽出，她驚訝發現她一連工作了八小時沒休息。她喉嚨發痛，幾小時沒上廁所，賺了不少錢。紐約時間現在大概是早上六點，這麼看來小女孩不太可能住在那。她的時區應該和夢蘭達沒差多少，而且她一定整天坐在那兒玩互動

故事書，而不像有錢人家的小女孩去上學。沒有多少證據可讓她繼續猜下去，但夢蘭達從來不需太多證據來確認她的想法：富有的父母就跟任何人一樣有能力摧殘他們小孩的心智。

更深入經驗啟蒙瓊林；奈兒公主和哈維在黑堡裡。

哈維是個聰明的男孩，他知道妖精是怎麼回事，因此他一發現他們被壞心後母鎖進黑堡，他就告訴奈兒他們得出去收集所有找得到的木柴。他在城堡的大廳裡到處翻找，尋獲一副盔甲持著一柄戰斧。「我可以用這個砍樹，」他說，「妳必須出去收集火種。」

「什麼是火種？」奈兒問。

城堡的插圖出現。圖中央是一座有很多塔樓的高聳建築升入雲霄，長滿樹和植物的空曠地帶環繞，在那之外圍著囚禁他們的高牆。

插圖朝一個草原曠地集中放大，細節看得很清楚。哈維和奈兒在試著生火。有一堆哈維砍下的溼木。哈維還有一塊石頭，他用它擦打刀把。火星飛出，被溼木吞滅。

「妳生火，奈兒，」哈維說，走開留下她一人。

然後圖片不動了，幾分鐘後奈兒終於懂了現在進入完全互動情境。

她拿起石頭和刀開始互相擦打（其實只是空手動作，但在插圖中奈兒公主的手做著相同的事）。

火星飛出，但沒有火。

她這麼做了一陣，越來越挫折，眼淚湧上。但這時一點火星方向偏移，落到乾草上，一卷煙升起又熄滅。

她做了點實驗，學到乾黃的草比綠草要好著火。不過火還是沒法持續超過幾秒鐘。

一陣風起，吹來幾片落葉到她的方向。她學到火可以從乾草燒到葉子。葉柄基本上是小乾枝，因此她想到可以到小樹林找找細樹枝。小林子很茂密，但她在叢老死灌木下發現要找的。

「好極了！」哈維說，他回來發現她抱了一堆小乾木枝。「妳找到火種了，聰明的女孩，而且工作努力。」

他們很快升起猛烈的營火。哈維砍下足夠的樹確保營火可一直燒到太陽升起，然後他和奈兒睡下去，知道妖精不敢接近火。然而奈兒沒睡好，因為她聽到在黑暗中妖精的喃喃吶吶，看到映在他們眼中的火光。她覺得她聽到別的聲音：隱隱約約的求救喊叫。

天亮後奈兒探索黑堡，尋找聲音的來源，但什麼都沒找到。哈維砍了一天的樹。前一天他砍下三分之一的樹，這一天他又砍下三分之一。

這天晚上，奈兒又聽到聲音，不過這一次他們像是在叫喊，「往林子裡看！往林子裡看！」第二天早上，她走入僅剩的樹林中探索，哈維在把最後的樹砍下，她什麼都沒找到。

兩人那晚都睡不好，因為心裡知道他們燒著最後的木頭，明晚他們就沒東西阻擋妖精了。奈兒又聽到聲音，這次他們似乎在叫，「往地裡找！往地裡找！」

後來太陽升起，她又到處查探，找到一個洞，入口被妖精關起來。她打開洞穴，發現四個娃娃：

恐龍、鴨子、兔子和一頭紫色長髮的女娃。但她沒看到任何能發出那些聲音的活物。

奈兒和哈維晚上進入黑堡裡，把自己關在塔樓高處一間房內，用沈重傢俱抵住門，希望妖精不會接近。房間有一個小窗，奈兒站在窗邊看著太陽西沈，心想不知還能不能看到太陽再度升起。在最後的紅光消失在地平線之下，她感覺身後一陣風，回身一看，驚異發現所有填塞動物都變成活生生的！

一隻巨大可怕的恐龍，一隻鴨子，一隻聰明的小兔子，還有穿著紫色長袍的紫頭髮女人。他們向奈兒公主解釋，她的壞心後母是境外之域的邪惡巫婆，他們四個很久以前就發誓要打敗她惡毒的計劃。她對他們下了咒，因此白天他們是娃娃，但晚上變成正常的自我。然後她把他們關到城堡，這裡的妖精又將他們關到洞裡。他們謝謝奈兒放他們出來。

然後奈兒告訴他們她自己的故事。當她提到她和哈維是如何裹著金布從海裡被撈起來時，叫紫紫的女人說，「那代表妳是真正的公主，我們宣誓永遠效忠妳。」然後他們四個屈一膝行禮，宣誓以生命保護奈兒公主。

恐龍是全體中最兇猛的，他發動殲滅妖精之役，幾天之後妖精全被趕走了。從那時起，奈兒晚上睡覺再也沒煩惱，因為她知道一度讓她做惡夢的怕人妖精，已經被四個夜晚的朋友所取代。

法官的刑房；拷問洋蠻；中國內地的黑暗事件；X博士不容忽視的招喚。

法官官不常嚴刑拷打。原因很多。在新的儒家司法系統下，在執行判刑之前不見得需要每個犯人

簽下自白；只要證據夠強地方長官就可依此定罪。這點省了法官得對很多站在他庭上的人用刑，雖然他很想好好逼供那些不願為自己行為負責的迂逆西方下等人。除此之外，現代監控設備使得搜集情報不再像昔日的地方長官需要靠（有時三緘其口的）證人。

但是這個紅髮絡真是不肯配合的證人，很不幸地，鎖在他腦裡的消息很特別。沒有空中攝影飛體或微型監控蠅晶紀錄到方法官要的資料。因此地方官決定採取他尊敬的前輩們禁得起時間考驗的手段。

張把犯人（只肯說自己叫火弧離先生）綁在平常施行鞭刑的沈重X形架上。這純粹是基於人道；避免火弧離在房間裡發狂地激烈動來動去傷到自己。張同時把犯人從腰以下剝光，在他排泄器官下放了一個桶子。這麼一做剛好暴露出犯人在整個過程唯一有的真正傷口：在他背脊骨底的一塊整齊小疤，法庭醫生昨天下午在那裡做了脊髓穿刺，在包女士的監督下放入一組奈米寄生體——奈米科技寄生蟲。接下來十二小時，寄生體在腦脊液中懶懶游動，在犯人的脊柱上下移動，然後聚在任何它們剛巧碰到的傳入神經上。這些神經，身體用來傳達（這裡舉出一例）極痛的信息到腦部，有著顯著不同的質感和外貌，聰明的寄生體可辨認出來。寄生體還有一個關鍵特點，這可能是贅言，就是能在這些神經上傳達偽造的訊息。

在屁股上方的那塊小疤，每次方法官主持這類事物時，總是引起他的注意，還好這類事一年不過幾次而已。火弧離的紅髮是天生，因此皮膚也天生死白。

「棒透了！」犯人忽然大叫，左右甩動他的頭引起紅髮絡一陣噴灑，努力想從他雀斑點點的肩膀看下背後。「我感覺，好像，什麼摸下，像，真正輕軟的毛，還是什麼，從我左邊大腿內側摸下去。」

感覺好賤！再來，老兄，再來！哇，等等！也是那種感覺，可是好像轉到我右腳底。」

「奈米寄生體附上神經的過程是隨機的——我們永遠不知道哪個寄生體最後會到哪裡。你現在經驗到的感官刺激是我們搞清楚位置的方法。當然，在你大腿和腳上沒那事發生；感覺來自脊柱裡，即使你腿被截肢你也會有感覺。」

「亂詭異，」火弧離叫道，他淡綠色的眼睛驚異地睜得大大的。「所以你可以，像，折磨個神經病。」他的眼睛和面頰歪曲到一邊。「討厭！好像誰在搔我臉癢癢。嘿，少來了！」一絲淺笑浮上他臉。「哦，不要！我什麼都跟你講！就是別搔我癢！拜託！」

犯人失禮的言詞讓張很驚訝，後來著實被惹火了，他朝牆上掛滿鞭杖的架子動了動。方法官一隻手用力按下他的肩膀，穩住他的助手；張嚥下憤怒，深深吸口氣，然後抱歉一鞠躬。

「你知道，火弧離，」方法官說，「我真的很欣賞你為這個過程注入片刻輕浮甚至兒童般的驚奇。通常我們把人們綁上刑架，他們變得緊張又無趣，很討人厭，讓人不想接近。」

「嘿，老兄，我最喜歡嚐試新經驗。我會得到很多經驗積點吧？」

「經驗積點？」

「刀劍巫師類互動情境的玩笑啦。你的人物贏越多經驗積點，他力量就越大。」

方法官伸直一手，背著一拍過他的頭，發出一陣像低空飛過戰鬥機的唧聲。「這點我倒不知道。」他向不了解這個動作意義的張和包女士解釋。

「現在感覺有什麼在搔我右耳膜，」犯人說，頭忽前忽後動。

「好極了！這代表奈米寄生體碰巧附上從耳膜進入你大腦的神經。這發生時我們總視為好運

到，「方法官說，「因為從這條神經進入的痛感，尤其會讓主角感受深刻。現在我請包女士暫停幾分鐘，你好專心聽我要說的。」

「行，」犯人說。

「我們回顧一下我們現有的資料。你三十七歲。大約二十年前，你在加州奧克蘭和別人共同建立了詭碼會節點。那是很早的節點，第一七八號。現在呢，當然，已經有幾千個節點。」

犯人露出一絲微笑。「差點就被你騙了，」他說。「我絕不會告訴你有多少節點。反正也沒人真正知道。」

「很好，」方法官說。他對張點點頭，張在一張紙上做上記號。「我們保留那個問題到調查的後半部份，幾分鐘之後就開始。」

「像其他詭碼會成員，」方法官繼續，「你從第一層開始，從那兒往上爬，多少年後，爬到你目前的層級——是什麼？」

火弧離假笑，明白地搖搖頭。「很抱歉，方法官，可是這些我們都已經講過了。我無法否認我從第一層開始——我的意思是，像，天經地義——但那一點之後純屬猜測。」

「你不說才會是猜測，」方法官說，按捺住突然冒出的火氣。「我猜你至少是二十五層級的會員。」

火弧離表情嚴肅起來，然後搖搖頭，把髮辮上五彩發亮的玻璃和金屬片搖得吵鬧刺耳。「胡說八道。你該知道最高層級是第十。任何在那之後，就像，神話。只有陰謀理論家才相信十級以後還有級。詭碼會不過是個單純、無害的多元組處理集合體，老兄。」

「這當然是你們政黨的一致口徑，只有笨蛋才相信，」方法官說。「無論如何，回到你之前的說詞，我們已確定在你加入後八年，一七八節點生意很興隆——像你所說的，處理多元組。在那段時間，你一層層升到第十級。然後你號稱和詭碼會切斷關係，以一個媒體影像家的身份自己出來賺錢。從那時起，戰區成為你的專精。你在中國戰場的照片、影片、聲音拼接曾得過獎，被上千的媒體消費者讀取，不過你的作品因為太血腥讓人難過而沒得到主流的接受。」

「那是你以為，老兄。」

張向前一步，圍著他頭骨崢嶸大平頭的結實肌肉明顯一緊。「你要尊稱長官為庭上！」他嘶嘶說道。

「冷靜點，老兄，」火弧離說。「老天，是誰在拷問誰呀？」

方法官和張交換了眼神。張在犯人視線範圍之外，舔一下食指在空中做了個想像的記號：火弧離得一分。

「詭碼會第一階層的新進會員，爬到制度號稱最高的第十級後，就離開去找其他工作或淡入回到原來的國族。很多像我們不是詭碼會成員的人，很難相信一個組織在這麼高的人員消耗率下居然還繼續存在。」

火弧離想毫不在乎地聳聳肩，但被綁得太有效率而不得動彈。

方法官繼續講，「這個模式受到很多注意，因此有猜測詭碼會在十級後有很多階層，那些假裝是前任詭碼會成員的人，事實上，和舊關係網秘密保持連繫；和所有其他節點偷偷聯絡；在詭碼會裡不為人知地一級級往上升，甚至同時滲入其他國族或組織的權力結構。詭碼會是很有力量的秘密結社，

觸鬚深入世界每個國族和企業的高層。」

「簡直是恐懼妄想症。」

「通常我們不管這些事，因為可能就像你所斷言的是恐懼妄想而已。有人宣稱我擔任公職的中國海岸共合國，到處藏了詭碼會的人。我個人很懷疑這可能性。就算是真的，除非他們在我管轄範圍內犯罪才會是我的事。」

就算詭碼會犯案也不會有什麼大不同，方法官對自己補充，因為海岸共和即使在最好的狀況也是充斥著腐敗和詭計。世界上最黑、力量最大的陰謀是從海岸共和滿腦權謀的企業軍閥嚼爛吐出的。

方法官發現所有人都看著他等他繼續。

「你心不在焉呀，庭上，」火弧離說。

方法官最近常常恍神，通常就是因為在思考這個。腐敗和無能的政府在中國不算新鮮事，夫子在論語裡就有好幾段專門建議他的門徒，在敗壞君主之下工作要如何自處。「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儒家的一項長處是柔軟韌性。西方的政治思想會很容易破碎；一旦政府腐敗，一切不再有意義。儒家總是保持平衡，像木塞同樣可在泉水或未處理污水之上浮沈。

即便如此，方法官近來常為疑惑所困，他的人生在海岸共和的環境裡，一個幾乎完全沒有德行可言的國家，是否有任何意義。

如果海岸共和還相信德行的存在，它至少會想做到偽善。

他離題遠了，這裡的問題不是海岸共和治理得好不好；問題是嬰兒走私。

「三個月前，」方法官說，「你搭飛船到達上海，停留一會兒後，乘氣墊船從長江到內地。你說

你的使命是搜集資料做一個新犯罪集團的音象圖示紀錄片——這裡法官參考他的筆記——「叫做義和拳。」

「那才不是什麼三流秘密結社，」火弧離說，得意地笑著。「它是推翻王朝的叛亂種子，老兄。」

「我看過你傳回到外面世界關於這個主題的媒體作品，」方法官說，「我會自己判斷。拳民的遠景不是目前的問題所在。」

火弧離完全不接受；他抬起頭打開嘴，準備要向法官解釋他錯得多離譜，但想了想還是惋惜地搖頭閉嘴默認。

「兩天前，」方法官繼續，「你坐了一艘超載的河船回到上海，上面幾十名乘客多半從內地逃難出來的農民。」他現在在讀上海港務長的文件詳述問題船隻的檢查行動。「我注意到好幾個乘客是女性帶著不到三個月的女嬰。這艘船在違禁品搜查結束後就放行入港。」方法官用不著指出這其實什麼意義都沒有；這種檢查員之沒有觀察力是惡名昭彰的，尤其面前出現讓人分心的事物，譬如滿是錢的信封，一條條新鮮的香煙，或多情到露骨的年輕乘客。不過當一個社會越腐敗，官僚就越會揮舞像這樣一紙可悲的內部文件，好像是什麼神聖的正式命令一般，而方法官在可成就更高目的時，也不能免俗這麼做。「所有的乘客，包括嬰兒，都經過一般手續建檔，像視網膜模式，指紋等。我很遺憾地說，我在港務局辦公室敬重的同事們，沒以他們慣例的勤奮檢查這些檔案，因為如果他們有，他們可能會注意到這些年輕女性和號稱是她們女兒的生理特徵上，有很大的差異，由此得出她們彼此毫無血親關係。可能有更重要的事讓他們無法留意這點。」方法官讓未言明的指控懸著：上海當局本身並不

是沒有詭碼會的影響深入。火弧離看得出在努力讓自己一臉無辜。

「一天後，針對租界區組織犯罪的例行調查裡，我們在疑似進行非法活動的空公寓裡裝置了監控設備，驚訝聽到很多小嬰兒的哭聲。巡警立刻突襲那個地方發現二十四名女嬰，屬於漢族，由八個最近從農村來的年輕女性照顧。偵訊時這些女人說她們被一個身份不詳的漢族紳士召募來做這個工作，這個紳士還沒被找到。嬰兒都做了檢查，其中五個跟你同船來，火弧離先生——生理紀錄完全吻合。」

「如果那艘船在幹走私嬰兒的事，」火弧離說，「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偵訊了船主和船長，」方法官說，「他宣稱整個旅程從頭到尾是你的計劃也是你付的錢。」

「我無論如何得回到上海，所以我雇了船。這些女的也要去上海，她們想一起走我無所謂。」

「火弧離先生，在我們開始拷問你之前，讓我先說明我的心態，」方法官說，走近犯人兩人好四目對視。「我們仔細檢查了這些嬰兒，看來她們受到很好的照顧——沒有營養不良或虐待的痕跡。那麼，為什麼，我要對這案子感興趣？」

「這答案和我做地方長官的職責其實無關。甚至和儒家哲學本質上也沒關連。火弧離先生，這是種族問題。一個歐洲男性走私漢族嬰兒到租界——然後，我估計，從這裡再送到外面的世界——牽動我內心還有多其他中國人心裡，深遠，甚至可說最根本的情感。」

「在義和團叛亂時，謠言四播說歐洲傳教士開設的孤兒院，根本是公共屠宰場，白人醫生從漢族嬰兒頭上把眼睛挖出來做歐洲人的藥。很多漢人相信這謠言，而導致那次叛亂中歐洲人受到極端的暴

力。但這也反映出在各個族群所有人類的胸中，潛伏令人遺憾的種族畏懼和仇恨的傾向。

「你走私嬰兒的行為使你踏入這極度危險的領域。可能這些小女孩將要被送到舒適充滿愛的非漢國族。對你而言，這是最好的可能結果——你會被處罰，但至少你還能活。但以我所知，她們被用在器官移植——換句話說，在義和團叛亂時，激起農民團攻孤兒院的無端謠言，在你的案子上卻可能是千真萬確。這段話有助於解釋清楚今晚小聚的目的？」

在演講開始時，火弧離臉上一直掛著他的基本表情——憤怒的似笑非笑，方法官決定那不算是假笑，比較是隔岸觀火的態度。等方法官一提到眼珠，犯人不再正視法官，笑不出來，變得越來越在思考，最後結束時，他其實同意地點頭。

他繼續點頭點了一分鐘，眼睛釘著地板。然後他心情振奮起來，抬頭看著法官。「在我給你答案之前，」他說，「折磨我。」

方法官努力維持一張撲克臉。因此火弧離扭動他的頭直到在他邊緣視線看到包女士。「來呀，」犯人鼓勵道，「給我來道震撼的。」

方法官聳聳肩，朝包女士點點頭，她拿起毛筆在攤在面前桌上的聲光流晶紙上很快刷下幾個字。在她寫到最後時，她慢下來抬起頭看看法官，然後火弧離，同時劃下最後一筆。

這時火弧離應該從臟腑深處爆發出尖叫，在束縛下抽筋，兩處排洩口都清空，然後休克（如果身體弱的話），或求饒（如果強壯的話）。反而他閉上眼，好像用力在想什麼，收緊身上每一塊肌肉一陣子，然後漸漸放鬆，刻意深深呼吸。他張開眼睛看著方法官。「怎麼樣？」犯人說。「要我再示範一次嗎？」

「我想我大概知道怎麼回事了，」方法官說。「你詭碼會高階的把戲之一吧，我想。深入你腦中的奈米寄生體在幹旋它和周圍神經系統的交流。在你體內永久植入更先進的遠距感官系統，對你是有道理的。這個系統既然可以玩弄你的神經使它們以為身在別處，自然能蒙蔽它們以為沒有在經驗痛楚。」

「植入的可以移除，」包女士觀察道。

「不用，」方法官說，對張點點頭。張朝犯人往前一步，拿出短劍。「我們從手指開始，然後繼續。」

「你忘了嗎，」犯人說。「我已經同意給你答案。」

「我就站在這兒，」法官說，「可沒聽到什麼答案。遲遲不說有理由嗎？」

「嬰兒不會被走私到別處，」火弧離說。「她們就留在這裡。行動的目的是救她們的命。」

「到底是什麼在為害她們？」

「她們的親生父母，」火弧離說。「內地的狀況很糟，庭上。地下水位都沒了，殺嬰習俗從所未見地高張。」

「你生命的下一個目標，」方法官說，「是舉出讓我滿意的證明。」

門開了。方法官一個巡官進來房間，深深鞠躬致歉造成的打擾，然後向前交給長官一卷軸。法官檢查印章；是X博士的印章。

他把卷軸帶到辦公室，在桌上展開。這是真的東西，用真的墨汁寫在宣紙上，不是聲光流晶類的玩意。

在法官讀文件之前，一個念頭閃過，他把這拿到南京路上的藝術商人那兒，可賣得一年薪水的高價。X博士，假定真是他本人寫出這些字，是方法官所見過現存最好的書法家。他的手洩露出他深厚嚴格的儒家訓練——比方法官曾經有志於學的還要多出幾十好多年——不過在這基礎上，博士發展出自己特有的風格，表達力極強而不至流於草率。這是長者的手，了解莊重比什麼都重要，這個人首先建立起自己的尊嚴後，再透過細微神韻傳達出他大部份的訊息。除此之外，書法整體的結構恰好，大小字完美平衡，懸在紙上留白正好，好像在邀請未來大群研究生的分析。

方法官知道X博士控制一大批壞蛋，從常打屁股的行為不良者到國際犯罪頭子；上海海岸共和國一半的官員都在他口袋裡；在天朝局限的界線裡，他是很重要的人物，可能是第三或第四層級的藍冠頂珠官員；他和遼闊世界上大部份國族和大洲都有生意關係，累積了可觀的財富。與卷軸展現出的力量比較下，這一切都為之失色。我能隨時拾起筆，X博士在說，然後揮毫出一件能掛在牆上和明朝最好書法並列的藝術品。

給法官送上這卷軸，X博士表示自己擁有方法官最尊敬的傳統。這就像收到孔夫子本人的一封信。博士事實上，在用自己的地位壓人。即使X博士名義上屬於不同的國族——天朝——同時，在海岸共和這裡，不過是個犯罪份子，方法官如果不理會他用這個方式寫出的信息，就形同公開摒棄所有他最尊敬的——在他曼哈頓的混混生涯走上死路後，他賴以重建人生的原則。這有如自己祖宗派下來的召喚。

他又好好欣賞了書法幾分鐘。然後小心捲起，鎖入抽屜，回到拷問室。

「我受邀至X博士船上吃飯，」他說。「把犯人帶回監牢。我們今天到此結束。」

家庭生活一景；奈兒去遊樂室；其他小孩的壞行為；啟蒙瓊林展現新能力；

恐龍講故事。

早上媽媽穿上她女僕的制服出門工作，晚一點泰德醒來就佔據客廳大聲光流晶前的沙發。哈維小心在公寓邊緣潛行，掠奪糧草做早餐，一部份他會帶回給奈兒。然後哈維通常會離開公寓，直到泰德下午晚一點出去和朋友喝一杯時才回來。媽回家時會從工作的地方帶回一小塑膠袋的沙拉，還有一個小注射器；挑食完沙拉後，她把注射器抵在手臂上一會兒，然後看一整晚聲光流晶上的舊被動影片。哈維和朋友來來去去。通常奈兒決定去睡覺時他人不在，但她醒來時他又在家了。泰德在夜裡任何時刻回來，如果媽不是醒的他就很生氣。

一個星期六，媽和泰德同時在家，一起坐在沙發上手臂環著對方，泰德在跟媽玩蠹遊戲，使得媽媽尖叫又扭來扭去。奈兒不停要媽媽幫她唸她魔法書裡的故事，泰德不斷把她推開，威脅要打她，最後媽媽說，「少他媽的煩我，奈兒！」然後把奈兒推出門，叫她去遊樂室玩個幾小時。

奈兒在走廊迷路了，她開始哭；但她的書跟她講起一個奈兒公主在黑堡無盡的走廊迷路的故事，還有她是怎麼用她的機智找到出路，這讓奈兒覺得安全——彷彿只要有書在身邊，她永遠不會真正走丟。最後奈兒找到了遊樂室，在大樓的一樓。跟平常一樣，那兒有好多小孩但沒有父母在場。遊樂室的一邊有特別的空間，嬰兒坐在推車裡或在地上爬。有些媽咪在那裡，但她們說她太大不能在那房間玩。奈兒回到大遊樂室，裡邊滿是比奈兒大得多的孩子。

她認識這些孩子；他們知道怎麼推、打、抓。她走到房間一角坐下，魔法書放在腿上，等待哪個

小孩從鞦韆下來。當他下來後，她把書放在角落，爬上鞦韆，開始像小孩子一樣腿上使力，但她沒法讓鞦韆動。一個小孩子過來跟她說，她太小不可以玩鞦韆。奈兒沒立刻下來，那孩子把她推下去。奈兒跌進沙裡，磨破手和膝，哭著奔回角落。

可是其他幾個小孩發現了她的魔法書，開始亂踢，書像曲棍球一樣在地上滑來滑去。奈兒跑上去想從地上拾起書，但它滑得太快她抓不到。兩個孩子互相踢書，後來乾脆在空中丟來丟去。奈兒跑來跑去想跟上書。很快變成四個孩子在玩讓她拿不到，其他六個站著旁觀取笑奈兒。奈兒眼睛滿是淚，看不清楚，鼻涕流出來，呼吸時肋骨都在顫抖。

這時候其中一個孩子尖叫一聲丟下書。另一個迅速衝去抓，他也失聲大叫。第三個也如此。忽然間所有的孩子一臉害怕靜了下來。奈兒把眼淚揉出，奔向書，這次孩子們沒再把書從她丟開；她拾起書，緊抱在胸前。所有在玩讓她拿不到的孩子都擺出一樣的姿勢：手臂交在胸前，手插進腋下，跳上跳下像踩在彈簧高蹺上尖叫喊媽。

奈兒在角落坐下，打開書讀起來。她不認識所有的字，但她已知道不少，而且當她累了時，書會幫她把字唸出，朗誦整個故事給她聽，或者像電影一樣用動畫跟她講故事。

妖精被趕走後，城堡的庭院慘不忍睹。本來就雜亂長，哈維又不得已砍下所有的樹，後來恐龍與妖精大戰中，僅存的植物更被連根拔起。

恐龍站在月光下審視庭院。「這地方讓我想起『大滅絕』，那時我們得走好多天才找得到東西吃，」他說。

恐龍的故事

我們一共四個走過很像這樣的風景，不過連樹樁都沒有，因為所有樹都被燒掉了。被彗星擊中後，特別在這一帶的世界有陣子變得又黑又冷，因此很多植物和樹死了乾去，之後就等什麼時候被閃電擊中造成森林大火。我們四個走過這一大片燒燼的土地尋找食物，妳也想得到我們餓得很。別管我們為什麼這麼做，在那時候，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情況變糟，你就起來走到狀況變好的地方為止。

除了我還有烏塔哈不特，比我小一點，但動作非常快，腳上有很大的彎曲爪子；他只要一踢就能把別的恐龍像過熟的水果一樣剖開。然後還有安可洛索魯斯，他是個很慢的草食類，但很危險；他全身像烏龜一樣有骨骼片保護，在尾巴尖端有一大塊骨頭可以以任何靠太近的肉食恐龍的腦袋撞出來。最後是會飛的佩特軟登。我們一起一夥行動。老實說，我們這群原來有好幾百隻恐龍，大多是鴨嘴的草食類，但烏塔哈不特和我被逼著把他們吃掉——當然，每天幾隻而已，這樣他們一開始不會注意，因為他們不太聰明。

最後他們的數目只剩一隻，一個憔悴勇敢的傢伙叫做艾維特，我們想儘量靠他撐久一點。在最後幾天，艾維特常常四顧找他的同伴。像所有草食類，他的眼睛在頭的兩側，幾乎可以看到所有方向。艾維特好像覺得，只要能把頭轉到正確方向，一群健康的鴨嘴就會忽然轉到視線中。到了最後，我想艾維特終於想通了；我看到他驚異眨了一次眼，好像光終於進到他的腦袋，那天他變得很安靜，彷彿他全數半打神經細胞在忙碌算出暗含的結論。之後，我們繼續行過艾維特沒有東西吃的灰燼之地，他

變得越來越無力又愛抱怨，直到最後烏塔哈不特發火了，踢出一腿，然後艾維特的內臟就像一袋食物躺在地上。那時除了吃掉他沒別的可做了。

我照例吃掉大部份的他，不過烏塔哈不特不停在我腳踝邊突進，搶些精華；佩特軟登時不時呼嘯而入，抓走一渦腸子。安可洛索魯斯站在一邊瞧著。我們一直以為他是笨蛋，因為他永遠只是蹲在一旁盯著我們分食那些鴨嘴龍，咬著自己奇怪的馬尾巴，從來不多說什麼。回想起來，可能他就是沈默寡言那種。他一定想出來我們非常想吃掉他，只要我們能在他混身甲冑裡找到裂口。

真希望我們找得到！艾維特變成不過是我們行進中一段插曲後很多天，烏塔哈不特、佩特軟登和我跋涉過死山死水，眼睛瞄著安可洛索魯斯，想像他藏在甲殼下一定妙不可言的甜美佳餚。他一定也很餓，毫無疑問他的美味一定逐日失去肥油和美嫩。我們常常碰到一些遮蔽的洞窟，不熟悉的綠植物從黑灰的餘燼中刺探出新枝，我們會鼓勵安可洛索魯斯停下來，慢慢儘量吃。「不，真的，我們真的不介意等你。」他吃東西的時候，鼓著長在側面的小眼睛恨恨地盯著我們。「你的晚餐如何呀，安奇？」我們說，然後他不悅地回答，「味道還是像鋸。」然後我們走上幾天沒交談一句。

有一天我們來到海邊。鹹水拍擊毫無生氣的沙灘，滅絕的海動物骨骸遍佈，從極小三葉蟲到蛇頸龍。我們身後是我們剛橫越的沙漠。南方是一脈山嶺，即使一半以上不是噴焰的火山，那也是過不了的。北邊我們看到山巔上白雪覆蓋，我們都知道代表什麼：如果我們朝那個方向去，我們很快會被凍死。

所以我們就僵在那，我們四個，雖然那時沒有聲光流晶或攝影飛體，我們都很清楚狀況：我們是地球上最後四隻恐龍。很快我們會變成三個，然後兩個，最後一個，然後什麼都沒有。剩下唯一要決

定的問題是消失的順序。你會覺得這很糟糕很悲慘，但其實沒那麼糟；身為恐龍，我們不會花很多時間想著那些想不通的，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話，而且在另一方面，看看情況到底是怎麼變化也是很有趣。大家普遍的理解是安可洛索魯斯會是第一個走的，但烏塔和我得閃電般殺死對方。

因此我們像在沙灘對峙著，烏塔哈不特、安可洛索魯斯和我形成清楚的三角形，佩特軟登在頭上盤旋。

對峙了幾小時後，我眼角注意到北邊和南邊的海岸好像活的一樣在移動。

忽然間我們四周的空中響起雷鳴和急流的聲音，我忍不住朝上看，雖然還是留了一隻銳眼盯著烏塔哈不特。世界死寂了那麼久，任何雜音和動作都讓我們很驚訝，現在空氣和土地彷彿又活轉過來，就像彗星之前的日子。

空中的吵鬧聲來自一大群好小好小的佩特軟登，不過它們的翅膀沒有平滑的爬蟲類皮膚，卻覆蓋著超大的鱗片，沒好好的嘴，卻是硬骨喙，牙齒也沒有。這些可悲的東西——這些飛在空中的碎屑——蜂湧在佩特軟登四周，跑到他眼睛裡，啄他的翅膀，他僅能勉強保持在空中。

我剛說過，我一隻眼留意著烏塔哈不特，沒想到他忽然一轉身，帶著一股熱烈之情，跑上北邊的斜坡，這舉動唯一的解釋是有吃的了。我當然跟著他，但我突然止住。有什麼不對勁。北邊坡地上罩著會動的地毯，擠在烏塔哈不特腳四周。我集中目力，老實說視力不是最佳，我看到這地毯其實是由成千小小恐龍組成，它們的鱗片變得很長而且細又多——簡單說，它們毛毛的。在過去幾百萬年，我看過這些四腳前菜類在樹幹和石頭下出沒，總覺得它們是設計得尤其差勁的變種。可是忽然間它們數目有幾千個，而此時整個世界只剩下四隻恐龍。還有它們好像一起合作。它們小到烏塔哈不特沒法把

它們送入嘴裡，而且每次他一停住不動，它們立刻湧上他的腿和尾巴，嚼食著他的肉。尖鼠之瘟疫。我驚訝到跑到一半停住了。

那是錯誤，因為很快我感覺腿上和尾巴有百萬針刺。轉過身我發現南邊坡上滿佈好幾百萬的螞蟻，它們顯然想把我吃了。此時安可洛索魯斯咆哮著，他揮動他的骨球卻沒半點作用，因為螞蟻也爬上他的身體。

總之呢，不久之後尖鼠、螞蟻和鳥開始交織，彼此間出現小衝突，因此它們宣布休兵。鳥王，尖鼠王還有螞蟻后在一塊石頭上聚首開會。此時他們暫時放我們不管，反正看我們陷入困境也不能怎樣。

我認為這狀況不公平，因此我走近石頭，這些可鄙的微型國君在那吱吱喳喳，一分鐘講出一哩的話，我然後說，「唷！你們不邀請爬蟲之王？」

他們看著我好像我瘋了。

「爬蟲已經過時了，」尖鼠王說。

「爬蟲不過是智能不足的鳥，」鳥王說，「所以我擺明就是你的王，謝了。」

「你們數目只有零，」螞蟻后說。在螞蟻算數裡，只有兩種數字：零，意指一切少於百萬的，另一個是「一些」。「你們沒辦法合作，所以就算是王，這頭銜也沒意義。」

「除此之外，」尖鼠王說，「高峰會議的目的是決定我們之中哪個王國要吃掉哪隻恐龍，我們想恐龍王，即使真有這玩意，恐怕不能夠建設性地參與討論。」哺乳類總是這麼說話，好炫耀它們過大的腦——基本上和我們的一樣，再壓上一大堆沒用多餘的煩事——雖然一無是處，但我得說，美味得很。

「可是這裡有三個王國和四隻恐龍，」我指出。當然從螞蟻算術來看是不正確的，因此蟻后立刻抗議。最後我只好走到蟻陣中，用尾巴狠狠壓死幾百萬隻，這是唯一能讓蟻類認真看待你的作法。

「光三隻恐龍一定可以讓你們所有子民飽餐一頓，」我說。「容我建議鳥群把佩特軟登啄到一把骨頭，尖鼠輩把烏塔哈不特肢解，然後螞蟻大啖安可洛索魯斯的屍體？」

三君主看來在考慮這個建議，此時烏塔哈不特憤怒加速說道，「對不起，各位皇家殿下，可是誰指派這傢伙做王的？我跟他一樣夠資格。」一下子，佩特軟登和安可洛索魯斯也宣布王位是他們的。

尖鼠王、烏王和蟻后叫我們全體閉嘴，然後彼此開會商談了幾分鐘。最後尖鼠王上前一步。「我們做出決定，」他說。「三隻恐龍要被吃掉，但爬蟲之王可免死；現在剩下的是你們其中之一要證明你比其他三個更高超，夠資格戴上皇冠。」

「很好！」我說，開始攻擊烏塔哈不特，他一步步朝我退開，口中嘶嘶發聲，大爪子在空中揮舞。如果我朝烏塔哈不特正面一擊，佩特軟登會飛下來偷些死肉，那時我就偷襲他；吃掉那兩個後我能強固自己，或許就有足夠力量能打敗安可洛索魯斯。

「不要，不要，不要！」尖鼠王大叫。「我說你們爬蟲類過時就是這種事。現在不再是看誰最大最壞就行了。」

「現在是合作、組織、分工的時代。」蟻后說。

「現在要動腦了，」尖鼠王說。

「現在是美、榮譽、靈感耀眼的飛翔！」鳥王說。

這引起二王一后間另一場意見分歧的爭執。每個人脾氣又急又暴，要不潮水沖上來幾具鯨屍還有

死掉的海恐龍，恐怕還會發生更嚴重的衝突。你可想像，我們全體忘情撲上這些禮物，在我大吃果腹時，我也順便吞下數不清的鳥、尖鼠和螞蟻，它們跟我一樣饕餮相同的肉。

等所有人都填飽肚子，心情多少平靜下來，王和后又重啟它們的討論。最後似乎是指定發言王的尖鼠王，又往前一步。「你們之間誰做爬蟲之王，我們無法達成共識。因此我們各個王國，鳥、哺乳類、螞蟻，將把你們各個送去考驗，然後我們再聚到一起投票。如果投票沒有結果，我們就把你們四個都吃掉，終結爬蟲王國。」

我們抽籤，我被選去螞蟻群中進行第一道考驗。我跟在蟻后之後進入她的雄兵，慢慢挑著我的路走直到蟻后說：「活潑跨步吧，用肺呼吸的！時間是食物！別擔心腳下的螞蟻——你不可能殺死超過零個數目！」所以從那時起，我就正常走路，雖然爪子下滑滑都是壓斃的螞蟻。

我們往南走了一兩天，然後在溪邊停下。「這兒南邊是蟑螂王的地區。你的第一個難題是把蟑螂王的頭給我帶來。」

望向河對岸，我看到整個地區攢動無盡的蟑螂，遠超我一輩子能踩死的；而且即使我能全部踩光，土地下一定有更多，那兒毫無疑問是國王住的地方。

我涉水過河，走了三天通過蟑螂國，然後跨過另一條河，進入了蜜蜂國。這地方是我最近看過比較綠的地方，有很多野花，蜜蜂到處飛，把採集的花蜜帶回一個個大如房子的蜂巢。

這給了我一個想法。我連根拔起幾棵滿是蜂蜜的空心樹，把它們拉回蟑螂國，劈開樹，用黏黏的蜂蜜做出小徑直連到海裡。蟑螂跟著這些小道來到水邊，浪在它們頭上拍下，淹死了它們。我一連三天在海灘看著蟑螂的數目減少，在第三天蟑螂王終於從它的王室出現，察看大伙都跑哪去了。我哄騙

它上了一片葉子，帶它回到北邊過河進入螞蟻王國，蟻后非常驚奇。

接下來我被送去接受鳥王的關照。它和它那群吱喳喋喋軍把我領進山，到雪線之上，我確信我要凍死了。可是隨著我們繼續往上，忽然間暖和起來，我完全不明白，後來才發現我們朝一個活火山接近。我們最後在半英哩寬的紅熱岩漿邊停住。在熔岩流的中央，一塊黑色高石像島一樣突出在河的中央。

鳥王從尾巴拔下一根金色羽毛交給一名士兵，它用喙夾住，飛越岩漿，把羽毛放在黑石的最高點。等士兵飛回來時，它已被岩漿散發出的高熱烤得半熟——別想我的口水沒快流出來！「你的職責，」鳥王說，「是把羽毛帶回給我。」

這明擺的不公平，我抗議這鳥們顯然偏心佩特軟登。這套理論可能對螞蟻或尖鼠還有些用；但鳥王聽都不要聽。對它們而言，要像鳥一樣飛翔才構成美德，公平於此不在考慮中。

總之，我站在熔岩流邊皮膚都冒煙了，還是想不出要怎麼拿到那根羽毛。最後我決定放棄。我走開，腳被利石割破，忽然間我想通了：我剛一直站在上面的石頭，不就是變冷變硬的岩漿。

這裡在山的最高處，冰河與降雪區像宮殿之牆在我上面飛升。我爬上一面特別陡的斜坡，開始用尾巴用力拍打雪，直到引發雪崩。百萬噸的冰雪轟然下落到熔岩流中，噴射出不得了的蒸氣爆。一連三日三夜在那麼多的蒸氣裡，我伸出前肢都不見爪；但在第三天，一切都廓清了，我看到一條硬化的岩漿橋直接通到黑石前。我蹦蹦跳跳過了橋（以恐龍能做到的跳跳），搶下金羽毛，跑回來，站在雪中一會兒冷卻我的腳。然後我大步走到鳥王那兒，它，當然，吃驚得不得了。

下一個我發現自己在哺乳類的照看下，它們都是尖鼠類。它們帶領我往上到山麓小丘，在一個大

洞之口。「你的職責，」尖鼠王說，「在這等鬥九，然後一對一打敗他。」然後所有的尖鼠類離開，就剩我一個在那裡。

我在洞口等了三天三夜，時間夠多讓我把握這地方觀測清楚。一開始我對這挑戰很驕傲自滿，因為似乎是三個中最簡單的；雖然我完全不知道鬥九是誰又是怎麼回事，但在一對一打鬥中我是從沒遇到過對手的。但第一天，坐在尾巴上等鬥九時，我注意到地上灑著一些小亮晶晶的物件，仔細檢查後，我發現實際上是鱗片。再精確點說，是恐龍的鱗片，我認出是屬於佩特軟登，安可洛索魯斯和烏塔哈不特，而且看來是被極大的衝擊從他們身上震散的。

第二天我在附近巡走，在樹幹上發現深長的切口，顯然是烏塔哈不特朝鬥九大揮其爪時造成；其他的樹則全被安可洛索魯斯尾巴尖端上的棍子給打倒；土地上長長的抓痕是佩特軟登的魔爪在一次又一次從空中朝隱諱的對手撲下時造成。可見我三個對手都曾和鬥九交手且敗下陣來，因此如果我輸了（這完全難以想像），我也不過和其他人扯平；然而比賽的規則是，如果平分的話，四隻恐龍都要被吃掉，爬蟲國從此消失。我整晚焦躁地想這可怕的鬥九到底是怎麼回事。

第三天什麼都沒發生，我開始想我是否該到洞裡去找鬥九。到目前為止，我唯一看到的活物是隻黑老鼠，有時從洞口的石頭處迅速跑出來尋找些吃的。我再看到那老鼠時，我說（儘量溫柔免得嚇走它），「嘿，老鼠！洞裡面有什麼嗎？」

黑老鼠用後腿立起，小手抓著小莓果小口小口吃著。「沒什麼特別的，」他說，「只是我小小的家。一個升火的地方，幾個小鍋小爐，幾粒乾莓子，其他都是骷髏骨。」

「骷髏？」我說，「其他老鼠的？」

「有幾個老鼠骨頭，不過多半是不同種的恐龍，主要是肉食類。」

「因為彗星的緣故滅亡的，」我建議道。

「哦，對不起，先生，我不得不恭敬地告訴你，這些恐龍之死與彗星無關。」

「那他們怎麼死的？」我問。

「我很遺憾地說，我因為自衛殺死了他們。」

「啊，」我很難相信地說，「那麼你一定是……」

「老鼠鬥九，」他說，「樂意為您效勞。」

「我很抱歉打擾您，先生，」我說，以我最好的態度，因為我看得出鬥九是那種特別有禮的，「你的戰士名聲已經遠播，我來到這裡謙卑向您請教，我要如何成為一個更好的戰士；因為我不禁留意到彗星之後的環境裡，利刃般的牙，六噸的肌肉可能在某些情況下，過時了。」

接下來是蠻長的故事，因為鬥九有太多要教我，而且他教得很慢。將來，奈兒，我會教妳我從鬥九學到的一切；妳只要開口問。在我做學徒的第三天，我除了謙恭、禮貌和打掃洞窟之外什麼都還沒學到，我問鬥九會不會想玩跳房子。這是我們恐龍常玩的運動。我們在泥土上劃出房子。（很多考古學家對出土的史前遺跡上遍佈的跳房子遊戲感到無比困惑，用粉筆做出記號要他們雇來的當地勞工幫他們挖掘拾出。）

總之，我跟鬥九解釋遊戲的規則，他同意一試。我們走到最近的平泥地，那兒，很多尖鼠輩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和鬥九玩了一場跳房子，而且擊敗了他，不過我得承認有陣子很危急。成了；我在一對一的對抗中打敗了鬥九。

第二天早晨，我告假離開門九的洞，往下走回海邊，其他三隻恐龍已聚在那，你可想像看起來精疲力竭。尖鼠王、鳥王和蟻后與他們所有的軍隊聚合在我們四周，加冕我為爬蟲之王，或用我們以前的說法，暴龍王。然後他們依照約定吃掉了其他三隻恐龍。除了我之外，唯一剩下的爬蟲類，就是幾條蛇、蜥蜴，烏龜，它們一直都是我聽話的子民。

我可以過著國王的奢華生活，但現在門九教會了我謙沖，我因此立刻回到了他的洞窟，投下幾百萬年學習他的道理。奈兒，妳只需要開口問，我就會把他的知識傳授給妳。

方法官與官員坐遊船晚餐；他們上了艘神秘的船；驚人的發現；陷阱佈下。

X博士的船不是顛簸的傳統遊船，只適合長江水鄉澤國三角洲的運河和淺湖；它是依西式路線打造真能航海的遊艇。方法官上船後不久，從魚貫送到前甲板的珍饈判斷，船上廚房被重新改造成專業級中國廚房的所有設備：幾個雨傘大的炒鍋，像咆哮渦輪的瓦斯爐，極大的儲存鎖櫃，收著各種草類，燕窩，魚翅，雞腳，胎兒鼠，還有其他零零碎碎類別繁多的稀有及常見物種。整晚宴席菜色繁多，份量不大，上菜時間算得恰好，盛在各式可放滿維多利亞艾伯特博物館好幾個房間的上好瓷器，由一隊侍者以精準空襲之姿送上。

方法官只有在真正重量級人物想腐化他時，才得到這樣款待，雖然很欣賞這些食物，不過他從未讓他的司法判斷被影響改變。

他們在遊艇的前甲板上開始用茶，吃點小菜。船航行下黃浦江，外灘上古老歐洲建築在左手邊，被右邊陡峭升起的浦東大發展放射出的五光十色詭異照亮。X博士有一度失陪告退至船艙中一會兒。方法官漫步到船首，將自己靠進欄杆會合形成的銳角，任風輕扯他的鬍子，欣賞風景。浦東最高的建築是由巨大的氣流飛體撐起——離地面幾百層高的真空橢圓形體，比支撐的建築要寬得多，常常佈滿燈光。有些延伸到河之上。方法官手肘小心放在欄杆上平衡自己，然後頭向後仰朝上直視其中這麼一個橢圓體的下方，明滅著過度飽合的彩光。立體感極強的錯視夠讓他頭昏了，因此他很快往下看。有什麼撞上船身，他朝水裡望去，看到一具裹在白布裡的人屍，在水下一呎到兩呎處碰撞，上頭建築的光隱約將之照亮。

不久遊艇進入長江三角洲，這裡距離東海不過幾英哩，河寬數哩，冷得多而且水勢較急。方法官和X博士一起到甲板下裝有全景窗的餐艙，不過窗子多半僅反映出桌子四周的燭光和燈籠。他們坐下不久，遊艇全力加速，首先前衝躍出水面，再重回平穩的前進。方法官發現這遊艇其實是艘水翼船，當他們在欣賞城市夜景時，船不過靠著船身無力前進，但現在已爬升出水面。

對話至此幾乎全是正式客套。最後他們進入兩人都感興趣的話題，儒家哲學和傳統文化的討論。方法官讚美博士高超的書法，然後他們談論了一陣子書法藝術。接著，義務般回到讚美之語，X博士盛讚法官是位非常稱職的地方長官，尤其考慮到工作上必須對付外國蠻夷的額外難度。

「你在女孩和書這事件上的處置，尤其彰顯了你的能力，」X博士語重心長說。

他沒提到實際偷書的男孩讓方法官覺得很有意思。他猜測X博士想說的不是那犯罪事件，而是方法官後來保護女孩的努力。

「本人很感謝，但一切要歸功孔老夫子，」方法官說。「這案子的起訴過程完全是基於他的原則，如果你那時駕臨『尊敬又難測的上校之家』加入我們對這件事的討論，你就可能會理解。」

「啊，我沒法參加的確很遺憾，」博士說，「我對夫子原則了解如此不完美，那次討論一定有助增進我的理解。」

「我可沒暗諷的意思——而是，博士或許能引導我和我的手下，想出比我們能設想得到更合宜的解決辦法。」

「或許那天在上校之家我也在場的話，對你我都曾是件好事，」X博士說，很有技巧地回復了平衡狀態。新菜端上來時，對話沈默了幾分鐘，侍者斟上梅酒。X博士繼續，「這案子有一點我亟於徵詢你的智慧的是，對那本書的處置。」

所以他還是卡在那本書上。雖然X博士已好幾禮拜沒放出更多的獵書蠕蟲到租界來，但方法官知道他依然懸賞很高的酬金給任何告知他書下落的人。方法官不禁要懷疑這對書的執迷可能是博士腦力退化的徵兆。

「針對這一點，你的建議對我會有無比的價值，」方法官說，「因為案子的這一層面對儒家法官而言尤其棘手。如果被偷的財產是書之外的東西，當然就被充公。但書是不同的，這不僅是物質擁有物，也是啟發心靈的道路，同時夫子在很多地方說過，更通向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

「原來如此，」X博士說，微微詫異。他撫弄鬍子，盯著忽然混亂顫動迴旋的燭光，似乎真的在思考。彷彿法官提出了一個新穎看法，值得仔細考慮。「與其把書無用地留在警察局倉庫，不如留給能從書中智慧獲益的人。」

「這是我草率得出的結論，毫無疑問是很不完美的。」方法官說。

X博士繼續思考了一分鐘之久。「你能如此清晰專注在這麼一個小人物的案子，可見你任職之誠。」

「身為知識遠比我深厚的學者，你絕對能同意社會的利益是首要的。與之相比，一個小女孩的命運不算什麼。但是衡量一切，女孩接受教育比一輩子無知，對社會比較有利。」

X博士揚起眉毛，意義深長地點頭。這主題在餘下的飯局時間裡不再提及。他假定水翼船在慢慢繞圈遲早會把他們帶回黃浦江口。

當引擎減速，水翼船又回到靠著船身在水上載沈載浮，方法官卻沒看到窗外有任何燈光。他們離浦東甚遠，他也看不出四周任何人煙。

X博士比了比窗外的空無說，「我自作主張幫你安排了這訪問。這觸及到最近進入你權限的案子，同時也和我們今晚已經討論過你十分關注的主題有關。」

當方法官跟著主人走上甲板，他終於搞清楚他們的位置。他們在大海上，四周不見陸地，不過西邊清晰看到大上海的都會之光。夜色清朗，一輪將滿之月照亮鄰近一艘大船的船身。即使沒有月光，還是會注意到這船，因為它遮住了整整四分之一圓天空裡的星星。

方法官對船一無所知。他年輕的時候，參觀過一艘停靠在曼哈頓幾天的航空母艦。他估計這艘船比那還要大。幾乎全黑，除了針刺般的零星紅光，暗示出船身大小和形狀，還有幾條橫向黃光從他們頭上好幾層樓高度的上層結構透出。

船上一小隊人員乘汽艇與X博士和方法官會合，將他們接上大船。汽船靠近博士的遊艇時，方法

官驚異發現人手全是年輕女子。她們的口音透露出她們屬於東南一帶幾乎是水居的少數民族；不過即使她們不說話，方法官也會從她們駕船機靈的身手推測得出她們的背景。

幾分鐘後，X博士和方法官從船身接近水面的一個艙口進入巨船。方法官注意到這不是舊式鋼鐵船；卻是用奈米科技材質建造，更為無比的輕而堅固。世上沒有那麼大的物質組合爐可以組合船隻，因此香港的造船場組合出一片又一片，把東西綁到一起，滑入海中，很像鑽石年代之前的作法。

方法官原以為這艘船是某種散裝貨輪，由巨大的隔間組成，但在船上他看到的第一件事是一條和船龍骨平行的長走道，好像有整艘船那麼長。穿著白色，粉紅或偶然藍色衣服和適當鞋子的年輕女子，在走廊上忙碌來回，進出廊上無數的門。

沒有正式的歡迎，沒有船長或其他高層船員。船女協助他們進入大船後，立刻鞠躬告退。X博士緩步走下走廊，方法官跟著。當他們接近時，穿白服的年輕女子向他們鞠躬，然後繼續前行，沒時間浪費在更進一步的客套。方法官感覺她們大概是農村婦女，不過她們都沒標示出中國下層社會的晒黑皮膚。船女穿藍色，因此他猜想那顏色代表職掌航行或機械工作的。總體而言，粉紅衣女比白衣女要年輕苗條。衣服剪裁也不同，粉紅衣在背後中央閤起，白衣在前面有兩條對稱的拉鍊。

X博士隨便選了一道門推開，把門抵住讓法官進來。方法官微微鞠躬，踏入約有一個籃球場大小的房間，天花板很低。裡邊溫暖潮溼，光線微弱。他首先看到的是更多的白衣女子朝他鞠躬。然後他發現房間裡滿是嬰兒床，好幾百個，每張床裡有個完美的小女嬰。年輕的粉紅衣女拿著尿布忙碌來回。到處有女子坐在床邊，白衣的前胸拉鍊拉開，給嬰兒哺乳。

方法官一陣暈眩。他不願接受眼睛所見的事實。為了今晚與X博士的晤面，他已經一遍又一遍提

醒自己做好心理準備，X博士很會耍心機，絕不可輕信表面所見。但就像很多初為人父者在產房的體驗，目睹一個活生生嬰兒有某種力量，會立刻讓腦子集中注意力。在抽象化的世界裡，沒有比新生兒更為真實。

方法官腳跟一轉，衝出了房間，無禮地擦過X博士。他亂數選了個方向，開始走，接著跨大步，最後跑下走廊，過了五、十、五十扇門，然後無原由停步，衝入另一扇門中。

乾脆說是同一個房間吧。

他幾乎想吐，必須硬下心才忍住淚湧入眼眶。他跑出房間，在船上衝了一段距離，爬上幾個樓梯，過了幾個甲板。他隨機選擇走入另一間房，發現地板上佈滿嬰兒床，平均地成行成列排好，每張床上睡著一個一歲娃，穿著毛茸茸粉紅睡衣，連著小帽，上有一對鼠耳，每個娃緊抓相同的白色安全毯，挨蹭著一個填充玩具動物。穿粉紅衣的年輕女子隨處坐在鋪著竹蓆的地上，讀書或做針線。

其中一個離方法官很近的女子，放下針線活，調整自己跪的姿勢，朝方法官鞠躬。方法官機械性地回個禮，然後走到最近的嬰兒床。一個睫毛濃密到不可思議的女娃躺在那熟睡，呼吸平穩，老鼠耳伸出床欄。方法官站在那兒凝視她，他想像他能一次聽到船上所有兒童的呼吸，合成溫和的嘆息讓他的心平靜下來。所有的小孩睡得如此甜美；一切一定都沒問題。一切都會平安的。

他轉身離開，看到那年輕女子在對他微笑。既非輕浮之笑也非幼稚傻笑，而是安詳且自信的笑容。方法官心想不管X博士在船上哪一處，他此刻必定帶著相同的笑容。

X博士開始放影片，方法官立刻認出這是媒體影像家火弧離的作品；據他所知，這人還在上海市區的

囚牢受煎熬。場景是中國內地某處，塵土刮淨的暗褐色廣漠上，石頭地暴露出地表。鏡頭掃過環繞的荒原，不用說明方法官也知道，在地下水被抽完前，這裡曾是肥沃的良田。

一些帶著小包裏的人接近，行走間揚起陣陣塵土。當他們靠近時，方法官看到這些人嚇人地枯槁，一身襤褸。他們來到石頭地的中央，把包裹放到地上後轉身離開。方法官背開聲光流晶，揮手要影像走開；他不用看也知道包袱裡是嬰兒，還可能是女嬰。

「這一幕在中國歷史上任何時代都可能發生，」X博士說。他們坐在大船上層結構中別無長物的軍官休息室裡。「這一直都發生在我們身上。十九世紀初的大叛亂是被大批找不到太太的憤怒年輕男子所推動。在毛王朝生育計劃的最黑暗時期，每年二十萬小生命被這樣暴露——他朝聲光流晶上的靜止畫面比了手勢。「近年來，內戰的來臨還有天朝地下含水層的抽盡枯竭，這現象又一次普遍出現。唯一的不同是，現在嬰兒被收集起來。這工作我們已經做了三年了。」

「一共多少？」方法官問。

「迄今二十五萬名，」X博士說。「光這船上就有五萬。」

方法官得放下茶杯好好掌握這一概念。五萬生命在這船上。

「這不會成的，」方法官最後說。「或許可以用這個方式把她們養大到學步的歲數，但等她們再大一點，就必須教育她們，提供足夠的空間讓她們跑呀玩的。」

「這的確是很大的挑戰，」X博士沈重地說。「但我相信你記得夫子的話：『當仁不讓於師。』我祝你有這好福氣，長官。」

這段話的效果好比X博士用木板敲了法官頭一記：詫異，是的，但真正的衝擊還延誤未至。

「我不確定我懂你的意思，博士。」

X博士手腕交叉舉起。「我投降。你可以逮捕我。不用折磨，我已經備好簽了名的自白書。」

方法官在這之前還不知道X博士幽默感這麼好。他決定陪他玩下去。「雖然我很想將你繩之以法，可惜，博士，我無法接受你的投案，因為我們不在我的執法範圍內。」

博士對待者點點頭，侍者推開艙門，涼風灌入，俗麗的租界濱水區進入眼簾，忽然不到一哩之遙。

「你親眼得見，我已命令船駛入你的權限，庭上，」X博士說，他做出手勢邀請他出來。

方法官走出來到露天通道，探出欄杆看到尾隨在這艘船之後，另有四艘巨船。

X博士細高的聲音從打開的門傳來。「你現在可用嬰兒走私之罪，逮捕我和這些船上所有的人。你也能收押這些船，還有船上所有二十五萬小老鼠。我相信你在轄區內一定找得到夠資格的照顧者。」

方法官雙手緊抓欄杆，垂下頭。他幾乎真要休克。順著X博士的話去做無異自殺。想到個人得擔負這麼多生命的責任就夠嚇人了。再想到在海岸共和腐敗官僚手中，所有這些小女孩的將來……

X博士繼續說，「我絕不懷疑你會找到某種方式來照顧她們。從你處理那本書和小女孩的案子，證明你是深具智慧的地方官充分理解兒童教育的重要性。你應當會對二十五萬嬰兒中的每一個，展現出你對一個洋蠻小女孩的相同關懷。」

方法官站直，轉身，大步走進門。「關上門離開，」他對侍者說。

等他和博士二人單獨一處，方法官面對X博士，雙膝一落，前傾，額頭在甲板上敲了三下。

「庭上！求求你，」X博士驚呼，「該是我這麼恭求你才對。」

「我考慮轉換事業已經好一陣子了，」方法官說，跪立著。繼續說下去之前，他停住再思一回。但X博士讓他無路可走。博士也不可能設下陷阱還讓人逃得出。

夫子曾經說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其實，我對事業很滿意，但對我種族的屬性不滿意。我對海岸共和越來越痛恨，考慮的結論是我真正的家在天朝。我常想不知天朝需不需要地方官，即使像我資格那麼差的。」

「這問題我得去問我上面的人，」X博士說。「不過以天朝目前沒任何地方官也因此沒真的司法體系的狀況看來，我想以你如此高材，是很可能找到某種職位的。」

「我現在明白你為何那麼急著要小女孩的那本書，」方法官，「這些小生命必須都接受教育。」

「我對書的渴望還不及我對書的設計者——『文物藝作』海克華斯的渴望，」X博士說。「只要書在租界某處，海克華斯還希望能找得到——這是他最迫切想要的東西了。如果我找到那本書，我便能澆熄他的希望，海克華斯到時候不得不來找我，要不把書拿回去或者再組合另一本。」

「你想要海克華斯為你做什麼嗎？」

「他一個抵得過上千個次級工程師。由於近幾十年來各種困苦的情況，天朝連那麼多的次級工程師都沒有；他們都被海岸共和富有的機會引誘而去。」

「我明天會去找海克華斯，」方法官說。「我會告訴他洋蠻所知的X博士找到那本失蹤的書。」

「很好，」X博士說，「我會期待他與我聯絡。」

海克華斯的兩難之境；意料之外又回到X博士商行；X博士經營場所至今才見的分歧岔路；罪犯受到正義的制裁。

海克華斯有點空檔把事情的邏輯再想一遍；他坐在X博士商行的休息室，等待老頭從聽起來像是十二方影像會談中脫身。他第一次來時太過緊張什麼都沒注意，但今天他舒適坐在角落皮革綻裂的扶手椅中，叫助手上茶，翻閱X博士的書。落到一無所有再無可失的處境，感覺真是如釋重負。

自從張巡官極度驚嚇人的拜訪，海克華斯完全失去了主張。他把事情搞砸了。他的犯行遲早要曝光，全家因此蒙羞，不管他給不給張巡官錢。即使他用什麼方法把啟蒙瓊林弄回來，他的人生還是毀了。

當他得到消息X博士搶先找回失蹤的啟蒙瓊林，事情從壞到極點變成荒謬。他一天沒去上班，而到皇家生態學院遠足了好長時間。等他回到家，人晒紅了，愉快地精疲力竭，他心情大好。啟蒙瓊林在X博士手中其實改善了他的狀況。

為了交換啟蒙瓊林，博士想必會跟海克華斯要什麼。在這事上，不太會是張巡官暗示的賄賂；海克華斯所有的錢，或者一輩子賺得到的，X博士都不可能感興趣。比較可能的是X博士會要他幫他做事——他或許要海克華斯幫他設計什麼，做些顧問工作。海克華斯如此急切地要相信這可能性，在他遠足的後半，他用各種真實或幻想的證據來支持他的假設。大家都知道天朝在奈米科技武器競賽中遠遠落後；X博士擲下寶貴的時間搜尋新亞特蘭堤斯免疫系統的殘骸證實這一點。海克華斯的技術對他們有不可衡量的價值。

如果是真的，那麼海克華斯就有生路了。他會幫博士做些工作，藉以換回啟蒙瓊林，這可是他天下最想要的東西。做為交易的一部份，X博士絕對可以找到方法將張巡官從海克華斯的煩惱單上除名；海克華斯的罪行就永遠不會被他的國族知道。

維多利亞人還有儒家，發現前廳、接待室，或者任何那類空間的叫法，以及拜帖這類老派禮儀的新用處。就此而論，擁有先進奈米科技的族群都理解，訪客在進入內部聖所時都必須被仔細檢查，而且這類由成千勤奮的偵察蠕蟲進行的檢查，很花時間。因此繁複的等待室禮數興盛起來，全世界經驗老到的人們都明白，當他們拜訪某人，即使是好友，他們會預期在充滿非干擾性監視設備的前房，花上些時間飲茶，翻雜誌。

X博士前廳有一整牆的聲光流晶。影片傳訊或簡單靜態圖像可以數位化貼上這種牆，就像舊時的海報傳單。時間一長，圖像如果沒移開，常會彼此重疊，形成動態拼貼。

在X博士媒體牆的中央，被新一點的剪貼遮住了部份的，是一段無處不在的電影片段，普遍的程度就像上世紀在中國北方到處可見的「毛像」——佛陀的邪惡雙胞胎。海克華斯從未好好坐下看完整部，但他在浦東計程車裡和租界牆上瞄過好幾次因此熟悉得很。外國人稱影片為「張在香」。

場景在豪華旅館的大門口，是九龍到廣州超高速公路沿線上，香格里拉飯店群之一。馬蹄形車道以連鎖石塊鋪成，黃銅門把晶亮，茂密的熱帶花朵從大廳裡船一樣大的花盆中冒出。穿著西裝的男士們打著手機，看著手錶，戴著白手套的旅館行李服務生跳入車道，從紅色計程車後車廂拉出行李，用乾淨的溼布擦淨。

馬蹄形的車道流入一條八線道大道——不是高速公路，僅是與高速路平行的輔助道路——中間隔了一排帶刺的鐵籬，防止行人從路中段過街。已經開始碎裂的新行人道上斑駁著道道紅土痕，是從最近被颱風摧殘的廣東山丘上沖刷下的。

交通流量忽然減少，攝影機朝上游掃去：好幾條車道被蜂湧的腳踏車堵住。偶而一輛紅色計程車或朋馳轎車擠在鐵籬邊寸進，然後突然掙脫前衝，司機如此憤怒地緊壓喇叭鈕，大有可能引爆安全氣囊。海克華斯聽不到喇叭聲，不過攝影機朝動作拉近，看到一個司機把手拿開喇叭，轉身對自行車群眾揮動中指。

等他看清領頭踩著腳踏車的人，他轉回身，恐懼得要嘔吐，手像死鳥一樣落上大腿。

領導者是個白髮蒼蒼的壯碩男子，六十左右，一身單調的工人服，依舊活力充沛騎著一輛很不起眼的黑色腳踏車。他以迷惑人的速度騎下大路，進入馬蹄形車道。數百輛腳踏車想從狹窄的入口擠入造成了街道的栓塞。接下來是另一個經典鏡頭：行李服務生領班從他的立桌下出來，跑向自行車騎士，口中罵著廣東粗話，揮手趕走他——直到跑到離那人六呎處，他發現自己正看著張漢華。

這時張漢華沒有職位頭銜，因為他名義上退休了——中國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總理，或許從美國黑手黨首領借來所謂「退休」的反話比喻。或許他們明白對世上最有權力的人而言，職稱是有損尊嚴的。非常接近張漢華的人宣稱，他們從未想到他世俗的權力——軍隊，核武，秘密警察。他們唯一想得到的，是文化大革命時，十八歲的張漢華，帶領他紅衛兵小隊與他們認為熱度不夠的另一小隊近距離戰鬥，肉搏結束，張漢華大咳死亡對手的生肉。所有人和張漢華面對面站著時，都禁不住想像血從他的下巴流下。

行李服務生雙膝一垮，真的就開始磕頭。張漢華一臉厭惡，他一隻穿涼鞋的腳朝服務生的鎖骨一踢，將他身子挑回直立，然後用他福建山裡貧農鄉音說了幾個字。行李生一路鞠躬到不行進到旅館；不悅寫滿張漢華的臉——他要的只是迅速的服務。下一分鐘左右，層級越來越高的旅館主管畏縮從大門出來，在張漢華面前卑躬屈膝，張漢華一臉煩躁理都不理。沒人知道張漢華在他生命此時是儒家還是毛派，但此刻二者沒有不同：因為在儒家和共產黨的社會觀念裡，農民階級最大，商人最賤。這旅館不是給農民的。

最後一個穿黑西裝的男人出現，之前之後都是保鏢。他比張漢華看起來還更生氣，心想他一定是被人玩了什麼不可原諒的惡作劇。這是商人之商人：世界富翁榜的第十四名，中國第三名。他擁有旅館附近半小時車程內大部份的地產。他走上車道認出張漢華時，步履未曾零亂；他直接走上前，問他要什麼，為什麼這老頭大老遠從北京下來騎著可笑的腳踏車干擾他做生意。

張漢華只是往前走了幾步，對有錢人的耳朵說了幾句話。

有錢人退後一步，好像張漢華剛才在他胸前打了一拳。他嘴巴打開，露出無瑕的白牙，雙眼失焦。一會兒後，他又往後退了兩步，這給他足夠的空間做下個動作：他躬身，一膝落地，然後另一膝，折腰直到四肢觸地，然後在全身安在一塊塊美好連綴的石路上。他將臉放上鋪路。他向張漢華磕頭。

隔壁房間的杜比立體聲音一個接一個下線了，只剩X博士和另一個紳士斷斷續續在殺什麼價錢，長長的暫停夾在高音都破裂的雄辯齊發之間，還有往煙斗加煙絲，倒茶，或任何這些人假裝忽視對方時會

做的動作。討論漸漸平息，沒達到海克華斯惡作劇式暗暗希望達到的激烈高潮，接著一個年輕人拉開簾子，「X博士可以見你了。」

X博士心情大方愉快，大概刻意要做出他一向知道海克華斯會回來的印象。他窸窣站起，與海克華斯和氣握手，請他去「附近」吃晚餐，他語帶不祥之兆說，「一個極度隱密的地方。」

地方隱密是因為其中一個舒服的私人用餐室，直接和X博士後面一間房連在一起，因此可以從一條充氣膨漲的奈米棒軟管走到那裡。如果把這奈米棒管從上海截取拿到堪薩斯，使勁拉扯兩端，你可以拉出半公里的長度。在協助X博士走去吃晚餐時，海克華斯睜眼瞟過管子半透明的牆，雲霧中他瞧見幾十個人在半打不同的房子裡從事各種不同活動，X博士顯然取得某種路權可穿過這些地方。最後管子將他們吐到一個改裝上動力滑門，鋪著地毯，佈置得很不錯的餐室。門在他們剛坐下時打開，管子打噴嚏般刮出奈米過濾出的風，差一點把海克華斯吹得失去平衡；一個身高不過四呎笑容滿面的女侍站在門口，眼睛閉上，斜傾在預期的大風上。她以完美的洛杉磯聖佛南度山谷腔的英文說，「需不需要介紹一下我們的招牌菜？」

X博士盡力向海克華斯保證他既了解也十分同情他的遭遇；如此之努力不禁讓海克華斯多半時間都在猜想是否X博士已經知道了一切。「什麼都不用說，全都安排好了，」X博士最後說，打斷海克華斯講了一半的解釋，之後海克華斯再也不能使X博士對這個話題感興趣。這雖然令人安心卻難以放心，因為無法避免有個感覺好像他剛不知怎麼同意了一項交易，可是交易條件並沒經過協商或根本沒經考慮。然而X博士整個態度好像有效地傳達一個信息，如果你要跟一個古老、參不透的上海組織犯罪人物簽下浮士德式的交易，沒有比和伯父般的X博士來往更好的了。X博士大方到可能會忘掉整

件事，或者把你欠他的人情收到某個大雜院的泛黃盒子裡。在長宴之末，海克華斯心裡那麼踏實，他幾乎把張巡官和啟蒙瓊林忘得一乾二淨。

那是，在門滑開張巡官本人現身之前。

海克華斯起初完全沒認出他，因為他穿著裝備比一般更傳統：鬆垮垮的藍染睡褲，涼鞋，皮製黑瓜皮帽遮住百分之七十五他多節的頭顱。還有，他留起鬍鬚。最驚人的是他腰間繫著一把刀鞘，裡邊插了把劍。

他走進房間對X博士隨便一鞠躬然後轉向海克華斯。

「張巡官？」海克華斯無力地說。

「張警官，」闖入者說，「隸屬上海地方法院。」然後他說出中央之國的中文。

「我以為你是海岸共和。」

「我跟隨我的大人到了新國家，」張警官說。「很遺憾地我必須逮捕你，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

「以什麼罪名？」海克華斯說，逼自己乾笑幾聲假裝一切都是好朋友間的大惡作劇。

「在二十一號那天，你帶偷來的智慧財產進入天朝——確切點，到X博士的商行——而且用這財產組合出新發明【少齡淑女繪本啟蒙瓊林】的一份非法拷貝。」

沒有必要辯駁這不是事實。「可是我今晚到這裡特別是要取回這發明，」海克華斯說，「這發明剛好在我這位非常有名望的主人手中。想當然你不會以交易竊來的智慧財產之名，逮捕名聲響亮的X博士。」

張警官期待地看著X博士。博士整整袍子，換上一付燦爛的祖父笑容。「我很抱歉跟你說，某些該被罵的人顯然提供你錯誤的消息，」他說，「事實上，我根本不知道啟蒙瓊林在哪。」

圈套之深遠，海克華斯二十分鐘後被架到地方官那裡時，腦子還暈眩其中，不幸地撞頭碰壁。他們在老上海內一座很大的老花園裡設起法庭。一個鋪著灰石板的方形空地。一邊是一座升高的建築有一面對著方形空地，一整屋頂的瓦片，簷角彎彎聳入空中，脊線上裝飾著眾龍戲珠的陶製帶狀雕飾。海克華斯隱約認出這其實是露天戲院的舞台，這更讓他感覺自己是一齣特別為他編排的複雜戲的唯一觀眾。舞台中央一個法官坐在一張鋪著織錦的矮桌前，穿著極華麗的袍子，威風帶翅的官帽上有麒麟圖飾。在他身後一邊站著小個子女性，戴著海克華斯假定是現象鏡的眼鏡。張警官指示海克華斯在灰石板一處跪下，然後走上舞台，在法官另一側站定。其他一些人員在方塊地羅列開，多半是由X博士和他的隨從組成，他們排成平行兩列，形成海克華斯和法官間的一條隧道。

海克華斯一開始澎湃湧出的恐懼消退。他現在病態地吸引在自己狀況不可思議的恐怖中，還有X博士為慶賀之而導演的精采好戲裡。他靜靜跪著，像解剖台上去了脊髓的青蛙，驚憚卻極其放鬆地等待。

一道道正式程序過完。法官姓方，顯然來自紐約。罪名更詳細地重覆一遍。女子上前一步介紹證據：一段紀錄影片在覆蓋整個舞台後牆的聲光流晶上播出。影片中嫌犯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從手上刮下一小片皮膚，遞給（無辜的）X博士，（不知道自己被蒙騙而涉及偷竊的）X博士從一個狗尾草形狀的蠟晶中取出兆兆位元炙手可熱的資料，等等。

「現在唯一剩下的事，是證明這資料確實是偷來的——雖然嫌犯的行為已經強烈如此暗示，」方

法官說。為支持這說法，張警官往前一步，講述他拜訪海克華斯家的故事。

「海克華斯先生，」方法官說，「你要提出辯駁這智慧財產不是竊取來的嗎？如果要，我們將把你留下，同時提供一份資料的拷貝給女王陛下的警察局；他們可以和你的雇主討論決定你是否做了什麼不誠實的事。你希望我們這樣做嗎？」

「不，庭上，」海克華斯說。

「所以你並不否認這份智慧財產是偷來的，同時你蒙蔽一位天朝的子民共謀犯罪？」

「我認罪，庭上，」海克華斯說，「我祈求庭上開恩。」

「很好，」方法官說，「被告有罪。判你杖刑十六，十年監禁。」

「老天爺！」海克華斯喃喃道。雖不適當，卻是他唯一能說出的。

「由於被告是基於對他女兒親情之責而犯行，因此杖刑部份，在一個條件之下，我會執行其一，暫緩其餘。」

「庭上，我將努力配合你選擇加諸的任何條件。」

「條件是，你提供X博士上述資料的解密鑰匙，這樣更多書的拷貝可以提供給擠滿我們孤兒院的幼童。」

「我很樂意這麼做，」海克華斯說，「但有些複雜。」

「有話快說，我在等，」方法官說，聽起來不是很高興。海克華斯感覺杖刑這檔事和啟蒙瓊林都不過是某個更大要事的前奏，因此法官想趕快解決這部份。

「我需要根据庭上大約要做多少拷貝，」海克華斯說，「我才能衡量這複雜性的嚴重程度。」

「幾十萬左右。」

數十萬！「對不起，可是庭上您了解這書是設計給四歲以上的女孩？」

「我知道。」

海克華斯嚇了一跳。數十萬不同年紀的男女兒童還不難想像，但數十萬四歲女童讓腦子一時轉不過來。光一個就讓人忙不過來了。然而這裡，畢竟是中國。

「法官在等你回話，」張警官說。

「我必須跟庭上說明，啟蒙瓊林一大部份是互動情境——也就是說，它需要成年互動演員的參與。多一兩部拷貝或許不會引人注意，但數目太大會超過提供這種服務的內建付費系統的負荷。」

「那麼你的部份責任將是修改啟蒙瓊林使它適合我們的需要——我們可以不要書中仰賴大量外在互動演員的部份，同時在某些情況提供我們自己的互動演員。」法官官說。

「這應該是辦得到的。我可以建入自動聲音製造能力——品質不會一樣好，不過可以用。」在一刻，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幾乎想都沒想，也沒有體會他做法的衍生意義，就設下了一個詭計，溜過在戲園子裡世上最能察覺出詭計的方法官和X博士的雷達系統。「當我做這修正時，如果庭上樂見，」海克華斯極其奉承說，「我同時可以修改內容，使其更適合漢族讀者獨特的文化要求。但這會需要多一點時間。」

「很好，」方法官說，「除了一杖其餘暫緩，全看修改的結果。至於十年的刑期，我很不好意思說，由於本地方太小，沒有監牢，因此在今晚杖刑執行完後，嫌犯必須被釋放。不過海克華斯先生，你可以放心，十年刑期不管以什麼方式，一定會執行的。」

發現自己今晚就能被放回到家人身邊，海克華斯有如深深吸了滿肺的鴉片煙。那一棒揍得快又有效率；他連憂心的時間都沒，這樣好過一點。痛楚直接讓他休克。張把他軟弱無力的身體從架上拉下，背他到一張小硬床，他在那兒半昏迷躺了幾分鐘。他們給了他一杯茶——很好的祁門紅茶帶一絲突出的薰衣草香。

沒再多事，他被護送出中央之國進入海岸共和的街上，其實在進行所有這些程序時，海岸共和離他不過擲一石之遙，感覺上卻宛如千里千年之遙不可及。他直走向公共物質組合爐，兩腿分得開開小小步前行，微微前傾，他組合了一些急救品——止痛藥和一些據說可幫助傷口癒合的血分子。

等他踩在自動滑輪上快速過了一半跨海堤道，風銳利灌進他的褲子布料，火上加油般刺激正好橫過臀部像被木刨削過的裂口，這時，他才想起刑罰的第二部份，還有最後會怎麼執行完畢。這次，他四周被一群黃蜂大小氣流飛體所形成的橢圓飛行陣列所圍繞，在夜色裡無形地輕輕發出嘶嘶之音，等待蜂湧而上的藉口。

他組合這防禦系統時還覺得頗可怕，現在看起來不過是可憐的姿態。它或許能阻止少年幫派，但是他不知不覺中超越了小偷小盜的層面，進入了一個新境界，由他視野裡隱藏不見的權力所統治。這統治權力只有在擾亂到剛好在他附近無足輕重的人物和力量的拋物線軌道時，才會被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這類人所察覺。他什麼也不能做，除了繼續在他命定的軌道上下落。這個理解比他多年來學到的任何事都更讓他輕鬆下來。他回到家，親吻了睡夢中的薇恩娜，從物質組合爐做出更多的療傷科技處理傷口，穿上睡衣遮起，滑入被窩。瑄德琳散發的黑暗溫暖吸引他靠近，他連禱告都來不及就睡著了。

更多啟蒙瓊林的故事；恐龍和鬥九的傳奇；奈兒學會一兩招防身術；奈兒的媽媽到手旋失一個好追求者；奈兒堅持立場對抗小霸王。

四個同伴她都愛，但是恐龍變成她最心愛的。起初她覺得他有點可怕，後來她了解到雖然他是兇猛的戰士，他總站在她這邊而且疼愛她。她很喜歡問他在「滅絕」之前日子，還有他與老鼠鬥九學習那段時光所發生的故事。

還有別的學生……

書用恐龍的聲音說，奈兒一個人坐在遊戲室的角落。

……那時還沒有人類，不過已經有猴子。有一天一隻小女猴來到我們洞口，她看起來很孤單。鬥九歡迎她進來，這舉動讓我很訝異，因為我以為鬥九只喜歡戰士。當小猴子看到我，她混身嚇僵了，但鬥九接著把我來個過肩摔，又往洞窟的牆上撞來彈去，證明我完全在掌控中。他幫她做了碗湯，問她為什麼在森林裡隻身遊蕩。名叫貝兒的小猴子解釋，她媽媽和媽媽的男朋友把她從她們家住的樹上踢出去，叫她去盪藤子盪個幾小時。但大一點的猴子把所有藤子都霸佔了，不肯讓貝兒玩，因此她漫遊進森林找朋友卻又迷了路，最後無意中來到鬥九的洞口。

「妳要跟我們在一起多久都可以，」鬥九說。「我們在這就是玩遊戲，如果你覺得遊戲好玩，歡迎妳加入我們。」

「可是我很快就該回家了，」貝兒抱怨道。「要不然媽媽的男朋友會揍我。」

「那麼，我指引妳一條從我的洞到妳家樹的路，」鬥九說，「這樣妳媽媽要妳出去時，妳可以到這裡跟我們玩。」

鬥九和我幫貝兒找到穿過森林回家的路。我們走回洞窟時，我說，「師父，我不懂。」

「有什麼想不通？」鬥九說。

「你是個偉大的戰士，然後我自己在學習變成一個偉大的戰士。在你洞裡會有地方容得下一個只想玩的小女孩嗎？」

「到底誰會成為戰士，我自有判斷。」鬥九說。

「可是我們光操練和運動都忙死了，」我說，「我們還能像你保證的有時間跟小孩玩遊戲？」

「遊戲不就是穿上五顏六色衣服的操練？」鬥九說。「還有，你看你，即使沒有我的指導，你十噸巨重，洞一樣深的嘴，一口跟屠刀般利的牙，除了我之外，所有的生物一聽到你腳步聲就嚇得落荒而逃；跟一個孤獨的女孩玩玩遊戲，我不覺得你有什麼好抱怨。」

聽到這話我深感愧疚，等我們回到家，不用要求，我一連清掃了洞窟七次。幾天後，貝兒一臉落寞孤單來到我們洞窟，我們兩人都竭盡全力讓她感到受歡迎。鬥九開始跟她玩某種特別的遊戲，貝兒玩得高興，從此她不斷過來，信不信，這麼玩了幾年後，貝兒也能像鬥九一樣麻利地把我摔過肩。

想到一個小女猴把一隻大恐龍摔過肩膀，奈兒笑了出來。她往回一頁，再把最後一部份再仔細

讀一遍：

幾天後，貝兒一臉落寞孤單來到我們洞窟，我們兩人都竭盡全力讓她感到受歡迎。門九在他的廚房為她做了特別的一餐飯，裡邊有飯有魚還有蔬菜，而且確定她一乾二淨都吃進肚子。然後他開始跟她玩一種特別的遊戲叫做翻筋斗。

對頁上插圖出現。奈兒認出是門九洞口的空地。門九坐在一塊高石上，指導恐龍和貝兒。恐龍想翻筋斗，但他短小的前臂無力支撐他巨大的重頭，因此一臉跌進地上。然後輪到貝兒試，她翻了一個完美的筋斗。

奈兒也學著做。一開始天旋地轉十分令人迷惑。她看書上一幅插圖，發現貝兒動作跟奈兒完全一樣，犯著相同的錯誤。門九從石頭上趕快跑下來，解釋貝兒如何保持頭和身體成一直線。奈兒聽從建議再試一遍，這次感覺好多了。在時間快到前，她已經在整個遊樂場到處翻著完美的筋斗。她回到公寓時，媽一開始不讓她進屋，因此她在大廳裡又翻來翻去。最後媽媽放她進家門，發現奈兒的頭髮和鞋子裡都是遊樂場的沙子，她打她屁股，要她餓著肚子去睡覺。

可是第二天早上，她到M.C.要它做出門九給貝兒的特餐。M.C.說它做不出真正的魚，但可以做得很像魚的奈米魚漿。它也能做出飯。蔬菜問題比較大，它給了她一些用湯匙吃的綠醬替代。奈兒告訴M.C.，這是她的貝兒餐，以後她就吃這個，從此M.C.都知道她要的是什麼。

奈兒不再叫書她的魔法書了，她用印在封面頁上一目瞭然的名字稱它，這是她最近才學會讀的：

少齡淑女繪本啟蒙瓊林

一本基本入門手冊

講述奈兒公主的故事

旁及她的朋友、親人和交往等等

啟蒙瓊林不再像以前那樣頻繁地跟她說話。她發現閱讀這些字比書說出來要快，因此她通常要它安靜。不過她常把它放在枕下，要它讀睡前故事給她聽，有時她半夜醒來聽到它在對她悄聲說著她剛才夢到的情節。

泰德早從他們家消失，不過還是賞了媽一個斷鼻樑才不見。他被山普取代，山普又被塔特換掉，塔特又讓賢給東尼。有天上上海警方到家逮捕東尼，他在客廳用他的顫槍當場攻擊了其中一個，把那人肚子轟出一個洞，腸子掉出來從兩腿中流下。另個警察用「七分鐘特餐」擊中東尼，然後將受傷的同志拉到走廊，這時東尼像隻暴怒的困獸，跑到廚房抓了把刀，開始朝自己的胸膛亂砍，以為七分鐘特餐跑到他身體那裡。等到七分鐘都過了，警察們再衝進公寓裡，他已在胸肌上挖了個深及肋骨的洞。他對警察揮舞血刀，帶頭的警察在掌中小黑盒打了幾個號碼，東尼突然尖叫身體一彎，因為一個血模子在他大腿裡引爆。他丟下刀，警察一湧而上縮膜他，然後圍著他閃亮塑膠木乃伊化的身體，又踢又踩了一兩分鐘，最後才在塑膠上割開一道讓東尼呼吸。他們在縮膜木乃伊上粘上四個把手，將他抬了出去，只剩奈兒去清理廚房和客廳的血。她還不太會清潔，反而把血擦得到處都是。媽回到家時，

大聲尖叫又哭了一陣，還揍了奈兒因為她把家搞得一塌糊塗。奈兒很難過，她回到房間，拿起啟蒙瓊林，編了個自己的故事，說壞後母怎麼逼奈兒公主打掃房子，然後打她因為她做錯了。她一邊講，啟蒙瓊林一邊造出圖畫。等她說完，她都忘了真發生的事，只記得自己編出的故事。

後來媽媽對男人避之則吉，但幾個月之後她碰到一個叫布萊德的男人，居然是個好人。他在新亞特蘭堤斯飛地做鐵匠，而且是真的。有天他帶奈兒去工作，讓她觀察他如何將馬鐵蹄釘上馬蹄。這是奈兒平生第一次看到馬，因此她沒怎麼注意布萊德和他的榔頭鐵釘。布萊德的雇主有座連著廣大綠地的大房子，他們家有四個比奈兒大的小孩，穿著漂亮的衣服騎著那些馬。

可是媽又跟布萊德分手了；她說她不喜歡工匠，因為他們太像那些維多利亞人，總是滔滔不絕各種這個比那個好的鬼扯淡，她解釋道，這種態度最終變成相信某些人比另些人強。她跟一個叫布特的男的好起來，後來他也搬進他們家。布特告訴奈兒和哈維這家需要紀律，而且他會嚴格執行，之後他動不動就打他們，有時打屁股有時刷耳光。他也常打媽媽。

奈兒在遊樂場的時間越來越長，那兒她比較容易做門九教員兒的各種訓練。她有時也和其他小孩玩遊戲。有一天她跟一個朋友在玩繩球，每次都是她贏，然後一個小男孩上前，比奈兒和她的朋友都大，堅持他也可以玩。奈兒的朋友放棄不玩了，變成奈兒跟這個叫凱文的男孩對陣。凱文個子大而結實，很得意自己的體型和力氣，他玩繩球的哲學是嚇退對手贏得比賽。他會先抓住球，戲劇性纏好，呲牙裂嘴，面紅耳赤，然後狠狠從上用力捶球，再配上總是把球噴得滿是口水的音效。這演出讓人如此印象強烈，很多小孩就只站著敬畏旁觀，深怕擋到甩動的球，之後凱文把轉一圈回來的球打得越飛越快，口中還不停辱罵對手。奈兒知道凱文的媽媽跟很多她媽媽以前同居的男人住在一起；他常常帶

著絕對不是在遊樂場搞出來的黑眼眶出現。

奈兒一直很怕凱文，但今天當他纏好球要進行偉大的開球時，他看起來就是蠢；有點像恐龍有時和貝兒爭執的樣子。球甩向她，溼溼都是口水，速度不是很快。凱文對她叫罵，叫她賤屎還用其他的字眼，不知怎麼奈兒沒聽見也不理會，她朝球突進，用力擊下，就像鬥九教的整個身體在她拳頭後成一直線。她球打得那麼用力，她連感覺都沒有；球大弧度衝出，飛過凱文頭後上方，之後她在球呼嘯而過時再加幾掌就贏了這一局。

「三局兩勝才算，」凱文說，他們又玩一局，結果一樣。現在孩子們在笑凱文，他大發脾氣，滿臉通紅衝向奈兒。

奈兒看過凱文用這一招對付其他孩子，她看出他成功的原因是孩子們常常嚇住不敢動。鬥九向貝兒解說過，與恐龍對抗的最好方法是躲開他的路線，讓自己的力量打敗他，因此奈兒如此應對凱文：在最後一分鐘側開一步，另一隻腳一鉤，拐了他一腿。凱文猛力撞上鞦韆架，爬起來，又衝了過來。奈兒閃躲開，再度絆倒他。

「好，」凱文說，「算妳贏。」他走向奈兒伸出右手要握手。不過奈兒也見過這招，知道其中有詐。她右手伸出好像要回握，凱文上鉤時，他手臂上肌肉緊繃，奈兒把手掌朝地一翻，手下拉，背到身後中間。她做的時候觀察凱文，發現他目不轉睛盯著她手的動作，她繼續轉動手畫出一個長長橢圓，手掌上翻，朝前刺出，手指戳進凱文瞪視的眼睛。

他雙手遮臉，奈兒不急不徐，確定對準目標，用盡全力狠踢他跨下。當他彎下身，她抓住他的頭髮，用膝蓋砸他的臉，然後把他一屁股推到地上，他驚愕莫名，過了一會兒，才回神爆發叫罵。

海克華斯與要人共進午餐；對「虛偽」的深入討論，海克華斯的處境又添複雜。

海克華斯先到了酒館。他叫了一品脫來自附近多福泰區的二次發酵黑啤酒，在酒館裡漫步等待。他整個早上在辦公桌坐立不安，有機會伸伸腿蠻好。這個地方依照二次大戰倫敦老酒館裝潢，為了完整效果，建築一角佈置出假的炸彈炸毀痕跡，玻璃窗上還有膠帶貼成的大X——這只會讓海克華斯想到X博士。牆上到處掛著英美飛行員的簽名照，以及回味英美連盟全盛期的其他雜物：

送一把槍

保衛一個英國家庭

面對入侵威脅的英國公民

急需保衛家園的武器

你幫得上忙

保衛英國家庭美國委員會

（美國步槍手雜誌，一九四零年十一月號，第六頁。）

房間裡的柱子和牆鉤上一簇簇掛著圓頂常禮帽（bowler），彷彿結實纍纍的黑葡萄。許多工程師和「文物藝作」好像常光顧這地方。他們在吧台哈著腰有說有笑喝啤酒，在小桌上埋頭吃著牛排腰子

派。這個地方和裡面的人都沒什麼討人喜歡，但海克華斯知道最終能使新亞特蘭堤斯富有無慮的，就是收集在這群中級工匠腦中的奈米科技零碎知識。他必須問自己，為什麼他就不能安於與他們為伍。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把他的思想投射向物質，做出的成果比這裡任何人都強。但他非得超越——他想超越單純的物質伸進某人的靈魂。

現在，不管他要不要，他都將伸向成千上萬的靈魂。

坐在桌子的男人們好奇地看著他，當他捕捉到他們的目光，他們禮貌點點頭轉移視線。海克華斯走進來時，注意到一輛全車道寬的勞斯萊斯停在酒館前面。某要人在這，顯然在後面房間。海克華斯和每個在場的人都察覺這狀況，他們警覺提高，猜想會發生什麼事。

納彼爾上校騎了一匹普通的雪佛靈過來，在正午準時步入，他取下軍官帽，和酒吧主人交換可笑的問候。海克華斯認出他是因為他是英雄人物，納彼爾認出海克華斯的不明原因則非常引人遐想。

海克華斯將啤酒移到左手，在吧台前與納彼爾上校大力握手。他們慢慢朝酒館後面走去，交換些熱誠、易忘、充滿胡言亂語的玩笑。納彼爾敏捷地搶先一步，拉開後牆上一扇小門。往下三階進入一個小而安適的地方，三面豎窗，中央一張包銅的桌子。一個男人坐在桌旁，當海克華斯走下階梯，他發現那個人是亞歷山大·忠植·芬柯——麥可羅大公。大公起身，回他的禮，溫暖熱切與他握手問候，如此明顯讓海克華斯自在的做法，在某些方面，反而產生反效果。

更多玩笑，只是略加點約束。侍者進來，海克華斯點了今日特餐牛排三明治，納彼爾僅對侍者點了點頭，表示他完全同意，這姿態海克華斯識為友善。芬柯——麥可羅婉拒吃任何東西。

海克華斯肚子再也不餓了。事情擺得很清楚，皇家聯合軍隊指揮中心至少已經猜到部份發生的

事，芬柯——麥可羅也知情了。他們決定私下跟他接觸，而不是對他採取斷然措施將他逐出國族。這點應當讓他感到無比欣慰，可是卻沒有。在他被天朝起訴後一切顯得很簡單，但現在，他懷疑事情將要無止盡地複雜了。

在輕鬆的客套逐漸枯竭後，芬柯——麥可羅用新的語氣，那種會談要進入正題的語氣說道，「海克華斯先生，請告訴我你對虛偽的看法。」

「對不起，您說虛偽？」

「是的，你知道。」

「是種惡行，我想。」

「是大惡還是小惡？仔細想——很多事取決於你的答案。」

「我想那要看特定情況而定。」

「這一直是最保險的答案，海克華斯先生，」股權大公責備道。納彼爾上校有點做作地大笑，不了解這類問話到底什麼意思。

「近來我發生的事，讓我重新體察到做事保險一點的美德。」海克華斯說。另外兩人會心輕笑。

「你知道，在我還是年輕人時，虛偽被視為壞品德中最糟的，」芬柯——麥可羅說。「全都起因於道德相對論。你知道，在那種氣氛下，你不可以批評他人——既然沒有絕對的對與錯，批評的立足點從何而來？」

芬柯——麥可羅暫停，知道他的聽眾正全神注意他，然後從口袋拿出一柄葫蘆煙斗，以及各種相關補充品和用具。當他繼續開講時，他裝在葫蘆中皮革褐色的混合煙絲如此之芬芳，讓海克華斯都流起

口水。他很想用調羹挖一匙放進口裡。

「好，這論點引起普遍的挫折感，因為人們自然傾向於制裁，而且最愛說人短處。因此他們一把抓住虛偽，把它從到處存在的小瑕疵，提升到壞品德之王。你看，即使沒有對與錯可言，你總是能對比一個人的信仰和他實際作為，找到理由進行批判。在這情況，你的判斷不是針對他看法的對錯或行為是否道德——你只不過指出他說一套做一套而已。我年輕時幾乎所有的政治議題都是傾全力在驅出虛偽。」

「你根本無法相信他們是怎麼說最早的維多利亞人。那時他們稱某人是個維多利亞就像說他是法西斯或納粹。」

海克華斯和納彼爾上校都十分吃驚。「大人！」納彼爾驚呼。「我自然明白他們道德立場與我們極端不同——但聽到他們竟然譴責第一代維多利亞人，讓我很震驚。」

「他們的確這麼做，」芬柯——麥可羅說。

「因為第一代維多利亞人是偽君子，」海克華斯說，抓到重點了。

芬柯——麥可羅看著海克華斯微笑，就像老師對最喜愛的學生。「你看，納彼爾上校，我對海克華斯頭腦之敏捷可沒有錯估。」

「大人，我從來也不會做其他假設，」納彼爾上校說，「不過能看到明證還是很令人滿足。」納彼爾朝海克華斯方向舉杯。

「因為他們是偽君子，」芬柯——麥可羅點燃葫蘆斗，朝空中噴出幾大口煙霧後繼續，「在二十世紀末年，維多利亞人被人看不起。很多持有這類看法的人，當然，自身做出最醜惡不堪的壞行為，

可是卻不覺得抱持這看法有什麼矛盾，因為他們不是偽君子——他們沒有道德立場，也不受任何約束。」

「因此他們在道德上比維多利亞人要高尚——」納彼爾上校說，還是有點搔不到頭腦。

「——即便——事實上，因為——他們沒有半點道德。」

銅桌四周一時安靜下來，不可置信地搖頭。

「我們對虛偽看法多少不同，」芬柯——麥可羅接著說。「在二十世紀末期的世界觀，偽君子是贊成道德高標以做為計劃性欺騙活動的一部份——他從沒誠懇堅守這些信念，慣例在私底下破壞信條。當然，多半的偽君子不是像那樣。多數時候是精神上願意，肉體上軟弱的緣故。」

「因此我們有時違背了我們明說的道德法則，」納彼爾上校努力把思緒理清，「並不代表我們對支持那些法則不誠心。」

「當然，」芬柯——麥可羅說。「這是完全顯而易見，真的。沒人說堅守一個嚴格的行為法則很容易。所有牽涉其中的困難——我們一路走來犯下的錯誤——其實是最有趣的地方。存在於我們基本衝動與我們道德體系嚴峻要求之間的內在、永恆的爭戰，是非常典型的人性。我們在這爭戰中如何自律自處，或許才是我們將來被更高權力所裁判的依據。」

三人沈默下來，咀嚼著滿口的啤酒或煙，思考這事。

「目前比較倫理學這一課，」海克華斯終於說，「我覺得闡明得很清晰，這點我非常感謝——但是我不得不推論，這堂課一定在某方面和我的處境相關。」

另外二人揚起眉毛，做出不是很令人信服的微驚表情。股權大公轉向納彼爾上校，後者愉快而活

潑地開始發言。

「我們並不知道你狀況的所有細節——你也很清楚，亞特蘭堤斯子民在所有女王陛下聯合部隊支部都享有禮貌待遇，除非他們觸犯了民族規範，意思是說，我們不會因為對人的，呃，業餘愛好，好奇，就對他們到處設下高顯像監視。在一個什麼都可以被監視的時代，我們唯一剩下的是禮貌。不過，我們確實理所當然監控邊界的來來往往。不久前，地方官署某個張巡官的到訪引起我們的好奇。他手上還抓了一個塑膠袋，裡邊裝了頂被打壞的大禮帽。張巡官直接到你公寓，待了半小時，離開時少了帽子。」

牛排三明治在這段說明開頭送上。海克華斯開始亂弄調味品，好像投入對等的注意力在加入恰恰好的配料到他三明治上，就能使這對話的重要性變得渺小。醃菜讓他忙了一陣，然後又去研究放在桌子中央各種少見的醬料，像調酒師在評價藏酒一般。

「我在租界被搶了，」海克華斯漫不經心說，「張巡官後來從流氓手裡找回我的帽子。」沒特別原因，他目光鎖在一個高瓶，上有舊式難認字體印出的紙標籤。「麥克活特的原始調味」幾個大字外，其他所有字都小到看不見。瓶頸上打著花結，是仿自啟蒙時代之前在（拉脫維亞）里加這類地方的大展中，歐洲王室頒發獎章的黑白複製品。一陣猛烈的搖晃和拍打後，四分之一英吋硬殼保護的瓶口，毛孔大小的開口噴出幾道暗紅色泥漿。多半打上他的盤子，有些擊中他的三明治。

「是的，」納彼爾上校說，從前胸口袋拿出一張折疊起的智慧大頁紙（8.5x13.5 英吋）。他叫它在桌上整平，再用一枝彈殼大小的銀色鋼筆尖戳它。「門房紀錄顯示你不常冒險進入租界，海克華斯先生，這絕對可理解而且說明你的判斷力頗佳。在近幾個月有兩次進入。第一次，你在下午兩三點

離開，深夜回來時，根據當晚執勤的邊境巡警紀錄下的生動形容——「納彼爾上校難忍一絲笑意——你好像因為新傷口而一直流血。第二次，你也是下午離開，回來得很晚，這次屁股上帶了單單一道很深的傷口——當然，是看不到的，不過被監視儀器察覺。」

海克華斯咬下一口三明治，牛肉如他期望強韌有嚼勁，這樣在白齒碾碎肉之時，他可有足夠的時間思考他的處境。後來發現，他確實有不少時間；可是每當他在這種狀況時，他卻無法讓腦子去想眼前的主題。他唯一能想的是醬汁的味道。如果瓶子上各種原料的說明看得清楚，它會是這麼說的：

水，紅酒沈澱物，進口哈瓦那胡椒，鹽，大蒜，薑，蕃茄泥，輪軸油，真正山胡桃木燻煙，鼻煙，丁香煙煙屁股，健力士烈性黑啤酒發酵糟粕，鉍尾礦庫，消音器核心，味精，硝酸鹽，亞硝酸鹽，硝基，基硝，鹽酸硝亞，鹽酸硝，豬鼻毛粉，火藥，活性碳，火柴頭，用過的水管清潔劑，焦油，尼古丁，單一麥芽威士忌，燻牛淋巴結，秋葉，發煙硝酸，煙煤，原子塵，印刷油墨，漿衣劑，排水溝清潔劑，溫石棉，鹿角菜膠，水楊酸，抗氧化劑，天然調味劑。

他忍不住對自己此刻和上述夜晚極度之倒霉笑了起來。「我承認我最近幾趟租界之行，讓我不會想再去了。」這句話使他的交談者發出恰好的社交式會心微笑。海克華斯繼續，「我想不出向亞特蘭堤斯政府報告搶案的理由——」

「完全沒理由，」納彼爾上校說，「不過，上海警方或許會感興趣。」

「呃。嗯，我也沒跟他們報案，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名聲。」

多半人對這點例行的種族毀謗都會不懷好意大笑，海克華斯卻深刻留意到芬柯——麥可羅和納彼爾都沒上鉤。

「然而，」納彼爾說，「張巡官在他不當班的時候，不怕麻煩親自送交給你一頂沒用的帽子——而不是寄給你或乾脆丟掉；他不就證明壞名聲是不正確的？」

「是的，」海克華斯說，「我想他證明了。」

「我們覺得這舉動非比尋常。當然我們不會夢想去詳細問你和張巡官對話的細節，或者用任何其他方式窺探你的私事，但這裡有些好疑的人——可能暴露在東方氛圍太久——會想到張巡官的企圖可能不是完全光明正大，因此值得關注。同時，為了保護你個人，我們決定你以後任何穿越狗群網格的逗留，我們都會像母親般關照你。」納彼爾在他紙上寫了些什麼。海克華斯注視上校淺藍色眼睛在頁面出現的各種紀錄上跳來跳去。

「你又去了租界一趟——事實上是過了跨海堤道，過了浦東，進入老上海城，」納彼爾說，「在那裡我們的監視儀器要不壞了，就是被制衡方法給破壞。幾小時後你回來，屁股上少了塊肉。」納彼爾忽然將紙往桌上一拍，談話進行後第一次往上正視海克華斯，然後眨眨眼重新對焦，放鬆靠上虐待狂設計的木椅背。「這當然不是第一次有女王陛下的子民到狂野之地夜遊，然後回來時被責打——但通常打得沒那麼嚴重，而且往往是被害人自找的。我對你的評價，海克華斯先生，你是不會對那類罪惡感興趣的人。」

「你的評價很對，先生，」海克華斯有點激動。他的自我辯護反而使他必須提供更好的理由來解釋屁股橫著不平傷痕的原因。其實，他不用解釋任何事情——這是非正式的午餐，不是警察問訊——然而如果他讓時機過去什麼都不說，對他已經破爛的信譽沒什麼好處。好像為了強調這個事實，另兩個人此刻已沈默了好一陣。

「你對這個姓張的人，有什麼更新的情報？」海克華斯問。

「你居然會提出這問題實在很特別。剛好這前任巡官，和他的同事，一個姓包的女人，以及他們的長官，方姓法官，一個月前在同一天辭職。他們在中央之國重新出現。」

「你一定會覺得很巧——一個習慣打人的法官到中央之國任職不久之後，一個新亞特蘭堤斯工程師造訪該區，回來時就帶著被打的痕跡。」

「你這麼一講，確實好像很特別。」納彼爾上校說。

股權大公說，「這會導致人做出結論，認為問題中的工程師欠了該區某個很有權力的人什麼，司法系統在此扮演某種討債機關。」

納彼爾已準備好接棒。「這麼一個工程師，如果真的存在的話，可能會很驚訝知道約翰·財閥對這位上海紳士極度好奇——如果他是我們心目中的那個人的話，他是百分之百天朝官員——而且我們已經努力了好一陣要取得他活動的更多情報，卻沒什麼成果。因此如果那位上海紳士將要求我們的工程師進行我們平常視為違背倫理或背叛的活動，我們會採取非同一般的寬大態度。那是說，只要，該工程師把什麼都告訴我們。」

「原來如此。那會像是像雙面間諜了？」海克華斯說。

納彼爾抽搖了一下，好像他自己被打了。「這是徹底不適當的字眼。不過在這來龍去脈中，我可以原諒你的用詞。」

「約翰·財閥對這項安排會不會做任何正式的承諾？」

「作法不是這樣的，」納彼爾上校說。

「這就是我所擔心的。」海克華斯說。

「一般而言，這類承諾都很表面，因為在大多數例子，當事人沒有多少選擇。」

「是的，」海克華斯說，「我懂你的意思了。」

「承諾是道德的承諾，關乎名譽，」芬柯——麥可羅說。「這麼一位工程師落入這樣的麻煩只證明了他個人的虛偽。我們傾向忽視這類日常的軟弱。如果他繼續背叛下去，自然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他好好扮演他的角色，提供有價值的情報給女王陛下聯合指揮部隊，那麼他很有技巧地將一件小差池增值成偉大的英雄行為。你或許知道英雄受封騎士不是不常見，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更實質的獎賞。」

海克華斯一時驚訝地說不出話來。他以為會被放逐，而且或許罪該如此。他連寬恕都不敢奢望。而芬柯——麥可羅竟給了他機會指望更大的：進入低階貴族的可能性。享有種族企業裡的股權獎金。他只有一個答案可說，他在自己失去膽子之前脫口而出。

「我非常感謝您的忍耐，」他說，「我接受您的任務。從此刻起，請接受我為女王陛下服務。」

「侍者！拿香檳來，」納彼爾上校叫道。「我相信我們有值得一慶的事。」

啟蒙瓊林裡邪惡男爵到來；布特的管教作法；對付男爵的計謀；

從啟蒙瓊林收集來的實用作法；逃亡。

黑堡之外，奈兒的壞心後母繼續隨心所欲地生活，招待訪客。每隔幾星期一艘船會從天際航行過來，在奈兒父親以前停泊漁船的小海灣下錨。一位要人坐他僕從划的船上岸，然後跟奈兒的後母在房

子裡住上幾天、數周或數月。最後，她總是跟她的訪客大吵，即使隔著黑堡的厚牆奈兒和哈維都聽得到，等訪客厭煩了叫罵，他划回他的大船離開，留下壞心的王后在岸邊心碎哭泣。奈兒公主先是恨她的繼母，但慢慢又有點覺得她可憐，同時領悟到王后鎖在她自己築起的監牢裡，比黑堡更黑更冷。

有一天一艘紅帆三桅帆船出現海灣，一個紅髮紅鬍男人上了岸。一如其他的訪客，他搬進王后的家和她同居一陣。與他人不同的一點，是他對黑堡很好奇，每隔一兩天便騎馬到城堡大門，搖晃門把，在周邊繞行，瞪著它的高牆和塔樓。

男人來訪的第三周，奈兒和哈維驚訝聽到大門上十二道鎖一個接一個被打開，紅髮男子走了進來。當他看到奈兒和哈維，他跟他們一樣吃驚。「你們是誰？」他低沈粗暴地問。

奈兒公主正要回答，但哈維阻止她。「你是這裡的來客，」他說，「表明你的身份。」

聽到這話，男人臉色變得幾乎跟髮色一樣紅，他踱步向前用他套了鎧甲的拳頭揍了哈維臉一拳。

「我是傑克男爵，」他說，「那一拳算是我的拜帖。」然後，為了洩忿，他朝奈兒公主飛出一腳；但在沈重裝甲下腳太慢了，奈兒公主想起恐龍教她的課程，輕易閃開飛腿。「你們一定是王后說的那兩個小混蛋，」他說，「你們兩個早該被妖精吃掉死了。反正，今晚你們死定了，明天城堡就是我的！」他逮住哈維，用結實的繩子把他手臂綁住。奈兒公主忘了課堂上所學的，努力想阻止他，結果被他一下子抓住頭髮同樣被綁起。二人瞬間無助地躺在地上。「看你們今晚能怎麼打退妖精！」傑克男爵說，忿忿將二人各打一記耳光外加一腳。他大步走出大門，再度鎖上十二道鎖。

奈兒公主和哈維等了好久直到太陽西沈，她的夜之友復甦後才將他們鬆綁。奈兒公主解釋道邪惡的王后有了新情人，他想把黑堡據為己有。

「我們一定要迎戰他。」紫紫說。

聽到這話，奈兒公主和所有朋友都無比訝異，因為通常紫紫都很有耐心有智慧，反對戰鬥。「在這個世界上灰色有很多層次，」她解釋，「多半時間最好的對策是隱藏；然而有些事物是純粹邪惡，必須跟它戰鬥至死。」

「如果他只是個人，我可以一腳將他踩扁，」恐龍說，「但不能在白天；即使是晚上，王后有巫術，她的朋友力量很大。我們得有個計劃才行。」

那天晚上是地獄報應夜。凱文，奈兒玩繩球時打敗的男孩，他欺負人的全部招術就是跟布特學的，因為布特和凱文的媽媽同居過一陣，還可能是凱文的親爸爸，因此凱文到布特那兒告狀，說他被哈維和奈兒聯手合打。那天晚上，哈維和奈兒經歷他們一生中最慘烈的痛打。打得那麼久，媽媽終於試著介入想讓布特平靜下來。但布特刮了媽媽一記耳光，把她推到地上。最後，哈維和奈特兒在他們自己房間。布特在客廳，喝了幾瓶啤酒，慢慢進入伯利·史卡德互動情境。媽媽跑出公寓，沒人知道她去哪了。

哈維一隻眼睛腫到睜不開，一隻手動不了。奈兒渴極了，她去小便時，小便是紅色的。她的手臂還被布特用香煙燒傷，痛得越來越厲害。

他們透過牆可以察覺布特的動作，也聽得到伯利·史卡德互動情境。哈維知道布特睡著了，因為單一使用者互動情境在使用者停止互動時，最後會進入暫停狀態。當他們確定布特睡著了，他們偷偷溜入廚房，從M.C.做出些藥來。

哈維幫他的手肘弄了繃帶，眼睛弄了冰袋，然後他要M.C.做些什麼放在他們的割傷和燒傷上面，以免細菌傳染。M.C.顯示出各種藥物音像圖示的全部選單。有些是高級品，你得付費，也有些不要錢的。免費的裡面有一種像牙膏的管狀油膏。他們拿回房間，輪流抹在彼此的外傷和燒傷上。

奈兒安靜躺在床上，等她確定哈維睡著了，她拿出【少齡淑女繪本啟蒙瓊林】。

傑克男爵第二天回到古堡，他氣憤發現繩子堆在地上，也沒有妖精弄碎嚙食的骨頭。他拔出劍怒氣沖天衝入古堡，咆哮要親手殺死哈維和奈兒公主；可是一進到餐廳，他驚訝停下腳步，因為發現桌上擺出豐盛的大宴等著他：全麥蘇打麵包，一罐罐新鮮牛油，烤禽，乳豬，葡萄，蘋果，乳酪，湯和酒。桌邊站著哈維和奈兒，穿著僕人的制服。

「傑克男爵，歡迎光臨我們的城堡。」奈兒公主說。「如你所見，身為你新僕人，我們已經準備了小小的便餐，希望合你的口味。」其實，所有的食物是鴨寶做的，但現在是白天，她和其他夜之友一齊變成了小玩具。

傑克男爵的怒氣消了下去，貪婪的眼睛周游盛宴。「我會試一兩口，」他說，「可是如果任何菜不夠完美，或者你們的服務我不滿意，我會讓你們的腦袋像這樣插在城堡大門上！」他朝著哈維的臉一彈指。

哈維一臉憤怒，正要脫口說出什麼可怕的，奈兒公主想起紫紫說過隱藏是最好的作法，因此她用甜美的聲音說，「服務不完美，我們也不配好待遇。」

傑克男爵開始吃，鴨寶偉大的廚藝使他一開動就無法停住。他派哈維和奈兒一次又一次急跑回廚

房拿出更多的食物，雖然他常常挑他們毛病，從椅子上起身揍他們，不過他顯然決定他們活的比死的對他用處多一點。

「有時候他還用香煙燒他們的皮膚，」奈兒悄聲說。

啟蒙瓊林頁面上的字變動了。

「奈兒公主的尿布也變成紅色了，」奈兒說，「因為男爵是很壞的人。他的真名不是傑克男爵。他的名字是布特。」

隨著奈兒說出這些字，啟蒙瓊林的故事也跟著改變。

「而且因為手腕的關係，哈維沒辦法動他的手臂，他必須用另一隻手拿東西，那是因為布特是壞人，他把哈維的手傷得很厲害。」奈兒說。

安靜久久後，啟蒙瓊林又開始說話，但是這個說故事的甜美維多利亞口音女子，聲音忽然啞了，而且句子中還會出錯。

布特男爵吃了一整天，直到太陽西沉。

「把門擋起來，」一個尖而高的聲音說，「要不然妖精要來抓我們！」

這些話來自一個穿禮服戴大禮帽的小個子男人，他急急穿過門，眼睛緊張地看著落日。

「那個打擾我晚餐的矮人是誰？」布特男爵吼道。

「是我們鄰居，」奈兒公主說。「他晚上過來拜訪我們，請讓他坐在火邊。」

布特男爵看起來有點疑心，但這時哈維在他面前放了一塊好吃的草莓乳酪蛋糕，他因此忘光了矮子的事，直到幾分鐘後高而尖的聲音又吹奏起來：

從前有個男爵叫布特

無比兇悍傷他不得

還能跟熊摔角；但我猜想

兩三杯下肚

像個孩子他滿身吐。

「誰敢取笑男爵！？」布特男爵怒吼，眼睛往下看到新訪客毫不在乎地倚著手杖，舉杯好像要祝他身體健康。

殿下殿下你別生氣

請你自在上床去；

因為過了好長的一天，

你的狀況很欠安

而且很快就要尿褲子。

「再給我拿一桶啤酒來！」布特男爵叫道。「再給這個傲慢的人一桶，看誰能憋住喝下酒。」

哈維滾進兩桶烈啤酒。布特男爵舉起一杯到唇邊，一飲而盡。站在地板上的矮小男子也跟著照

做。

兩皮囊的酒送上，布特男爵和矮子同樣輕易喝光。

最後拿上兩瓶烈酒，男爵和矮男子輪流一人一口直到瓶子見底。男爵非常驚訝矮子之能喝；他直挺挺站在那兒，完全清醒，而布特男爵卻已經醉到不行。

最後矮小男子從口袋中拿出一個小瓶子說道，

年輕人，啤酒就成

成年人，葡萄酒才行

烈酒最配君王

但和月光比，根本是小孩玩意

小人打開瓶塞，喝了一口，然後遞給布特男爵。男爵飲了一口就立刻倒在椅子上睡著了。

「任務完成，」小人說，深深一彎腰掀去大禮帽，露出一對毛茸茸的長耳朵——原來是彼得偽裝的。

奈兒公主跑回廚房通知恐龍，他拿著一根長木棒坐在火邊，木棒戳著炭，不停轉動直到頂端變得非常尖。「他睡著了！」她悄聲說。

夢蘭達坐在諸神戲院自己的舞台裡，當下一行台詞在提詞機上出現時，如釋重負。在唸出來之前，她大大吸口氣，閉上眼，靜下心，試著把自己放入黑堡。她深深看入奈兒公主的雙眸，投入她每

一點滴的才華和技巧賣出那句詞。

「好極了，」恐龍說。「現在是妳和哈維逃出黑堡的時機！妳一定要儘量偷偷地不被發現。我等一下再出來跟妳會合。」

拜託快離開那兒。拜託快逃跑。奈兒，離開妳住的恐怖之屋，到孤兒院或者警察局還是什麼地方，然後我會來找妳。不管妳在哪，我都會找到妳。

夢蘭達心裡早已計劃：她可以再組合一個床墊，讓奈兒睡在她臥房的地板，哈維睡她公寓客廳。只要她能想出來他們見鬼的在哪裡。

奈兒公主沒回應。她在考慮，現在做哪件事會是錯的。快跑！快跑！

「你為什麼把棍子放在火裡？」

「我的責任是確定邪惡的男爵永遠不會找妳麻煩，」夢蘭達讀著提詞機。

「可是你要用這棍子做什麼？」

拜託別這麼做。現在不是問為什麼的時候。「妳必須趕快！」夢蘭達唸著，再一次用她最好的技巧賣出这句詞。可是奈兒公主和啟蒙瓊林玩了幾年，已經習慣問個不停。

「你為什麼要弄尖棍子？」

「這是我與奧迪賽斯解決獨眼巨人的做法，」恐龍說。見鬼的，完全錯了。

「什麼是獨眼巨人？」奈兒問。

下一頁生出一張新插圖，和火爐邊的恐龍圖對頁。那是一幅獨眼巨人在放牧羊群。

恐龍講起奧迪賽斯如何用一根一端尖刺的棍子殺死獨眼巨人，而這正是他要對付布特男爵的方法。奈兒堅持要知道後來發生什麼。一個故事接上另一個故事。夢蘭達儘量把故事說得快，努力在聲音中加入無聊和不耐的口氣，這一點都不容易，因為事實上她緊張到崩潰的邊緣。她必須在醉倒的布特醒來前，把奈兒弄出那公寓。

東方的天空露出曙光……

該死的。奈兒，快走！

恐龍還在跟奈兒公主講一個巫婆把人變成豬的故事，忽然間呼地一聲，他變回填充動物。太陽升起了。

事情的轉變有點嚇到奈兒，她閤起啟蒙瓊林，坐在黑暗中聽著哈維喘氣，布特在隔壁房間打呼。她一直期待看到恐龍就像奧迪賽斯對付獨眼巨人般殺死布特男爵。但現在那一幕不會發生。布特男爵會醒過來，發現自己被算計，然後更加傷害他們。他們將永遠被關在黑堡。

奈兒已經厭倦待在黑堡裡。她知道是離開的時候了。

她打開啟蒙瓊林。

「奈兒公主知道她該做什麼，」奈兒說。然後閤上啟蒙瓊林，放在她枕頭上。

雖然她認字還不太行，但用M.C.的音象圖示找她要的卻沒問題。那是她在舊式被動影片中看人

用過的東西，媽媽前男友布萊德帶她去多福泰的馬廐，她看過這東西。它叫螺絲起子，你可以叫M·C，做出長短胖瘦各種式樣的。

她要它做出一把很長很細的。完成時機器總是發出嘶一聲，然後她覺得聽到布特在沙發上翻身。

她偷窺客廳。他還躺在那，眼睛閉起，但手臂在動。他的頭左右轉動一次，她看到他半張眼皮的閃光。

他就要醒來更加傷害她。

她將螺絲起子像長矛般握在胸前，直直朝他跑過去。

在最後一刻她遲疑了。工具滑過他的額頭轉向，留下一道紅縫。奈兒驚嚇得丟下工具，向後跳開。布特猛烈前後晃著腦袋。

他張開眼睛直視奈兒。然後他手放到額頭上，拿下來時全是血。他從沙發上坐起，還搞不清發生什麼事。螺絲起子滾下在地板上彈跳。他撿起來發現尖端有血，接著眼睛盯著已經縮在牆角的奈兒。

奈兒知道她做了錯事。恐龍叫她逃，她卻老用問題煩他。

「哈維！」她說，發出的聲音像老鼠般又乾又尖。「我們得飛了！」

「對，妳是要飛了，」布特大步甩過地板。「從他媽的窗子妳要飛出去。」

哈維出現。他受傷的手臂下來著他的雙截棍，好手拿著啟蒙瓊林。書打開在一頁畫著奈兒公主和哈維逃離黑堡，後面追著布特男爵。「奈兒，妳的書跟我說話，」他說。「它說我們應該逃走。」然後他看到布特從沙發站起來，一柄帶血的螺絲起子在手裡。

哈維根本沒管雙截棍。他閃電穿過房間，丟下啟蒙瓊林，釋出好手猛力打開大門。僵在附近角落

的奈兒，終於像從石弩射出的疾箭衝向大門，跑過啟蒙瓊林時一把抓起書。他們跑進走廊，布特就在幾步之後。

電梯大廳離他們還有一段距離。一股衝動，奈兒停住，在布特的路上曲起身。哈維轉向她，恐懼驚叫，「奈兒！」

布特重擊的腳步擊上奈兒身側。他朝前旋轉，重重摔上走廊地板，滑了一段。這讓他跌到哈維腳前，哈維轉過來面對他，使出雙截棍。哈維朝布特頭上部打了幾下，但在驚惶中沒打好。布特一手摸索，被他摸到兩棍間的鏈子。奈兒此刻已站了起來，跑到布特背後；她飛身上去咬下布特大拇指的肉。快而混亂間，奈兒滾在地上，哈維把她拉起來，她後伸搶起又掉落的啟蒙瓊林。他們進入緊急逃生梯，一路連滾帶爬穿過小便、塗鴉、垃圾的隧道，跳過不時出現的橫躺身體。布特追進樓梯，在他們後面幾層。他想超捷徑越過樓梯扶手，像他在互動情境見過也做過一樣，但他宿醉的身體不像媒體英雄般靈活，結果滾下一層樓，又叫又罵，在疼痛和憤怒下他益發狂暴。奈兒哈維繼續逃。

布特屁股著地的一跤讓他們領先不少得以跑到一樓。他們直接跑過大廳，上了街。凌晨的路上幾乎沒人；這有些特殊，通常會有毒販的誘餌和把風。但今晚整條街上只有一個人：體形頗大的中國人，留著短鬚平頭，傳統藍染衣褲，黑色皮製瓜皮帽，雙手交在袖子裡站在街中央。奈兒和哈維跑過時，他打量了他倆一眼。奈兒沒太注意他，她只知拼命跑。

「奈兒！」哈維說。「奈兒！妳看！」

她怕得不敢看。她跑不停。

「奈兒！停下來看！」哈維叫道。他聽起來很興奮。

終於奈兒跑到大樓轉角，停步，轉身，小心往後偷看。

越過她住了一輩子的建築，她望向空蕩蕩的街，在街的盡頭有面巨型聲光流晶廣告螢幕，正跑著大型可口可樂廣告，滿是那公司用的古老又傳統的紅。

在紅之前映著兩個人形：布特和那個圓頭大個子中國人。

他們在一起跳舞。

不，是中國人在跳舞。布特像酒鬼踉蹌轉圈。

不，中國人沒在跳舞，卻做著鬥九教奈兒的一些練習。他動得很慢而美，除了在某些時候他全身肌肉集中在一次動作爆發。通常這些爆發是朝布特而去。

布特倒了下來，掙扎跪起身。

中國人凝聚成一粒黑籽，升到空中，旋轉，像綻開的花朵打開。他一隻腳擊中布特的下巴尖，好像還繼續加速穿過他的頭。布特的身體朝後摔上人行道，像幾加侖的水嘩地灑地。中國男子穩如泰山，平息呼吸，整整帽子和袍上的腰帶。然後背朝奈兒和哈維從街心走開。

奈兒打開她的啟蒙瓊林。書顯示一張圖，從黑堡窗子看到的輪廓，恐龍站在布特男爵的屍體上，爪子裡一根冒煙的樁。

奈兒說，「小男孩和小女孩逃到境外之域了。」

海克華斯離開上海；他對X博士可能動機的推測。

當廣播員對著麥克風嘶叫出偉大的中國古城名時，即將成為旅客的人們在上海飛船港口水溼滑的地板上刹住腳步。他們放下行李，叫小孩安靜，皺起眉，雙手掩耳，全然困惑地抿著嘴。在混亂之上，還有二十多個個剛抵達的布爾人大家庭，婦女戴著繫帶布軟帽，男孩子穿著粗厚農夫褲，他們在其中一個閘門前聚集，開始用粗啞的聲音唱出感恩聖詩。

廣播員叫出海克華斯的航班（目的地聖地牙哥，途經首爾、海參威、馬加丹、安克拉治、朱諾、魯伯特王子城、溫哥華、西雅圖、波特蘭、舊金山、聖塔巴巴拉、和洛杉磯），他顯然認為在同一句子中說韓文、俄文、英文、法文、沿海薩利什印地安語和西班牙文，有違他的尊嚴或高出他的能力，也可能二者皆是，因此他僅僅對著麥克風嗯哼了一陣，好像完全不是職業廣播員卻是藏在大合唱團裡一個害羞又置身事外的歌手。

海克華斯知道得很清楚，在他真正置身飛船前還有好幾個小時要打發，而且即使完成了上船的里程碑，他還可能得等上幾小時才真正出發。即使如此，他遲早得跟家人告別，而此刻看來不會比別的時刻更糟。薇恩娜抱在臂彎裡（變得好好好結實了！），拉著琯的手，他堅決地在旅客、乞丐、小偷和從交易真絲布到剽竊智慧財產的商人所形成的洪濤中挺進。終於他們到了個角落，那兒無力的漩渦與人流分開，薇恩娜可以被安全放下來。

他先轉向琯。她看起來還是那麼驚愕茫然，自從他告訴她他被指派了一項新任務後，她的表情差不多就這樣，「任務的性質我無法公開，只能說它不只和我的部門以及約翰·財閥的未來有關，也與

妳有幸出生的和我宣誓永遠效忠的國族未來有關」，同時他得到北美去（停留多久不一定）。最近越來越清楚，琯完全不明白怎麼回事。一開始海克華斯頗為心煩，視這為迄今未得證實的智力缺失。後來他明白這比較是一種心態。海克華斯此時要著手一項追尋使命，一種真正的「男孩自己的報紙」玩意，高度浪漫。華而不實的冒險奇談不是琯成長時的精神糧食，她覺得整個概念完全不可思議。她生硬地吸鼻子擦眼淚，很快親了他再擁抱一番，然後退後一步，草草演完她在儀式中的戲分。海克華斯心裡多少不悅，蹲下來面對薇恩娜。

他的女兒似乎直覺上對狀況掌握得好一點。她最近晚上常常醒來，抱怨做了惡夢；往飛船港時，她安靜無聲。她瞪著紅紅的大眼睛看著她的爸爸。海克華斯眼淚湧上，鼻子也酸了。他淒切地擤了擤鼻子，用手帕掩面，一會兒後恢復冷靜。

接著他手伸進大衣內口袋，拿出一個扁平包裹，用春天野花在微風中搖曳的聲光流晶紙包裝。薇恩娜立刻高興起來，海克華斯，不是第一次，看到小人們那麼容易被明擺的賄賂逗得可愛開心而忍不住輕聲笑出。「請妳原諒我破壞妳自己發現的驚喜，」他說，「我的寶貝，這是一本書，一本魔法書。這是我為妳做的，因為我愛妳，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來表達我的愛。不管妳什麼時候打開書頁，不管我人在多遠，妳會在這裡找到我。」

「非常非常謝謝你，父親，」她說，雙手接過，他禁不住雙臂將她一把舉起，緊緊抱在懷裡親了一下。「我的致愛，再見，妳會在夢裡見到我，」他悄聲對她完美的小耳朵說，然後放下她，在她看到他眼淚流下面頰前，轉身離去。

海克華斯自由了，情感麻木地穿過飛船港，他能找到他航班全憑所有本地人藉以找到自己飛船的

物以類聚本能。每當他看到不只一個鬼佬很有目標性地朝著一個方向，他就跟上他們，然後其他人開始跟著他，如此一來一群洋鬼子在百倍本地人之中凝聚，最後，在他們航班預定起飛時間兩小時後，他們大舉圍攻一個閘門，爬上飛船「韓進·塔克和馬」——或許是也或許不是指派給他們的船，但乘客現在有足夠數字上的優勢，可將船劫持到亞美利堅，在中國這是唯一有效果的作法。

他接到天朝的傳票。現在他要前往還模糊視為亞美利堅的區域。他的眼睛為瑄和薇恩娜而哭紅，他的血液充斥只有X博士才知道功用為何的奈米寄生體；海克華斯往後靠，閉上眼，捲起袖子，在X博士的大夫群（至少他但願他們是）在他手臂插入一根粗針時哼起「主宰天下，亞特蘭提斯」。一條直接從特殊接口連上物質組合爐的管子導入針管，海克華斯被直接插進「供給」，不是亞特蘭提斯的規格，而是X博士的黑市雜牌。他只求他們給了正確的指示，如果洗衣機、聲光流晶筷、或一公斤的中國白茶在他手臂裡成形會是很不幸的事。從那時起，他有幾次嚴重冷顫，是他免疫系統對X博士放入的東西起反應。他的身體要不適應了，或者摧毀了入侵的奈米寄生體（這樣更好）。

這艘飛船是大型快速級，非運輸類中最大的一級，分成四個艙等。海克華斯在倒數第二，也就是第三級。之下是最低票價艙位，都是遷移中的下等民，還有空行女，空中妓女。即使此刻，她們還在賄賂收票員想進入三等艙的休息廳，對海克華斯和傾向這麼旅行的白襯衫日本上班族擠眉弄眼。那些紳士在某個擁擠的東方小籠中長大，學到如何靠堅決忽視彼此而製造某種人工私人空間。海克華斯已經到了根本什麼都不在乎的境界，因此他直瞪著這些人，這些不同微型國家的前線士兵，規矩折起海軍藍的西裝外套，匍匐進入棺材般的微型艙，就像步兵在一卷鋼絲網下蠕行，可能還跟著隨軍營流動謀生的人。

海克華斯無聊猜測是否自己是船上近兩千名乘客裡，唯一相信賣淫（或任何事）是不道德的。他並不是充滿正義地思考這個問題，而是基於遺憾的好奇心；空行女有不少頗有姿色。但拖著身體進入他的微型艙時，又一陣冷顫襲來，提醒他即使靈魂樂意，他的肉體實在太弱。

打冷顫的另一個可能解釋是，X博士的奈米寄生體正在找出女王陛下聯合軍隊放入的寄生體，然後加以摧毀，一場領土戰在他身體內展開，而他免疫系統在加班處理大屠殺的結果。在快速船離開停泊桿之前，海克華斯竟然睡著了，他夢到第一次造訪X博士時，在聲光流晶上放大的兇狠植入蠕蟲。概念上它們就夠怕人了；有幾百萬隻在他的血管裡更難安寧。到了最後，這就跟知道血液裡都是曾經在人體共生了幾十年的螺旋菌一樣，也沒糟到哪去。一個人能習以為常的真是不可思議。

等他在床上安頓好，他聽到懸在錶鍊上的小筆發出仙子鈴聲般和諧鳴響，告知他有信。或許是薇恩娜的感謝信。他反正睡不著，因此拿出一張聲光流晶紙，說出指令將信從筆飾物轉到頁面上。

他失望發現信不是手寫而是印出；某種官方文書，可惜不是薇恩娜的字條。開始閱讀後，他發現這連官方也不是。甚至不是發自人類。這是兩年前他啟動的一件機器自動回傳給他的一封信通知。主要的訊息編織在數頁無意義的術語、地圖、圖表和圖解中。訊息是：

【少齡淑女繪本啟蒙瓊林】已經找到。

隨信息而來的是新舟山立體動態地圖，一道紅線在上面劃出，始於租界魅力區一棟破舊公寓大樓之前，再從那兒一路彎彎曲曲繞著島走。

海克華斯放聲大笑，直到隔壁艙重捶牆壁叫他閉嘴才止。

奈兒和哈維逸入租界；與不好客的保全群遭遇；啟蒙瓊林的真相。

寸土寸金的租界留不下太多空間給自然，但是帝國大地構造學有限公司的地理工程師聽說樹木對淨化和降溫空氣有益，因此他們沿著區域間的邊界造起綠色地帶。他們在街上自由生活的第一小時，奈兒瞧見這麼一個綠地，雖然那時看起來黑黑的。大街被聲光流晶看板變成一個晶亮的隧道，她在街上掙脫哈維朝綠地跑去，哈維在後面追她，勉強才及她的速度，因為他比她被揍得更慘。他們幾乎是街上唯一的人，至少是唯一有目的性在移動的人，因此他們跑的時候，看板上的訊息像餓狼一樣追逐著他們，要確保他們知道使用某類互動情境或某種藥物，絕對可以和某個超現實完美的年輕人做愛。有些看板的訴求更基本，直接販賣性。街上的聲光流晶特別大，數哩外山上新亞特蘭堤斯飛地的荒野、斷崖、陽台、庭院都可清楚看見。

持續暴露在這類東西中，會導致目標觀眾產生聲光流晶疲乏。與其關掉聲光流晶讓大家終於清靜一下，那些企業主反而有如加入武器競賽，努力要找出那個神奇影像，使人們全神貫注在他們的廣告上而忽略別家的。顯而易見的手段是把自己的聲光流晶做得比別人更大，這作法已到達了極限。內容方面早已達成決議：乳房、輪胎、爆破似乎是唯一能引起他們超級厭倦的焦點團體的注意力。不過時不時他們還會玩玩卡片並列的手法，丟進些不協調的影像，譬如大自然一景或穿高領衫的讀詩男子。一旦所有聲光流晶都變成一百呎高塞滿乳房，沒有被推到臨界點、還有競爭力的策略，只剩下科技的把戲：痛苦的白亮閃光、跳接，以及模擬立體幻影去嚇唬不夠留意的特定觀眾。

就在這一哩長的聲光刺激畫廊，奈兒意外地跑開了，從哈維距離越來越遠的觀點看去，她就像

隻在亮度和色彩飽合調到最高的電視螢幕上急速逃走的小螞蟻；虛擬的訴求惡魔從動態的立體深度(n-buffer)假視差裡，朝她衝刺而來，像是彗星燒過黑視頻的偽蒼天，而她在恐嚇下激烈地不停改變路線。她知道他們是假的，而且多半連他們在賣的產品也不認識，但她的生活就教會她閃躲。她無法不閃躲。

他們還沒想出讓廣告朝人迎面而來的辦法，因此她基本上保持了從街心直下的路線，最後在街的盡頭一撐跳過一個吸收能量的障礙，然後消失森林。幾秒鐘後哈維追到，不過他的手臂沒法支撐他翻過，因此他從上面很不光彩地急飛而出，像個太興奮沒看到障礙的自動滑輪者，全身親吻般高速摩擦上地面。「奈兒！」他在一窩丟棄的五彩包裝料裡一打住就叫了出來，「妳不能在那裡停留！妳不能待在林子裡，奈兒！」

奈兒早深入林子，深到租界各區狹窄的分界綠色地帶的最深處。她跌了幾次跤，頭還撞上樹，最後以孩童的適應力，她發現她在不像地板、街道、行人道一樣的平坦地面，腳踝還真的得多轉動。這裡就像她在繪本啟蒙瓊林裡讀到的地方，一個神奇的地帶，地形的碎形次元(fractal dimension)得以掙斷牽制，成為小一點的自身翻版地塊，反覆做之直到變成微型，再把土丟覆上面，種些那種跟竹子長得一樣快的恐怖新花旗松。奈兒不久碰到一棵大花旗，被最近的颱風刮倒在地，根球暴露出地面，因而翻出一個很好的凹陷讓人想窩在裡邊。奈兒跳入。

她發現有幾分鐘哈維找不到她，簡直奇怪地好玩極了。他們的公寓只有兩個藏身處，都是衣櫥，所以他們一直以來在躲貓貓的探索上沒發現什麼娛樂價值，而且不解這蠢遊戲有什麼了不起。但此刻在這黑暗的林子里，奈兒體會到了趣味。

「你還玩不玩？」她終於說，然後哈維找到她。他站在樹根的坑邊，命令她出來。她拒絕。最後他費勁爬下來，不過從比奈兒更嚴格的眼光看來，他倒像跌了下去。奈兒在他起得來之前，跳上他的大腿。「我們得走，」他說。

「我要待在這，這裡很好。」奈兒說。

「不是只有妳這麼想，」哈維說。「所以他們在這裡有抱子。」

「抱子？」

「氣流飛體。保安的。」

奈兒聽到很高興，不懂為什麼她哥哥說到保安聲音裡帶著這般恐懼。

一個女高音渦輪噴射引擎彷彿瞄準他們，忽隱忽現在花叢中追蹤而至。令人毛骨悚然的靈光在他們正上方停住時，杜卜勒效應使它降了幾個音。他們僅僅看得到古怪的彩色閃光，反射自遠處聲光流晶上的播映。完美無缺複製出的聲音，音量僅一絲絲過大，從中發聲出來，「歡迎訪客任何時間在公園內散步。我們希望你停留的時間很愉快。如果要知道怎麼離開，本單位會協助你。」

「它很好啊，」奈兒說。

「不會好太久，」哈維說。「我們趕快在它生氣前走吧。」

「我喜歡這裡。」

氣流飛體爆發一陣藍光。眼睛虹膜頓時抽筋，他倆同時痛得叫了出來。飛體立刻吼了回來，「讓我照亮到最近出口的路！」

「我們剛從家逃出來，」奈兒解釋。但哈維從洞裡慌亂爬出，用好手拉出奈兒。

這玩意的渦輪短暫發出尖銳的聲音嚇唬他們，很快就把他們趕到最近的街。等他們終於爬過障礙，腳踏回水泥地，它啪地熄了光，疾飛而去沒告別這一套。

「奈兒，沒關係，它們總是這樣。」

「為什麼？」

「這地方才不會充斥過客。」

「那是什麼？」

「我們就是過客，現在，」哈維解釋。

「我們去跟你朋友住！」奈兒說。哈維從未介紹任何他的朋友給奈兒，她對他們的理解，就像早期時代的孩童知道基加美修（Gilgamesh，美索不達米亞神話中之半人半神王。），羅蘭（Roland，西元第八世紀查理曼帝國的軍事領袖。），或者超人。她印象中租界街上到處是哈維的好友，而且他們多少都很厲害。

哈維的臉不安扭曲，然後他說，「我們得說一下妳魔法書的事。」

「【少齡淑女繪本啟蒙瓊林】？」

「對，不管它叫什麼。」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談？」

「啊？」每次奈兒說些不著邊際的哈維就會做出濃濁長音。

「我們為什麼要講它？」奈兒耐心問。

「那本書有些事我從沒跟妳說，但我現在一定得告訴妳，」哈維說。「走啦，我們要一直移動，

免得那些壞蛋要找我們麻煩。」他們朝懶灣城的主要大道走去，這也是孢子把他們驅逐進的租界。主街沿著水濱彎曲，隔開沙灘和一大堆有風騷性感聲光流晶的酒館。「我不要走那條路，」奈兒說，想起剛才電磁皮條客的左右交攻。但哈維抓住她的手腕，拉著她一跛一跛走下坡。「那兒比在後街要安全。現在讓我跟你講這本書，我和我的夥伴搶了一個維佬，拿了這本書還有其他東西。博士叫我們去搶他。」

「博士？」

「主持跳蚤圈的那個中國人。他說我們要去搶他，而且要確定做得狠，好讓整個過程被監視器拍到。」

「那是什麼意思？」

「別管了。他還說他要我們從這維佬身上取得某個東西——一個這麼大的包裹。」哈維用他的拇指和食指形成角度，定義出一個長方形的四個頂點，書的大小。「要我們明白那很貴重。呃，我們沒找到任何這樣的包裹。不過我們確實在他身上找到一本爛舊書。我是說，它看起來很舊很精緻，但沒人覺得這會是博士要找的，因為他有很多書。所以我把它拿來給妳。」

「反正，一兩星期後，博士要知道包裹去哪了，我們跟他講起這故事。當他聽到書的事，他當場發火，告訴我們那本書和包裹是同一件東西。那個時候，妳已經沒日沒夜地跟那本書玩，奈兒，我不忍心把它從妳手裡奪走，所以我撒了個謊。我告訴他當我看到那是垃圾就隨手丟到路邊，如果它不見了，一定是有人經過拿走。博士很生氣，但他信了我的話。」

「這就是我從來不帶朋友回家的原因。如果任何人發現妳還有那本書，博士會殺掉我。」

「我們該怎麼辦呢？」

哈維臉上一付不想多談的表情。「第一步，讓我們先搞些不要錢的東西。」

他們偷偷摸摸尋了一條間接的路線到了水濱，儘量遠離群星般白熱明亮的妓院，一群群醉鬼有如冰冷黑石塊穿過新星的明亮星雲般周遊其中。他們走到街角一個公共M.C.，選了些免費選單上東西：一盒盒的水，營養湯，一包包用奈米魚漿和米做的壽司，糖果棒，哈維手大小的包裹，上面以不真實的黑體字纏結其上，保證（「反射百分之九十九的紅外線！」），打開變成起縐的金屬處理過毯子。奈兒注意到在海灘上有一大堆粗略形狀，有如巨大的鍍銘岩漿到處散佈。一定是過客同伴以相同辦法裹起自己。他們一得到這些好東西，立刻跑下海灘挑選出自己的位置。奈兒要靠海浪近一點，但哈維做了考慮周全的觀察，發現睡在潮漲線之下很不好。他們沿著防波堤走了一哩路左右，終於找到相對較無人的海灘，然後把自己包進毯子。哈維堅持他們中間有一人得保持清醒站哨。奈兒從啟蒙瓊林的虛擬冒險中學到所有這類的事，因此她自願先不睡。哈維很快睡著，奈兒打開她的書。在這種時候，書頁溫和地發出亮光，字母顯得黑而清晰，就像襯著滿月的樹枝輪廓。

夢蘭達對晚間事件的反應；來自意想不到地方的安慰；啟蒙瓊林中一個英雄的逝去，逃向境外之域，藍鵲王的國度。

諸神戲院有個很不錯的酒吧，並不豪華，只是主樓層上類似客廳的地方，酒吧本身凹進一側牆中。舊有的畫和傢俱被紅衛兵搶去，後來用「毛之後」時期的物件替代，品質沒有之前好。經理階層

在互動演員工作時將酒全都鎖起，不接受創作天才總是貪杯吸毒的浪漫想法。夢蘭達跌跌撞撞從她的包廂出來，給自己弄了杯蘇打水，坐進一張塑膠椅。她顫抖的雙手像書封面放在一起，然後將臉埋入。幾次深呼吸後，她使眼淚流出，無聲地，是暫時舒壓釋出蒸汽的哭泣，並不是她希望的精神淨化。她知道，她還沒掙得靈魂的洗滌，因為發生的僅是第一幕。不過是戲劇裡最初的引發事件，或隨便他們在理論書裡怎麼說吧。

「很煎熬的一節？」一個聲音說。夢蘭達勉強聽出來，是卡爾·好萊塢，那個劇作家，事實上是她的老闆。但他今晚語氣不像個脾氣暴躁的混蛋，這倒是個轉變。

卡爾四十多歲，身長六呎半，結實魁偉，總是穿著幾乎掃到地的長黑大衣。他的金髮長如波浪，從前額梳到後面，留一束埃及法老王鬚鬚。他要不是禁慾主義者，就是相信他性傾向的細節和需求，簡直過份複雜而不可與共事的人分享。每個人都怕他怕得要死，他也喜歡這樣；他如果和所有互動演員稱兄道弟，他的工作根本沒法做成。

她聽到他的牛仔靴從磨光的污漬中國地毯走過來。他沒收去她的蘇打水。「要痛哭時別喝這種氣泡玩意。它會從妳鼻子出來。妳需要像蕃茄汁——補充流失的電解質。這樣吧，」他說，巨大的鑰匙鍊鏗鏘響，「我破例一次，給妳調杯真正的血腥瑪麗。通常我用辣醬來調，這是我老家的作法。不過既然妳的黏膜已經夠刺激，我就調杯無聊的那種吧。」

等他演說完畢，夢蘭達至少手已挪開臉。她背過身對他。

「在那小包廂裡互動演出很奇怪，不是嗎？」卡爾說，「有點孤立。劇場以前不是這樣的。」
「孤立？是有點，」夢蘭達說。「我今晚可以多孤立點。」

「妳在告訴我別打擾妳，還是——」

「不是！」夢蘭達，發現自己聽起來很絕望。她控制住聲音後再繼續說。「我不是這個意思。只是你永遠不知道要演什麼角色。有的角色會太深刻。如果有人給我剛才的角色的劇本，問我有沒有興趣接受，我會拒絕。」

「是色情嗎？」卡爾·好萊塢說。他聲音聽起來有點壓抑。他忽然生氣了。他在房間中央停步，緊握著她的血腥瑪麗彷彿要將玻璃杯在拳頭中捏碎。

「不是。不是像那樣。」夢蘭達說。「至少，不是你想的那種色情，不過你永遠想不到人們會對什麼興奮。」

「付費者在尋求興奮感？」

「不，絕對不是，」夢蘭達說。

之後，過了很久，她說，「是個小孩，一個小女孩。」

卡爾銳利地看著她，忽然意識到自己的失態而轉向別的地方，假意在評品吧台前的雕刻。

「因此下一個問題是，」夢蘭達喝下幾口酒穩住自己後說，「我為什麼要被兒童互動惹得那麼傷心。」

卡爾搖搖頭。「我並沒有要問。」

「可是你在猜想。」

「我在猜想什麼是我的事，」卡爾說。「現在我們要關注的是妳的問題。」他皺起眉，在她對面坐下，手不經心往後順下頭髮。「跟那個大戶頭有關？」他可以看她的數據表；他知道她的時間都花

在哪。

「嗯。」

「我旁觀過幾節。」

「我知道你有。」

「好像和一般兒童玩意不一樣。裡邊是有教育，但陰沈些。有很多沒重組過的格林童話內容。很有力。」

「是。」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的是一個小孩可以投入那麼多時間——」

「我也是。」夢蘭達又喝了一口，咬下芹菜棒一端，嚼了一會，停頓下來。「這事說到最後，」她說，「是我在幫某人帶大他們的孩子。」

卡爾第一次正視她的眼睛。「而剛發生了很嚴重的爛事，」他說。

「很嚴重的大事，對。」

卡爾點點頭。

「事情那麼嚴重，」夢蘭達說，「我都不知道這女孩是死是活。」

卡爾瞧了一眼牆上華麗的古鐘，鐘面被一個半世紀來累積的焦油和尼古丁染黃。「如果她活著，」他說，「那麼她很可能需要妳。」

「對，」夢蘭達說。她起身朝出口走去。接著，在卡爾還沒來得及反應前，她腳跟一轉，彎下身，在他臉頰上親了一下。

「哦，少來，」他說。

「待會見，卡爾，謝謝。」她跑上窄樓梯，往她的包廂去。

布特男爵死在黑堡地上。從傷口冒出來的血讓奈兒公主十分害怕，但她勇敢朝他接近，從他腰帶取下有十二把鑰匙的鑰匙鍊。然後她一一找出夜之友，塞進小背包，趕緊包起野餐的午餐，同時，哈維收集起他們旅程需要的毯子、繩子和工具。

他們走過黑堡的天井，帶著十二把鑰匙朝大門去，忽然間王后如巨人般在他們面前出現，周身雷電交加，淚從雙眼迸出，流下臉頰時變成鮮血。「你們奪走了他！」她哭喊。奈兒明白對她邪惡的後母這是件很可怕的事，因為她沒有男人就軟弱無助。王后繼續，「我詛咒你們永遠鎖在黑堡裡！」她一隻手像魔爪伸下來從奈兒公主手中搶去鑰匙鍊，然後變成一隻大禿鷹飛過海洋朝境外之域而去。

「我們失敗了！」哈維喊道。「我們現在永遠都逃不出這個地方了！」但奈兒公主不肯放棄希望。

王后消失在地平線後不久，另一隻鳥朝他們飛來。是烏鴉，他們來自境外之域的朋友，常常來找他們，跟他們說遠方國度和有名英雄的故事來娛樂他們。「現在是你們逃脫的機會，」烏鴉說，「邪惡的王后和統治境外之域的仙子國王和王后正在進行巫術大戰。把繩子從射箭的細縫中扔出，然後爬下來爭取自由。」

奈兒公主和哈維從樓梯爬進黑堡主門兩側的堡壘。這裡有狹窄的窗子，古時候士兵從這放箭抵禦攻城者。哈維將繩子一端綁上牆上的鉤子，然後從一條細縫丟出繩子。奈兒公主把夜之友拋出去，知

道他們會平安落地。然後她從縫中爬出，順著繩子下去自由了。

「哈維，跟我來！」她叫道。「下邊一切都很好，比你想像中還要更明亮。」

「我不行，」哈維說。「我太大擠不過石縫。」然後他將準備好做午餐的麵包、奶酪塊、葡萄酒囊、醃菜扔下來。

「那我要再爬上來跟你在一起，」奈兒大方說。

「不要！」哈維回道，拉回繩子，陷奈兒在外邊。

「可是沒有你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奈兒公主喊道。

「那是妳繼母說的話，」哈維說。「妳是個堅強勇敢聰明的女孩，沒有我妳還是能做得很好。」

「哈維說得對，」烏鴉說，在頭上盤旋。「妳的命運在境外之境。快，小心繼母回來把妳囚陷在這裡。」

「那麼我和夜之友去境外之域，」奈兒公主說，「我會找到十二把鑰匙，有一天我要回到這裡，將你從黑堡釋放出來。」

「我不會屏息等待，」哈維說，「不過還是先謝謝了。」

往下海岸邊有一艘小船，奈兒父親以前划著環繞小島。奈兒和她的夜之友爬上船開始划。

奈兒划了幾小時肩膀和背都疼了起來。太陽西沈，天黑了，越來越難在暗色的天空辨認出烏鴉。

然後，夜之友一如平常活轉過來，讓她如釋重負。船上有足夠的空間給奈兒公主、紫紫、彼得和鴨寶，但恐龍太大，他幾乎壓沈了船。他得坐在船頭划船，其他人坐在船尾平衡他的重量。

恐龍大力搖槳，他們移動得快多了；但清晨時分暴風颳起，海浪迅速升到他們頭上，甚至超過恐

龍的頭，雨下得之快，紫紫和奈兒公主必須用恐龍閃亮的頭盔做水桶舀水出去。恐龍丟棄他所有的盔甲以減輕載重，但很快就清楚這還是不夠。

「那麼我必須盡我身為戰士的職責，」恐龍說。「奈兒公主，我對妳的用處已經結束；從現在起，妳必須聽從妳其他夜之友的智慧，只有在什麼都行不通時才運用從我這學到的。」然後他跳入水中，消失在波濤下。船像木塞一樣突然上冒。一小時風浪漸漸平息，隨著黎明的到來，大海波平如鏡，一片廣大的綠色國度，大到奈兒公主想像之外，填滿了西方地平線——境外之境。

奈兒公主痛哭失去的恐龍，她想他可能抓到漂浮的棄貨能安全到達岸邊，因此她要在海邊等待。

「我們絕對不可以在這裡逗留，」紫紫說，「免得我們被藍鵲王的斥候看到。」

「藍鵲王？」奈兒公主問。

「十二仙王和仙后之一。這片海岸是他的領域。」紫紫說。「他有一群八哥在幫他看守邊界。」

「太遲了！」眼睛銳利的彼得。「我們被發現了！」

在那一刻，太陽升起，所有夜之友都變回填充動物。

一隻孤鳥從黎明的天空朝他們俯衝而來。當它飛近，奈兒公主看到那並不是藍鵲王的八哥，而是他們的朋友烏鴉。他在她頭上樹枝落定叫道，「好消息！壞消息！我該先講哪一種？」

「好消息，」奈兒公主說。

「邪惡的王后被打敗了。她的力量被十二個王與后破壞了。」

「壞消息呢？」

「十二把鑰匙被每人拿一把當做戰利品，鎖進他們的皇家寶庫。妳永遠無法收集到所有十二把

鑰匙了。」

「可是我立誓要取得，」奈兒公主回道，「昨晚恐龍讓我見識到一個戰士必須堅守自己的職責，即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指引我去藍鵲王城堡的路；我們先去取他的鑰匙。」

她縱身進入森林，不久之後找到一條烏鴉所說會引到藍鵲王城堡的土路。午餐休息後她出發上路，同時敏銳地留意天空。

接下來是段很好玩的小章節，奈兒在路上發現另一個旅行者的腳印，很快又有另一個旅者加入，然後又一個。這情況持續到夜晚，最後紫紫檢查了這些腳印，告訴奈兒公主她事實上整天都在繞圈子。

「可是我很小心跟著路走，」奈兒說。

「這是藍鵲王的詭計之一，」紫紫說。「這是條環形路，要找到他的城堡，我們必須好好思索，用我們自己的腦子，因為在這個國度裡一切都是某種騙局。」

「如果所有的路都會欺騙我們，我們怎麼找到他的城堡呢？」彼得免問。

「奈兒，妳有沒有縫衣針？」紫紫問。

「有，」奈兒手伸進口袋拿出針線包。

「彼得，你帶了你的魔法石嗎？」紫紫繼續。

「帶了，」彼得說，從口袋拿出石頭。灰灰一塊很不起眼，卻有神奇的特質吸引金屬屑。

「鴨寶，你可以分一個檸檬汁的瓶塞給我們嗎？」

「這瓶幾乎空了，」鴨寶說。

「好極了。我需要一碗水，」紫紫說，然後跟她三個朋友收集好三樣東西。

奈兒繼續讀著啟蒙瓊林，學到紫紫讓縫衣針變得有磁性，再刺上軟木塞，浮在一碗水上，如此做出一個指南針。她讀到他們穿過藍鵲王領土的三天旅程，其中所有的伎倆——偷他們食物的動物，流沙，突如其來的大風雨，看起來好吃卻有毒的莓果，用來捕捉不速之客的陷阱和圈套。這部份的冒險故事奈兒一連讀了很多小時，她知道如果有需要，以後可以再回頭去問有關這些事的問題。不過冒險重要的部份似乎是每一天旅程結束時，與彼得的討論。

彼得免是他們歷險過程中的嚮導。他的眼睛因為吃胡蘿蔔而銳利，大耳朵聽得到數哩外的麻煩，顫動的鼻子聞得出危險，聰明的頭腦算計得出藍鵲王的詭計。不久之後，他們到了藍鵲王城市的外圍，連城牆都沒有，可見藍鵲王是多麼有信心沒有任何入侵者能夠通過森林裡所有的陷阱和圈套。

奈兒公主在藍鵲王的城裡；土狼麻煩事；彼得的故事；奈兒對付一個陌生人。

對奈兒公主而言，藍鵲王的城市比任何野生世界還要可怕，她寧願把生命託給森林的野獸而不願信賴很多城裡的人。他們試著在城市中央一片舒適的林間空地睡覺，那兒讓奈兒公主聯想到魅力島上

的林間地。可是他們還沒安頓好，就出現一隻嘶嘶發聲，口水滴落犬牙的紅眼土狼，將他們趕走。

「或許我們可以等到天黑後土狼看不見我們時再溜回空地，」奈兒提議。

「土狼永遠會看到我們，即使在黑暗中，因為牠看到我們身體發出來的紅外線光，」紫紫說。

最後，奈兒、彼得、鴨寶和紫紫找到窮人住的一塊地在那紮營。鴨寶架起一個小營地，生起火，他們喝了點湯然後睡覺。但是無論怎麼努力，奈兒公主仍然睡不著。她看到彼得兔也沒法睡；他背對著營火望進黑暗。

「為什麼你不像我們看著火光而看著黑暗？」奈兒問。

「因為危險來自黑暗，」彼得說，「火光裡只有幻覺。當我還是隻小兔子逃離家時，這是我最早學到的教訓。」

像恐龍在啟蒙瓊林前面一樣，彼得講起自己的故事。故事是他跟他的兄弟如何逃家，和各種貓、禿鷹、黃鼠狼、狗發生衝突，其中還包括不覺得他們是勇猛的小小冒險家，而視他們為午餐的人類。彼得是他們之中唯一倖存的，因為他最聰明。

「我決心有一天我一定要幫我兄弟報仇，」彼得說。

「是嗎？」

「嗯，這故事很長。」

「告訴我！」奈兒公主說。

彼得還沒來得及繼續講他的故事，他們就注意到有陌生人接近他們。「我們應該叫醒鴨寶和紫紫，」彼得說。

「哦，讓他們睡吧，」奈兒公主說。「他們需要休息，而且這陌生人看起來沒那麼壞。」

「一個壞陌生人會是什麼樣子呢？」彼得說。

「你知道，像黃鼠狼或禿鷹，」奈兒公主說。

「喂，小淑女，」陌生人說，身上衣服珠寶都很昂貴。「我注意到妳新來到藍鵲王國，處境十分落魄。想到妳在這裡受苦，而我坐在舒適溫暖的房子吃大餐，心裡深感愧疚。何不跟我來，讓我照顧妳？」

「我不會拋棄我的朋友，」奈兒公主說。

「當然——我建議裡沒這意思，」陌生人說。「可惜他們睡著了。這樣，我有個主意！妳跟我來，妳的兔子朋友留下照看這些睡著的朋友，然後我帶妳參觀我的地方，妳知道，證明我不是什麼蠢童話中預備佔妳便宜的恐怖陌生人。妳不是小娃娃了，對嗎？」

「不是，我想不是，」奈兒公主說。

「那麼就跟我來，平心靜氣聽我說，看看我實不實在，假如我結果的確是個不錯的人，我們再回來接妳其他的小朋友。來吧，別浪費時間了。」

奈兒公主發現很難拒絕這個陌生人。「別跟他去，奈兒！」彼得說。但是到了最後，奈兒還是跟他走了。她心裡知道這是錯的，但她的腦袋太傻，因為她畢竟還是個小女孩，她覺得不可以拒絕一個成年男人。

故事到這裡變得非常互動式。奈兒熬夜在互動情境裡，嚐試各種不同的可能。有時這男的給她東西喝，她就睡著了。如果她拒絕喝，他就逮住她綁起來。不管怎樣做，那個男人真正的身份最後總是海盜，要不然他把奈兒公主賣給其他要留下她不放她走的海盜。奈兒試了所有想得到的計策，但這互動情境好像故意做成某種形式，一旦她決定跟陌生人走，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把她從變成海盜奴隸的命運救出。

十遍十二遍反覆之後，她把書丟進沙裡，俯在上面哭起來。她無聲哭著免得吵醒哈維；她哭了很長的時間，想不出止住的理由，因為她感覺自己現在就像書裡的奈兒公主，落入了陷阱。

「嘿，」一個男人的聲音說，非常柔和。一開始奈兒以為是來自啟蒙瓊林，不過她在生書的氣所以沒理會。

「怎麼回事，小女孩？」聲音說。奈兒努力往上朝音源看去，但看到的只是淚珠濾過的聲光流晶胖胖的光芒。她揉揉眼，可是手上有沙。她忽然一陣驚惶，因為她發現真的有人在那裡，一個成年男人，而她看不見又無助。

終於她看清他。他蹲在六呎之外的地方，夠安全的距離，額頭全都皺起注視她，一付非常關切的樣子。

「完全不需要哭呀，」他說。「情況沒那麼糟糕。」

「你是誰？」奈兒問。

「我只是一個想幫助你的朋友。好了，跟我來吧，妳不希望有人幫妳嗎？」

「當然想，」奈兒說。

「好。那就來吧，」陌生人說，站起來。他朝奈兒往前一步，彎下腰，伸出一隻手。

奈兒左手伸向他，在最後一分鐘右手朝他臉甩了一把沙。「幹！」陌生人說，「妳這小賤貨，我要好好教訓妳！」

雙截棍總是在哈維頭下。奈兒用力扯出來，轉身背朝陌生人，全身一旋，像鬥九教她一樣手腕在最後一刻猛力一甩。雙截棍的頭像鋼眼鏡蛇打上陌生人的左膝，她聽到什麼裂掉的聲音。陌生人慘叫，嚇人地大聲，跌落進沙裡。奈兒旋動雙截棍，使它發出陣嗡嗡聲，目標鎖定那人的顫骨。但在她擊出之前，哈維抓住她的手腕。武器飛開的一端失去控制，打上她的眉毛，撕開一道，造成她有如吞嚥冰冷食物造成頭痛的全身痙攣。她想嘔吐。

「幹得好，奈兒，」他說，「不過現在得趕快離開這。」

她一把抓起啟蒙瓊林。兩個人朝海灘跑去，跳過在聲光流晶光輝裡吵鬧閃爍的銀色幼蟲。「警察現在可能要找我們了，」哈維說。「我們得去什麼地方。」

「抓一床那種毯子，」奈兒說。「我有個主意。」

他們自己的銀毯子來不及帶走。海邊垃圾筒裡露出一床丟棄的毯子，他們跑過時，哈維一把抓起揉成一團。

奈兒領哈維回到林中那一小塊地。他們找到早先暫留的坑洞。這次奈兒抖開毯子罩住他們兩人，他們再把毯子在周身塞好形成一個泡泡。他們安靜地等待了一分鐘，然後五分鐘，十分鐘。時不時他們聽到孢子細細的叫聲走過，但它們總是繼續前進，不知不覺中，他們睡著了。

X博士的神秘紀念品；海克華斯抵達溫哥華；那兒的亞特蘭堤斯區域；

他取得新的交通工具。

X博士派出一名信差到上海飛船港，指示他要找到海克華斯。信差在海克華斯面對一個小便池時挨近他，愉快地和他打招呼，自己也解了個手。然後兩個人互換名片，禮貌地雙手接過微微鞠躬。

海克華斯的名片就跟他本人一樣講究。白色，名字以頗嚴厲的大寫字體印出。和大多數卡片一樣，用的是智慧紙，留有很大的記憶空間儲存數位化資料。這個拷貝包含一個物質組合爐程式，系出創造出最初【少齡淑女繪本啟蒙瓊林】的程式。修改的版本用自動聲音產生程序，不依靠職業互動演員，同時也包括X博士的編碼員將內文翻譯成中文時所需要的所有鉤子程序。

博士的名片較為生動。上面寫了幾個漢字，以及X博士的章。現今紙有智慧，圖章會動。這個印章在智慧紙中注入一個軟體使得一個小動畫圖檔不停跑動。X博士的圖章描繪一個難看的老頭，斗笠掛在背上，人蹲在河中石上，手拿著竹竿把一條魚拉出水——不，等一下，不是魚，是一條龍在線的另一端甩動，就在你看清楚時，老頭轉過來，朝你傲慢微笑。這個庸俗畫面凝住不動，然後巧妙變化成X博士名字的漢字。接著動畫又從頭開始。在名片的背面有幾個音像圖示標示出這其實是一個「芽」：就是說這是在物質組合爐分裂成長的程序，外加足夠的通幣去跑它。音像圖示顯示這程序只能在八立方公尺或更大的物質組合爐裡運行，這是很巨大的爐子，因此擺明了他要等到了亞美利加才能用它。

他在溫哥華下了「韓進·塔克和馬」。溫哥華除了有世界風景最好的飛船港埠，還號稱有一個很

大的亞特蘭堤斯飛地。X博士沒給他特定目的地——只有這「芽」和航班號碼——因此好像沒必要一直坐到航線的最後一站。如果有必要，他總是可以坐子彈列車沿著海岸線南下。

城市本身是各種飛地的蔓生大市場。因此到處是市集，由「協定」所擁有和經營，在那裡不同國族的公民和子民，在中立地進行集會和貿易、協商、通姦或任何行為。有些市集單純是古典傳統的露天廣場，其他看起來比較像會議中心或辦公大樓。很多老溫哥華更昂貴、更賦予美景的地區已被香港互惠社會或日本人所取得。儒家團體擁有市中心最高的辦公大樓。城東菲莎河的肥沃三角洲，斯拉夫人和德國人據說劃界出大塊的「生存空間」，環繞著比一般更兇的保安孢子矩陣。印度斯坦有一串小飛地分散在都會區。

大學西邊半哩處，亞特蘭堤斯飛地從水中爬出，以跨海堤道與大學相連。帝國大地構造學把它做得像另一個早已存在百萬年的島。海克華斯租了輛人力車把他帶過堤道，冷冽的鹹風在他鬍渣流過，他放鬆下來，覺得自己再一次在自家領域。防波堤上翡翠綠的運動場地，玩手球的短褲少年聚結成兩列爭球。

路的對面是女子學校，有著一樣大的運動場，不過被濃密的十二呎高樹叢圍繞，如此女孩穿著很少或很緊的衣服跑來跑去時，不會產生破壞禮儀的問題。他在他微形鋪位上沒睡好，很想登記進住一間訪客旅店睡一覺，但現在才早上十一點，他不想把好好的一天浪費掉。因此他騎人力車到城中心，在看到的第一間酒店停下吃午餐。酒保告訴他怎麼去幾條街外的皇家郵局。

這是一間大郵局，有各種物質組合爐，包括直接連上鄰近裝卸區的十立方公尺型號。海克華斯將X博士的「芽」塞入爐子的讀取機，屏息以待。沒什麼戲劇性發生；控制面板上的顯示螢幕說這組合

需要幾小時。

海克華斯在飛地閒逛消耗大半時間。城中心很小，很快就變成綠蔭住宅區，到處是美麗的喬治時代、維多利亞風格、羅馬風格的房子，偶而出現高高低低的都鐸式房子，或危危居高，或隱在翠綠的深窪中。在這些人家之後，是蜿蜒成一環帶的士紳農場，裡邊還有高爾夫球場和公園。他在一座繁花盛開的公共花園長椅上坐下，展開一張聲光流晶紙，上面追蹤著最原始【少齡淑女繪本啟蒙瓊林】版本的移動。

它好像在綠色地帶待了一會兒，然後朝山上新亞特蘭提斯方向前進。

海克華斯拿出鋼筆給芬柯——麥可羅大公寫封短信。

大人，

自從接受您所託付於我的信任，我一直致力做到完美坦誠，如開放的導管傳送任何與任務相關的訊息。因此，我必須讓您知道，兩年前在我拼命尋找遺失的啟蒙瓊林版本時，我啟動了在租界區的搜尋．．．（二二二）

請於付上的地圖以及其他資料裡，找到這本書的最近動態，直到昨天，我才知道這本書的去向。我不知道誰擁有這本書，但從這本書程序化的方式，我猜測是一個下等階級的小女孩，大約五到七歲。這本書在過去兩年一定一直在室內，要不然我的系統早會察覺出。如果假設正確，同時如果我的發明並無不幸地未達到預期的目標，那麼，可以正確假定這本書已變成這女孩生命中重要的一部份．．．

他繼續寫道，如果情況真是如此，這本書不應該從這女孩身邊奪走；但再仔細思索之後，他將這部份潦草劃去，然後這部份從頁面消失。海克華斯沒資格告訴芬柯——麥可羅怎麼去做事。他簽上名，發出信。

半小時候，他的筆又響了，他查他的信。

海克華斯，

信收到。雖遲卻不晚。迫不及待想與這女孩見面。

你的云云

芬柯——麥可羅

海克華斯回到郵局，從大物質組合爐的窗口看進去，見到一個大機器在暗暗的紅光中成形。它的身體已經完成，現在底下的四條腿在進行組合，身體因此慢慢升高。X博士提供了一部雪佛靈給海克華斯。

海克華斯贊同地注意到，這部雪佛靈的工程師認為簡單和力量為首要，舒適和風格為次要。很中國。沒花什麼精神在它偽裝成真動物。腿部的機械多半都暴露在外，這樣你得到接點和推桿是如何運作，有點像看著舊時蒸汽火車的輪子。身體看起來骨瘦如柴。它是用星形連結器做成，上面連有五六個香煙大小的棒子，棒子和連結器形成不規則的網狀，圍出測地線式的空間框。棒子可以改變長

短。海克華斯在別處見過相同的結構，知道這個網能變換大小和形狀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同時提供控制系統在某一時刻所需的堅硬度和柔軟度。在空間框裡，海克華斯看見鉛箔包覆的球形和橢圓形，裡邊想必是真空，存有這乘用馬的機械面向內臟：基本上是一些推桿邏輯和能量來源。

腿很快組合完成，複雜的足需時久些。完畢時，海克華斯釋出真空，打開門。「收起，」他說。雪佛靈的腿一屈，在M.C.的地板上躺下。它空間框儘量收縮，脖子也收短。海克華斯彎下腰，手指插入空間框，一手舉起雪佛靈。他帶著它穿過郵局的大廳，走過嘖嘖稱奇的顧客，出門到馬路上。

「上馬，」他說。雪佛靈升起至蹲伏式。海克華斯一腿跨過鋪著某種人造橡膠的馬鞍，很快感覺它把他推向空中。他的腳離地，東踢西踢終於找到馬蹬。腰椎支撐體貼地緊壓著他的腎臟部位，接著雪佛靈快步上街，朝跨海堤道回去。

它不該這麼做。海克華斯想要叫它停止。然後他明白為何在最後一分鐘才拿到「芽」：X博士的工程師程序化了這乘騎的腦子，告訴它帶他去哪裡。

「名字？」海克華斯說。

「未命名。」雪佛靈說。

「重新命名綁架者，」海克華斯說。

「命名為綁架者，」綁架者說；感應已到達商業區的邊緣，它開始慢跑。幾分鐘後他們疾驅衝過跨海堤道。海克華斯回身朝向亞特蘭堤斯，尋找追上來的氣流飛體；不過如果納彼爾在追蹤他的話，他採取的手法還真難以察覺。

清晨漫步過租界區；多福泰；一位投緣的巡官。

高高在前面山上，他們看到聖馬克大教堂，聽得到鐘聲響起時間的變化；鐘聲多半是一串無調音，但偶然傳出一段美麗的旋律，有如變動易卦意外出現珍寶。太陽還藏在山後，而維多利亞之源的鑽石宮已在日光中閃動出桃色和琥珀色。奈兒和哈維在銀毯子下睡得出奇好，但他們完全沒法睡久一點。光明之路飛地的軍事起床號把他們吵醒，等他們再出現街頭，光明之路粗魯的韓國和印加傳道者已經從他們的大門傾巢而出，進入租界普通小道，駝著他們折疊起的聲光流晶和裝著小紅書的沈重箱子。「我們可以進那裡，奈兒，」哈維說，奈兒以為他一定在開玩笑。「光明之路總是有張暖鋪還有很多吃的。」

「他們會把我的書拿走，」奈兒說。

哈維看著她，微感驚異。「妳怎麼知道？哦，別跟我說妳從啟蒙瓊林學到。」

「光明之路只有一本書，那本書叫他們燒掉所有其他的書。」

他們朝綠色地帶爬上去，路越來越陡，哈維氣喘吁吁。他常常停下來，手放在膝上，像海狗叫般一陣高聲粗厲地咳起來。可是在這高處，從空氣流入他們喉嚨的感覺，他們知道空氣清新多了，而且也冷些，這對他們有助。

新舟山的中央高原被一條森林帶環繞。叫多福泰的飛地緊接在這綠色地帶之後，也是樹蔭森森，不過從遠處看，林子的質感細緻些——更多小一點的樹，更多花。

漆成黑色的鐵柵欄圍起多福泰。哈維看了一眼說如果這就是他們的安全措施，那簡直就是笑話。

接著他注意到沿著柵欄有一箭之寬的草皮區，平滑得可以做職業板球競賽場地。他意味深長地對奈兒揚了揚眉，暗示她任何未經受權的人想走過草地，將遭不鏽鋼刺般的水柱穿刺，或被血模子射穿，或被機器狗撕成碎片。

多福泰的大門敞開，讓哈維十分不安。他擋在奈兒前面，免得她一下子跑過大門。在邊界線上的人行道，從一般堅固卻可變形、平滑卻摩擦力強的奈米玩意，變成形狀不一的大理石塊鋪地。

唯一看得見的人類是位白髮巡官，大大的肚子把他兩排銅扣明顯繃開。他彎下腰用小鏟子從碧綠的草地上清除還發著熱氣的一坨屎。從四周情勢判斷，是出自現在還在不遠處互相撞擊彼此可笑身體的兩隻哥基犬其中之一，它們想把對方翻倒地上，這動作即便對瘦而有形的哥基犬也是違背機械原理的，更何況這兩隻根本不瘦。這場爭鬥，顯然是世紀對峙中的一段小衝突，把一切不太重要的考慮，譬如看守大門，完全拋諸纏鬥者的腦後，因此第一個注意到奈兒和哈維是巡官。「走開！」他算是夠愉快地喊道，朝山下揮著他氣味強烈的鏟子。「今天我們沒工作給你們這類人！不要錢的物質組合爐都在下面濱水區。」

這消息對哈維的效果和巡官估計的相反，因為意味著有時候這真有工作給像他這樣的人。他提防地向前一步。奈兒利用這個機會從他後面跑出來。「對不起，先生，」她叫道，「我們不是來這裡找工作或找免費的東西，而是來找一位屬於這個國族的人。」

冒出了一個看起來像下等民，說起話來卻像個維佬的小女孩，巡官拉正他的束腰制服，挺起肩膀。疑心被善意取代，他先對聽覺顯然提早不靈的狗斥責幾聲，然後緩步走向他們。「那好，」他說。「你們要找的是誰？」

「一位叫做布萊德的人。他是個鐵匠，他在新亞特蘭提斯飛地的一個馬場工作，照顧馬匹。」

「我跟他很熟，」巡官說。「我很樂意幫妳跟他打個電話。那麼，妳是……他的朋友？」

「我們會希望他還記得我們，對我們印象還不錯，」奈兒說。聽她說話那麼正式，哈維轉身朝她做了個鬼臉，可是巡官很吃這一套。

「今天早上很涼，」巡官說。「要不然你們跟我到門房，屋裡舒適又暖和，我給你們泡茶。」

在大門兩邊柵欄終止的地方各有一座小石塔，窄窄的鑽石窗深深嵌入牆中。巡官從他柵欄這邊進入一個石塔，再打開巨大鍛鐵鉸鍊的木門，放奈兒和哈維從柵欄另一邊進入。小小的八角形房間塞滿深色木頭做的精緻傢俱，一架舊書，一座小鑄鐵爐子，上面一個紅瓷釉壺，坑坑點點有如歷經久遠衝擊的小行星，微弱滾出一道蒸汽。巡官引他們去坐一對木椅。把椅子拉出桌子時，他們發現比他們見過的椅子要重十倍，因為是用真正而且厚重的木料所做。沒特別好坐，但奈兒還是蠻喜歡坐在她的椅子上，椅子的大小和重量帶給她安全感。門房朝多福泰方向的窗子要大一點，她看到兩隻哥基犬在外邊從鉛製窗格驚愕異常地窺進來，由於程序上某個巨大漏洞，牠們竟然被留在門外，不確定地搖著尾巴，彷彿一個會發生這種錯誤的世界，什麼都靠不住了。

巡官找到一個木製托盤，拿在手裡走來走去，仔細組起一套杯、盤、調羹、夾子和其他與茶相關的配備。等所有必備的工具都恰當羅列，他堅持遵照古法製出飲料，然後在他們面前放好。

窗邊檯面上有件形狀古怪的黑物，奈兒看出是電話，她認得出只因為她曾在媽媽愛看的老被動式影片中見過——電影裡它們好像帶著與實際功用不成比例的護身符般意義。巡官拿起一張紙，上面很多手寫的名字、字串和數字。他將背轉向最近的窗子，然後朝後靠，越過檯面，使自己能更靠近亮

光。他在光線中斜傾紙面，大弧度調整自己下巴的高度，最後停在老花眼鏡片在瞳孔和紙之中的位置。把一切細節都調整到最佳幾何結構，他微嘆一息，彷彿這安排很合適他，然後從眼鏡上方瞧了眼奈兒和哈維，似乎在建議他們仔細觀察他，這樣可以學得一些有用的玩意。奈兒盯著他，深受吸引，因為她很少看到人們戴眼鏡。

巡官注意力回到紙上，皺著眉掃視了幾分鐘，然後突然叫出一連串號碼，訪客聽起來好像是隨機唸出，但對巡官而言既意義深長且完全明顯。

黑電話有一片金屬碟，邊緣有手指大小的洞。巡官把話筒掛在肩章上，手指插入不同的洞中，對抗著彈簧的阻力扭轉碟子。短而非常愉快的對話接著發生。然後他掛上電話，雙手在肚子上緊握，彷彿剛如此完成指定任務，手因此變成多餘的裝飾品。「要一會兒，」他說。「慢慢來，喝茶小心燙到。要吃點奶酥餅乾嗎？」

奈兒對這點心不熟。「不用了；謝謝，先生，」她說，不過哈維，總是那麼實際，同意好嚐嚐看。忽然間，巡官的手又找到了存在的理由，開始忙碌搜索屋裡各處舊木櫃的黑暗角落。「對了，」他邊找邊漫不經心說，「假如你們真的想走過這個大門，就是說，如果你們想造訪多福泰，當然非常歡迎你們，那麼有關我們規定的一些事項，你們應該知道。」

他站起來轉身朝向他們，展示出一個標示「奶酥餅乾」的錫盒。

「精確點呢，這位少年紳士的楔形棍和彈簧刀得從他褲子出來，待在這裡，交由我和我的同事呵護，還有，我得仔細瞧瞧這位小淑女帶在她小背包裡那塊推桿邏輯、電池、感應器陣列，格林總總不得了的，除非我搞錯了，整個東西假裝成一本書。呃？」巡官朝著他們眉毛高高揚起，搖動著格子花盆。

摩爾巡官，他這般自我介紹，過度仔細地檢查哈維的武器，彷彿是剛從金字塔城挖出的考古文物。他用心讚許哈維武器之精良，大聲思索任何人找像哈維這樣的小伙子麻煩是多麼不智。武器被送進其中一個碗櫃，摩爾巡官用語音將它鎖起。「小淑女，現在來看看妳的書，」他對奈兒說，蠻愉快地。

她不願啟蒙瓊林離手，但想起遊戲室想拿走她的書的小孩，結果遭受電擊還是怎麼。她放心交出書。摩爾巡官雙手小心接過，一小聲聲讚嘆溜出他的嘴。「我必須告訴你，有時候當它判斷有人想從我身邊偷走它時，它會對他們做出很壞的事，」奈兒說，然後咬住唇，希望她剛才沒像在暗示摩爾巡官是個賊。

「小淑女，如果它不這麼做我會很喪氣。」

摩爾巡官把書在手中翻轉數遍，跟奈兒稱讚書的裝幀、燙金字、紙的感覺，然後用手在桌子木頭上抹過，確定沒有茶或糖灑在上面，再靈活地將書放在桌上。他從桌子走開，好像不小心碰到放在八角房一個鈍角角落的橡木黃銅拷貝機。他恰巧在輸出匣中看到幾頁紙，隨便翻過，時不時輕笑出聲。有一刻他抬頭看著奈兒，無言搖搖頭，最後他說，「妳知不知道哦……」但他又輕笑起來，搖搖頭，又回去讀那些紙。

「好，」他終於說，「好。」他再把紙送入拷貝機，指示它摧毀。他拳頭插入褲子口袋，在房間的縱長來回走了兩趟，又坐下來，沒有看奈兒或哈維或那本書，但看向略遠的地方。「行，」他說。「在妳停留多福泰的時間，如果妳遵守幾個條件，我就不沒收這本書。第一，妳在任何情況下不可以使用物質組合爐。第二，這本書是妳自己用，而且只能給妳使用。第三，妳不可以拷貝或複製任何書

中的訊息。第四，妳不可以給任何人看這本書，或讓任何人知道這本書的存在。違反任何一個條件，會導致妳立刻被逐出多福泰，這本書也會被沒收甚至摧毀。我說得夠清楚嗎？」

「非常清楚，先生，」奈兒說。外邊傳來「的拉拉」「的拉拉」朝他們接近的馬蹄聲。

新朋友；奈兒看到真正的馬；坐車遊多福泰；奈兒與哈維被分開。

馬上的人不是布萊德，是奈兒與哈維不認識的一個女人。一頭帶紅色的金色直髮，慘白的皮膚上成千的雀斑，胡蘿蔔色的眉毛和睫毛只有在太陽晒到她臉時才看得見。「我是布萊德的朋友，」她說。「他在工作。他認識你們嗎？」

奈兒正要脫口而出，但哈維手放到她手臂上制止她，然後講了個比奈兒會說的要簡短一點的版本。他提到布萊德有陣子曾經是他們母親的「一個朋友」，他對他們總是很好，事實上還帶他們去「新亞區」看過馬。故事沒講多久，女人臉上的一片空白被提防的表情所取代，她不想再聽下去。「我想布萊德有一次跟我提到你們，」在哈維話說到一個死胡同時她終於開口。「我知道他記得你們。那麼現在你們希望怎麼樣呢？」

這可是個難題。奈兒和哈維強烈專注在他們不希望發生的事已成了習慣。他們對這選擇性感到困惑，有如兩難之境。哈維放鬆奈兒的手臂，改拉起她的手。兩個人都沒說話。

女人轉向摩爾巡官希望他能給些提示。「或許，」摩爾巡官最後說，「你們兩個到某個安全又安靜的地方坐坐，好好想一想，會有幫助。」

「那會很好，謝謝，」奈兒說。

「多福泰有很多公園和花園……」

「算了，」女人說，聽到該她表態之處她做出回應。「我會把他們帶回磨坊屋等布萊德回家，然後，」她對巡官含意深長地說，「我們再想出什麼做法。」

女人快步走出門房，沒回頭看奈兒和哈維。她很高，穿著寬鬆卡其褲，膝蓋處磨損得很多，但在坐處卻十分完好，而且到處濺著不知名的舊漬。上身一件很鬆的愛爾蘭漁夫毛衣，袖子捲起，用安全別針紮成一個很密的羊毛圓環，圈起她一雙雀斑滿佈的前臂；重覆前臂的裝飾風格，手腕上戴一大串便宜的銀手鐲。她朝馬的方向喃喃了些什麼，是一匹阿帕盧薩母馬，已經甩下脖子，鼻子插入柵欄內修剪到短得令人失望的綠草，尋找一兩根還沒被勤奮的哥基犬做過記號的草葉。當她停下來撫摸母馬的脖子，奈兒和哈維趕上她，發現她僅是漫不經心在簡述剛才門房所發生的事，還有現在隨即要發生的，或許母馬會想知道。奈兒先以為這母馬可能其實是雪佛靈穿上假的馬皮毛，不過牠噴出像柵欄柱一般粗的尿流，裹在撕裂的蒸汽外衣中，像一把光劍在清晨陽光下閃爍，奈兒聞到味道，知道馬是真的。方才女子是裸騎而來，回程她沒上馬，輕輕牽著韁繩彷彿牽著蛛網，領著馬前行。奈兒和哈維跟在數步之後，女人有時越過綠草地，腦子顯然在把事情理出頭緒，後來終於把頭髮順到一邊耳後，轉向他們。「摩爾巡官有沒有跟你們說明規定？」

「什麼規定？」在奈兒會說出太多細節而給人負面印象前，哈維脫口而出。奈兒第一百次佩服她哥哥多樣的狡黠，這點連彼得都會洋洋得意。

「我們製作東西，」女人說，好像這近乎完美且足夠地說明了多福泰這國族。「布萊德做馬蹄

鐵。不過他是個例外，因為他多半提供與馬相關的服務。蛋殼，對不對？」女人為了馬補了一句。「所以有一陣子他得住在租界，因為這裡對於馬伕、管家還有其他服務類工作者是否符合多福泰的規章有不同的意見。不過我們投過票，同意讓他們進來。這些很無聊吧？我叫麗泰，我做紙。」

「妳是說，從M.C.？」

這問題對奈兒最自然不過，但麗泰卻很驚訝最後一笑置之。「我等一下會給妳看。但我要說的是，不像妳以前住的地方，多福泰所有東西都是手工做的。我們這裡是有幾個物質組合爐。但是假如說，我們要一張椅子，我們其中一個工匠就會從木材做出一把椅子，就像古時候。」

「你們為什麼不就組合椅子呢？」哈維問。「M.C.也可以做木頭。」

「它會做假木頭，」麗泰說，「可是有些人不喜歡假東西。」

「你們為什麼不喜歡假東西？」奈兒問。

麗泰對她微笑。「不只是我們，是他們，」她說，朝山上指一指新亞特蘭堤斯領地，一環帶高樹把它和多福泰隔開。

哈維臉上露出領悟之光。「維佬跟你們買東西！」他說。

麗泰看起來有點吃驚，好像從來沒聽人說維佬。「總之，我到底要說什麼？哦，對了，重點是這裡每件東西都很獨特，所以你們使用東西要特別小心。」

奈兒對什麼是「獨特」略有概念，但哈維卻不解，因此他們走過多福泰的路上，麗泰又解釋了一會兒。講到某個階段，奈兒和哈維終於明白麗泰其實是以想像中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慎重方式告訴他們，她不希望他們跑來跑去打破東西。這種限制兒童行為的作法，與平時他們所熟悉的一切方式完全

相反，因此雖然麗泰努力表現得很愉快，這對話卻被小孩們的困惑和她的挫折感所影響。時不時她的臉漲紅起來，雀斑都消失了。

多福泰的街道由小塊小塊石頭緊緊鋪成。交通工具是馬、雪佛靈還有輪胎肥大胎紋複雜的人力車。除了有一處幾棟建築物圍著中央綠地叢聚之外，房子的間距很寬，而且不是很小就是很大。不過每家都好像有很漂亮的花園，奈兒常常從路上衝出去聞聞花。一開始麗泰緊張地盯著，告訴她不可以摘下任何一朵花因為是別人的。

路的盡頭有一扇木頭大門，可笑的原始門門僅由一片可滑動的板子組成，被長時間用得發亮。走進大門，路變成崎嶇不平的石板路，草從縫中長出。路徑在起伏的牧草地中蜿蜒，馬群以及偶然出現的乳牛低頭吃草，一棟三層樓的大石屋高踞在從新亞特蘭堤斯飛地上流下來的河岸邊，路在此結束。一座巨大的車輪從房子旁邊生出，被河水緩慢推轉。一個男人站在外邊巨大砧板前，用刀刃奇寬的斧頭從紅木上劈下小楔形。劈出的木材堆在一個藤編籃子，站在屋頂上的男子用繩子拉上去，他用這些新的紅木片換掉灰掉的舊外牆魚鱗木片。

哈維目瞪口呆看著這操作，都忘了走路。奈兒在啟蒙瓊林的書頁上見過這類過程。她跟著麗泰走到一長列馬住的低矮建築。

多數的人沒住在磨坊屋的主屋，而住在幾棟長列的外屋，兩層樓高，工作坊在下，生活區在上。奈兒有點驚訝發現麗泰其實沒有和布萊德住在一起。她的公寓和工作坊都比奈兒的舊公寓大上兩倍，裡邊都是硬木、金屬、棉、麻和陶瓷做出的好東西，奈兒開始明白這些東西可能都在多福泰手工製出。

麗泰的作坊有幾個燒著濃稠纖維漿汁的大鍋子。她把漿薄薄塗一層在簾上，讓水份排出，再用一

個巨大的手動曲柄沖床壓平，製出的紙很厚，邊緣不平整，裡邊上千細微的纖維，給紙添加淡淡的色彩。等做出一疊紙，她將紙帶到隔壁充滿刺鼻油味的作坊，那裡一位留鬍子穿著污漬圍裙的人，把紙送進另一個很大的手動曲柄機器。等紙從機器出來時，紙的頂上出現字母，拼出一個新亞特蘭堤斯女士的名字和地址。

由於奈兒表現得很有教養，沒把手指伸進機器，也沒問問題問得人分心，麗泰因此准許她去看看其他的作坊，只要她先徵求別人同意。奈兒一天時間多半在與各種作坊主人交朋友：製玻璃匠，珠寶匠，做木櫃的，紡織者，甚至一個做玩具的，還給了她一個穿著印花布衣裙的小木頭娃娃。

哈維有一陣子纏著在屋頂上放魚鱗板的男子，後來整天時間在野地裡遊走，把小石子踢來踢去，大略觀察一下邊境，還有磨坊屋社區的概況。奈兒常常看看他怎麼樣。一開始他看起來很緊張，對一切很懷疑，後來他輕鬆下來開始享受環境。傍晚時他陰沈起來，一個人蹲在流動河水中的大圓石上，把小石子扔進水裡，咬著大拇指想事情。

布萊德提早回家，他騎著一匹紅褐色公馬直接從新亞特蘭堤斯飛地的山上下來，穿過綠色地帶，沒什麼大礙地穿刺出狗群矩陣，因為有關當局知道他是誰。哈維態度很正式地走近他，清清痰預備進行解釋和請求。可是布萊德眼睛僅僅掃過哈維，卻落在奈兒身上，估量了她一會兒，然後不好意思地看向別處。討論結果是他們可以在那待一晚，但其餘的要看法律細節才能決定，他也無能為力。

「你有沒有做出什麼上海警方會感興趣的事？」布萊德嚴肅地問哈維。哈維說沒有，一個簡單的否定，沒有附上常見的技術性細節，但書還有子目。

奈兒想告訴布萊德所有的事。但她注意到在啟蒙瓊林裡，每次有人問彼得得免任何直截了當的問題

時，他總是撒謊。

「看著我們的綠野地和大房子，你或許會以為我們在亞特蘭堤斯屬地，」布萊德說，「可是我們就跟其他租界區一樣在上海司法管轄之下。通常上海警方不會過來，因為我們是很和平的人也因為我們跟他們有某種協定。但是如果被發覺我們收留逃跑的幫派份子——」

「夠了，」哈維脫口而出。他坐在河邊時顯然早在腦中想清楚一切，僅僅在等成年人跟上他的思維。在奈兒搞清楚怎麼回事前，他走到她跟前，緊緊擁抱她，在她唇上親了一下。然後他背轉過她，跑過綠地，往下奔向海洋。奈兒跑在他後面，卻追不上他，最後她跌落在一叢風信子裡，看著哈維消失在淚水的簾幕之後。當她再也看不到他，她蜷起身子哭泣，不久麗泰過來，用強壯的手臂抱起她，帶她慢慢走過綠野到水車輪穩定轉動的磨坊屋。

漢族孤兒接觸現代教育科技之好處；方法官省思儒家思想的基本教訓。

孤兒船上有內建的物質組合爐，卻當然不能接上「資源泉」。取而代之的作法，它們從有點像精確排列的原子儲存槽的立方貨櫃中，取得他們物質的供給。這些貨櫃用起重機送到船上，接上物質組合爐的方式就跟在岸上「供給線」接爐子的方法一樣。船隻常常進入上海港，下載空貨櫃，運上新櫃子——飢餓的人口幾乎全由物質組合爐製出的合成米餵飽。

現在一共有七艘船了。頭五艘以夫子最重要的五種美德「仁義忠恕禮」命名，後來的兩艘用儒家主要哲人的名字命名。方法官飛向一艘叫「恕」（英文最好的翻法）「寬大的靈魂」，親自帶著收在

他袍袖裡的M·C·程序。這艘是他與X博士在那多事之夜共乘之船，從那之後，比起其他船上二十五萬名小老鼠，他不知怎麼對這裡的五萬隻特別感覺親近。

這程序是為大型組合爐所寫，每個周期可擠出幾十本啟蒙瓊林。第一批做出來時，法官從新書中摘出一冊，檢查帶著大理石玉感覺的封面，翻開幾頁讚美插圖，對書法則投以批判眼光。

接著他帶著書走下走廊進入一間遊戲室，裡邊幾百名小老鼠在跑來跑去消火。他捕捉到一個朝他看的女孩，示意她過來。她來了，不太情願地，被精力充沛的老師在旁催促，老師一會兒對小孩微笑，一會兒朝法官鞠躬。

他蹲下來好正視小孩的眼睛，然後把書給她。她對書遠比對法官有興趣得多，不過她受過正式應對進退訓練，朝法官官一鞠躬，謝謝他。然後她打開書，眼睛睜得大大。書開始跟她說話。法官官覺得聲音聽起來有點無聊，說話的節奏不是很對。但小女孩不在乎。她被完全吸引住。

法官官站起身，發現自己被上百個小女孩圍住，全體踮起腳，目瞪口呆，面朝那本小小玉書。

終於他能運用他的位置做些光明正大的好事了。在海岸共和國幾乎沒有可能；在堅持聖人之言及精神的中央之國，這則是他職責之部份。

他轉身離開房間，沒有一個女孩注意到，這樣剛好，要不然她們會看到他顫抖的脣還有眼睛的淚珠。在他走下走廊朝上甲板等待他的飛船去時，他重溫了第千次夫子思想的精髓「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海克華斯收到意義不明的訊息；騎過溫哥華；刺青女和圖騰架；他進入擊鼓者的隱閉世界。

綁架者脖子後有個凹陷的空間算是某種置物箱。海克華斯騎過跨海堤道時打開它，想看看是否夠大可放入他的圓頂常禮帽，而不至於折到、彎曲、拉長或破壞他帽緣精緻的雙曲線。答案是它剛好就小了点。不過X博士貼心地丟進一些零食：一把幸運餅，實際數目三個。看起來不錯。海克華斯拿起一個，啪地打開。紙條上跑著俗氣的動態幾何圖案，某種長束垂直翻滾而下，彼此彈碰。有點眼熟：理當是道士用來占卜的蓍草莖，卻沒形成易經的卦象，反而一枝枝落到定點，形成一顆星等級中國餐館招牌所用的仿中國字字形。等最後一根彈入位置，命運讀出：

尋找出鍊金術士。

「感激不盡，X博士，」海克華斯迅速回應道。他繼續看著幸運籤，希望它會轉化成較多的訊息，但它死了，不過是張廢紙，從今直到永遠。

綁架者速度落至慢跑，充滿目的性地穿過大學，然後轉向朝北，過橋進入溫哥華大部份主區所在的半島。雪佛靈完美做到沒踐踏上任何人，海克華斯很快明白信任它的直覺不必擔心。他因此得以遊目飽覽溫哥華的風景，這是他騎人力車過來時不宜做的。之前他沒注意到這地方之瘋狂的五光十色，每個人都像屬於一個種族，男的女的各有自己的國服、國語、教派和血統。好比每一部份的世界遲早

都要變成印度，因而對一板一眼的笛卡爾類理性主義者，如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他的家庭及朋友們，不再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運作。

經過飛船港不久，他們到了史坦利公園，一個周長幾英哩未被毀掉的半島。這地方，感謝上帝，被分給「協定」而得以保持它長久以來的面貌，依舊生長著花旗松和青苔覆蓋的紅柏。海克華斯來過這裡幾次，對公園的方位略有印象：隨處有餐廳，沿海灘有步道，還有動物園，水族館，以及公共遊樂場。

綁架者帶他在碎石海灘上愉快大步慢跑了一陣後，突兀地朝一座斜坡行去，它的腿縮短，改變成真馬做不來的步伐，像山獅般一步步穩穩抓地爬上四十五度的斜坡。他們穿梭過一叢松林，迅速快得嚇人，接著來到開闊的草原區。綁架者慢下腳步像在走路，好像它是匹真馬必須逐漸冷靜下來。它把海克華斯帶到一個圖騰柱圍成的半圓形範圍。

那兒有個年輕女人，雙手緊扣身後，站在一根柱子前。本來是令人有好感的正經模樣，可惜她一絲不掛而且混身佈滿不斷變幻的聲光流晶刺青。甚至她鬆鬆垂落至腰的頭髮，也被某種奈米寄生體所滲入，因此每一束髮的顏色根據海克華斯此刻尚未看出來的規則在不同地方不停變色。她專注看著一根圖騰柱的雕刻，顯然不是第一次，因為她的刺青與圖騰的風格一致。

女人觀看的圖騰柱上的圖案主要是一隻殺人鯨，頭在下尾在上，背鰭橫向伸出柱子，很清楚是雕自另一片木頭。殺人鯨的噴水孔上有一張人臉刻在孔四周。人嘴和噴水孔是同一個洞。事物的界線被雜交否定，圖騰柱上和女人的刺青上到處可見這現象：熊瞪視的眼睛也是其他動物的臉。女人的肚臍跟殺人鯨的噴水孔相同，也是人臉的嘴，有時臉變成一張大臉的嘴，乳頭成了大臉的眼睛，而陰毛

是人的山羊鬍。不過，當他剛看出什麼端倪，圖案又變成別的東西，因為與圖騰架不同，刺青是動態的，它在時間裡玩弄影像，就像圖騰架在空間玩弄影像一般。

「哈囉，約翰，」她說，「愛你太不幸了，因為你必須走了。」

海克華斯想找到她的臉，應該很簡單，就是她頭前面的東西；但他的眼睛一直分神接觸到所有其他小小的臉，來來去去，一個流入另一個，共享她的眼睛、嘴，甚至她的鼻孔。他也開始認出她頭髮上的圖案了，這讓他難以自持。他很確定他剛在裡邊捕捉到薇恩娜。

她轉身背對他，她的髮一時像轉圈的裙子散開，在那一刻他看穿了，理解了影像的意義。在裡邊某處他確信看到琯和薇恩娜在海邊散步。

他從綁架者上下來，跟著她走。綁架者安靜尾隨。他們在公園中走了半英里左右，海克華斯保持一定距離，因為當他湊得太近，她髮裡的影像迷惑他的眼睛。她領他上一段野生的海灘，巨大的花旗松原木散得到處都是。海克華斯爬過木頭努力跟上女人時，有時會抓到一個握柄，似乎是很久以前雕出來的。

木頭是不斷被反覆書寫的稿本。有兩段從水邊升起，不是很正，而像飛鏢卡在恆變的沙上。海克華斯在中間走過，海浪在他膝間破碎。他看到木頭中歷經風霜的刻畫暗示著臉和野獸，烏鴉、老鷹、狼，纏結成混然天成的一團。腿上的海水極冰冷，他大呼入幾口氣，可是女人還是繼續前進；水已漫過她的腰了，她的頭髮圍著她漂散開，半透明的影像因此又鮮明可讀。之後，她消失入兩公尺高崩潰而下的浪頭裡。

這道浪回擊上海克華斯的背，將他往前沖刷了一段短距，連續打著他的手臂和雙腿。等他平衡過

來，他在那兒坐了一會兒，任小一點的浪擁抱他的腰和胸，等待著女人冒出水面呼吸。可是她沒有。

下邊有什麼。他翻滾站起來，向大海直直跋涉而入。在海浪湧向他臉時，他的腳觸到硬而平滑的東西在他下面打開。他像水落入地洞般被往下吸入。頭上一個艙門碰地閉上，忽然間他又呼吸到空氣。光線是銀色的。他坐在及胸的水中，但水很快流光了，被某種汲水系統吸走，然後他看到一條長長的銀色隧道。女人在他前方一石之遙處往下走去。

海克華斯去過幾個像這樣的地方，不過一般都是比較工業的環境。入口挖進海灘，但其他部份是漂流的隧道，一個充滿空氣的管子固定在海底。這是製造空間的便宜作法；日本人用這些隧道做外來客工睡覺的地方。牆壁的膜可從四周海水吸取氧氣，同時吐出二氧化碳；從魚的角度看去，隧道像熱騰騰的麵條在冰冷的鐵盤上冒氣，排泄出無數污染的二氧化碳微泡泡。這些管狀物將自己擠入水中，像沒收藏好的洋芋長出的根鬚時不時分叉，由於帶著自備的「供給」前進，它們可以在收到命令後進行延伸。一開始它們空而扁，當它們知道自己完成時，便用到處汲取來的氧氣自行充氣，然後變硬。

現在海克華斯耳朵裡的冷水流乾了，他聽到低沈的鼓音，起初他誤以為是頭上潮水衝擊聲；但是這聲音帶著穩定的節奏吸引他往前走。

海克華斯在隧道跟著女人往下走，光越來越暗，隧道越來越窄。他眼角老看到什麼，可是猛一回頭又什麼都沒有，他懷疑隧道牆有聲光流晶物質。他以為很快會到達隧道中鼓起的一室，女人的朋友在那兒打著巨大的定音鼓，但在碰到這麼一個地方之前，他進入隧道全黑的一段，他得蹲下來摸索前進。當他手和膝觸碰到緊繃卻又能屈伸的隧道壁時，他感覺擊鼓震入他的骨頭，然後悟到音軌是內建入這物質裡；擊鼓點可在任何地方，或是預錄的。事情也可能很簡單，或許有人在隧道系統某處拼命

敲牆，而管子剛好易於傳聲。

他的頭碰到頂，他因此矮下來匍匐爬行。叢叢小小閃光不斷撲過他的臉，後來他發現其實是自己手；發光的奈米寄生體已嵌入他的肌膚。一定是X博士的大夫放的，但要等他進入這些隧道它們才開始發亮。

要不是那個女的早經過這，他會在此刻放棄，認為這是盡頭，一條沒成功擴張而壞掉的隧道。鼓聲現在從四面八方進入他的耳朵和骨骼。他什麼都看不見，不過時不時他覺得捕捉到一絲閃動的黃光。一條條極冰冷的水如河流順著海峽的地層打漩，隧道在這些深海潮流中微微起伏。每當他任思緒遊走，提醒他正深入海平面，他必須暫停前進，逼著自己不要驚惶失措。注意力集中在這充滿空氣的好隧道，而不是圍在它四周的環境。

前方絕對有光。他發現自己在管子膨漲的一處，剛剛他坐起來。他翻過來躺著休息一下。這裡燃燒著一盞燈，是盛著某種熔化碳化氫的碗，不會產生灰燼或煙。聲光流晶壁跑著動態景緻，動物在森林裡起舞，然而在閃動的燈光下幾乎看不見。

他在管子裡跟了一段時間，很長卻很難衡量。每隔一段時間他會來到一室，裡邊有盞燈，還有更多的畫。在他爬過很多漆黑的長段隧道後，他開始經驗視覺和聽覺的幻覺，一開始模模糊糊的，僅是隨機的雜音在他神經網路裡到處敲擊，但越來越清晰而且真實。這些幻覺帶著夢一樣的特質，裡邊他最近真實見過的人和景，如琯和薇恩娜，X博士，飛船，玩手球的男孩們，和他差不多認不出的陌生影像混合一起。他的頭腦把他那麼珍愛的如薇恩娜，混進一堆外來的景象和意象，讓他十分不安。

他看得到皮膚裡的奈米寄生體。不過他也知道，目前可能有百萬隻活在他腦子裡，騎在神經的軸

突和枝狀突起上，閃著光互相傳遞訊息。第二個腦子滲入了他自己的腦。

沒有理由認為訊息無法從一個奈米寄生體傳達給另一個，再透過他的身體，外傳到他皮膚裡的寄生體，然後從那兒跨過黑暗傳給其他寄生體。如果他接近其他相同遭到寄生體侵襲的人們時，會發生什麼事？

等他終於到達最大巨室，他已無法真的分出這是現實還是另一個機器製造的幻境。大室形狀像壓平的冰淇淋圓錐筒，一個圓形屋頂罩在緩坡下降的圓錐形地面。天花板是巨大的聲光流晶，地面做為圓形劇場。海克華斯在鼓聲增強時突然流出進入房間。地面很滑，他無助地往下滑直到中央深陷。他翻過來背躺著，看到熾熱景象蔓生過圓頂，在他眼角餘光裡，上千活生生的燦爛星群滿佈劇場的地面，用他們的手重擊地板。

